

The CHANT Series

Series Editors: Ho Che Wah and Chu Kwok Fan

*The Wenzi with Parallel Passages from
Other Pre-Han and Han Texts*

Edited by Ho Che Wah, Chu Kwok Fan and Fan Sin Piu



漢達古籍研究叢書

叢書主編：何志華·朱國藩

《文子》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

何志華、朱國藩、樊善標 編著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CHANT Series

Series Editors: Ho Che Wah and Chu Kwok Fan

*The Wenzi with Parallel Passages from
Other Pre-Han and Han Texts*

Edited by Ho Che Wah, Chu Kwok Fan and Fan Sin Piu



漢達古籍研究叢書

叢書主編：何志華 · 朱國藩

《文子》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

何志華、朱國藩、樊善標 編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文子》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

The Wenzi with Parallel Passages from Other Pre-Han and Han Texts

(in Chinese)

© 香港中文大學 2010

編 著：何志華、朱國藩、樊善標

助理編輯：莫 平

研究助理：潘薇妮、孫淑芬、林 鳳、莫 平

電腦程式：劉永超、梁偉明

國際統一書號：978-962-996-439-9

出 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 址：<http://www.chineseupress.com>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0

Editors and Compilers Ho Che Wah, Chu Kwok Fan and Fan Sin Piu

Assistant Editor Mok Ping

Research Assistants Poon Mei Ni, Suen Shuk Fan, Lam Fung, Mok Ping

Programmers Lau Wing Chiu, Leung Wai Ming

ISBN: 978-962-996-439-9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之研究用途補助金支持計劃「先秦兩漢互見文獻首階段研究計劃」(計劃編號：CUHK4012/99H)及「古文獻資料庫現行研究計劃之拓展與完善」(計劃編號：CUHK3/02C)之部分成果。

The work described in this book is part of the result of "A Proposal of the First Phase of a Complete Study of the Parallel Passages Found in Pre-Han and Han Traditional Texts" (Project no.: CUHK4012/99H) and "The Completion Project of All Ongoing CHANT (CHinese ANcient Texts) Database" (Project no.: CUHK 3/02C) which were fully supported by the Earmarked Research Grant dispensed by 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已审阅

子居 13-09-02, 18:1

《文子》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

中國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漢達古籍研究叢書

The CHANT Series

叢書主編：何志華、朱國藩

Series Editors Ho Che Wah and Chu Kwok Fan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國古籍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for Chinese Ancient Text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漢達古籍研究叢書》序

何志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成立於二零零五年，其前身為漢達中國古代傳世文獻電腦化資料庫。資料庫內容包含廣泛，就出土文字而言，上自殷商甲骨卜辭、商周銅器銘文，下至漢世竹簡帛書，皆有收錄；至於傳世文獻，則上起先秦兩漢典籍、魏晉六朝文獻，下迄明清所編類書，亦在所網羅。

一九九二年以還，本中心利用資料庫，先後編成《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合計書籍一百餘種，極受學術界重視。

資料庫之建立，於國學研究而言，便於學者檢索。舉凡甲骨卜辭用語，乃至漢人習用詞彙，皆能借助資料庫彈指即得，學者可以節省時間從事研究工作。此外，學者利用資料庫，亦能有效比對文獻資料。舉例而言，傳世文獻中對古代多部重要經籍，例如《周易》、《尚書》、《詩經》等經典之引用；又或先秦兩漢傳世文獻之中，每有一事而諸書互見，此等資料對於探究古代引書、用書之研究，皆有裨益。至於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之間，內容亦有類同，倘細加比勘，於學術研究相信能有所貢獻。

自二零零三年開始，我們嘗試利用資料庫，編纂《漢達古籍研究叢書》，就古代文獻內容進行比對研究，範圍兼及傳世及出土文獻，以求推廣電腦資料庫之便捷功能，從事深入之研究工作。

我們於《漢達古籍研究叢書》之編纂及出版，經驗尚淺，有賴學者方家不吝指正。

出版說明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先後完成了先秦兩漢以及魏晉南北朝全部傳世文獻電腦化資料庫。資料庫錄入文獻時，皆據舊刻善本，並廣泛參考前人之校讎成果，予以詳細記錄，研究者可以利用資料庫作為基礎，從事更深層之研究工作。

清陳士珂於二百年前，已曾全面研究《韓詩外傳》內容與其他古籍重見之情況，發現傳世本《韓詩外傳》二百九十章中，有七成內容見於其他古籍，可見古籍內容互相襲用取材，固先秦兩漢文獻之習見現象。陳士珂將其研究結果，編纂成《韓詩外傳疏證》一書；同年陳士珂亦編著《孔子家語疏證》，皆廣為流傳，亦為後世學者研究《韓詩外傳》及《孔子家語》所必備之書。由此可見，古籍重見內容之對比研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中國古籍研究中心何志華教授、朱國藩博士與中文系樊善標教授於一九九九年得香港研究資助局撥款，開展「先秦兩漢一切傳世古籍互見文獻研究計劃」，利用資料庫全面蒐集先秦兩漢古籍中內容重見者，加以對照比勘。本計劃將所有研究成果，重新編排整理，迄今已完成多種重要文獻之重見資料，諸如《荀子》、《呂氏春秋》、《新書》、《古列女傳》、《大戴禮記》、《尚書大傳》、《淮南子》、《文子》等，並彙輯成書，收入《漢達古籍研究叢書》，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我們期望本書之出版，能有助於學者查檢先秦兩漢傳世文獻中之重見內容，並據此進一步探求古籍之間傳承因襲之淵源，或探求其中聲音通假之關係。相信於先秦兩漢古籍之研究，亦不無裨益。

目 錄

《漢達古籍研究叢書》序	vii
出版說明	ix
《文子》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	
序	3
凡例	7
徵引書目	9
徵引典籍次序	15
文子	
卷 一 道原第一	19
卷 二 精誠第二	48
卷 三 九守第三	79
卷 四 符言第四	107
卷 五 道德第五	133
卷 六 上德第六	157
卷 七 微明第七	186
卷 八 自然第八	213
卷 九 下德第九	233
卷 十 上仁第十	259
卷十一 上義第十一	283
卷十二 上禮第十二	306

文子

序

何志華 朱國藩 樊善標

《漢書·藝文志》「道家」著錄《文子》九篇，班固自注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¹可見班固以為《文子》所稱「周平王問」者，蓋為依託之辭。《漢志》九篇本《文子》，亡不可得。今所見者，凡十二篇，非《漢志》之舊。自柳宗元以下，²學者多以《文子》為偽書，故治之者稀。然自 1973 年河北定縣八角廊四十號漢墓竹簡《文子》出土以來，《文子》一書，乃見重於學界。縱然學者對竹簡《文子》之成書年代仍有分歧，然就今本《文子》之成書，學者意見大抵一致，以為今本《文子》乃後人改纂竹簡《文子》而成，其成書年代當在竹簡《文子》、《淮南》之後。

文子其人，於史無徵。前人討論雖多，迄無定論。班固以文子為老子弟子。王充則以老子與文子之關係，與孔子、顏淵相提並論，以為「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³考諸先秦兩漢典籍，除班固、王充以外，雖未嘗有以文子為老子弟子者，然無論竹簡本或傳世本《文子》，皆多稱引、闡釋《老子》之義。至於今本《文子》諸篇章節，或以「文子問」、「老子曰」之師生問答形式啟首，或以「老子曰」為始，論旨亦多與《老子》近，可見此書與《老子》關係密切。《漢志》屬諸「道家」，杜道堅視之為「《道德經》之傳」，云「《文子》法《老》而立言」，⁴其說或然。

柳宗元《辯文子》以《文子》為「駁書」，謂「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⁵後世學者，多從其說，以《文子》為偽撰。《文子》遂背負偽書之名，而見棄於前賢。其甚者如梁啟超，更謂《文子》「沒有一點價值可說，焚燬也不足惜」。⁶其實今人可

¹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729。

² 柳宗元：《辯文子》，載《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08-9。

³ 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783。

⁴ 杜道堅：《通玄真經續義·序》（收入《正統道藏》第2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1a（總頁358）。

⁵ 柳宗元：《辯文子》，頁109。

⁶ 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頁55。

見之先秦兩漢典籍，其最早者不過唐、宋槧本，且屢經傳鈔，殘闕訛錯，在所難免，致使三豕之訛，莫能是正。猶幸載籍內容間有重見，而時代相近，多存舊貌，於諸書之整理釋讀，其功用遠較唐、宋刊本為大。

《文子》與先秦兩漢典籍，如《淮南子》、《老子》、《莊子》、《孟子》、《尸子》、《呂氏春秋》、《逸周書》、《孝經》、《韓詩外傳》、《說苑》、《易·繫辭》等，內容每多相近，其中又以《淮南》重出最多，顧觀光謂《文子》內容出於「《淮南》者，十之九；取他書者，不過十之一也」，⁷其說近是，惜未詳言其數字。有關《淮南》與《文子》重複內容之數量，丁原植、張豐乾論之較詳。丁原植《〈淮南子〉與〈文子〉考辨》曰：

《文子》全書約 39228 字，其中有 30671 字見於《淮南子》，佔全書的 78%。僅 8545 字不見於《淮南子》。⁸

張豐乾《再論〈文子〉與〈淮南子〉的關係問題》曰：

丁原植先生統計今本《文子》約有 39,228 字，筆者用電腦統計，為 39,231 字，（指未加句讀的白文）相差無幾，……從字數上來講，今本《文子》近四萬字，其中近 80% 左右和《淮南子》中有關內容完全重合，也就是說今本《文子》中只有不到八千多字的內容不見於《淮南子》。⁹

由此可見，今本《文子》約近百分之八十與《淮南》重複。《淮南》一書，自北宋以來，已多舛脫。歷來研治《淮南》者，皆苦無善本可從。王念孫《讀淮南子雜志書後》云：「余未得見宋本，所見諸本中，唯《道藏》本為優，明劉績本次之，其餘各本皆出二本之下。」¹⁰《道藏》本與劉績本不過明刊本，尚且在諸本之上，是知《淮南》善本之難求。今本《文子》成於東漢高誘注解《呂氏春秋》之前，¹¹所存諸書舊文，遠勝於唐宋諸本。顧觀光曰：「《淮南》一書，傳寫已久，間有《淮南》誤，而《文子》尚不誤者，存以互校，不為無

⁷ 顧觀光：《文子校勘記》，附載於《四部備要》本《文子》之後（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1b。

⁸ 丁原植：《〈淮南子〉與〈文子〉考辨》（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說明〉。

⁹ 張豐乾：《再論〈文子〉與〈淮南子〉的關係問題》，簡帛研究：<http://www.bamboosilk.org>（2001 年 9 月 14 日）。

¹⁰ 王念孫：《讀書雜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9.22/1a。

¹¹ 何志華：《高誘據〈文子〉注解〈淮南子〉證》，載所著《〈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香港：漢達古文獻研究計劃，2004 年），頁 15。

益。」¹²其言是也。昔劉績、莊達吉、盧文弨、高郵王氏父子、王叔岷、于大成等，即屢取《文子》、《淮南》互見重文，以正《淮南》之失。如《淮南·原道》：

無不樂，則至極樂矣。¹³

王念孫曰：

「至極樂」，本作「至樂極」。「至樂」二字連讀，謂極樂也。言人能無不樂，則極樂自至也。高注曰：「至樂，至德之樂。」是正文本以「至樂」連文。今本作「至極樂」，則與注不合。《文子·九守》篇，正作「即至樂極矣」。¹⁴

王念孫據《淮南》高注及《文子》重文，以證《淮南》「至極樂」，當作「至樂極」，其說信而有徵。按《文子·九守》兩言「至樂極矣」，一曰：「弗敢極，則至樂極矣。」¹⁵一曰：「無不樂，即至樂極矣。」¹⁶又《莊子·至樂》曰：「至樂無樂。」¹⁷《釋文》釋「至樂」之義曰：「至，極也。樂，歡也。」¹⁸是知《淮南》「無不樂，則至樂極矣」，蓋取諸《莊子》，而《文子》則取諸《淮南》。三書互校，可知《淮南·原道》當以「至樂」連文，與《莊子》、《文子》同。王念孫改「至極樂」為「至樂極」，其說甚確。

王叔岷《斲齋學》曰：「凡有因襲關係之書，往往可以互證。此書可以證彼書之失，彼書亦可以證此書之失。因襲愈多者，可以互證之例亦愈多。」¹⁹今既知《文子》出於《淮南》者眾，故王叔岷曰：「正由《文子》因襲《淮南子》之多，欲斲理《淮南子》，必多求證於《文子》；欲斲理《文子》，亦必多求證於《淮南子》。」²⁰前賢之董理《文子》者，如顧觀光、俞樾、孫詒讓、王叔岷、于大成等，皆取《淮南》重文，以為斲之資。如《文子·下德》：

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²¹

顧觀光《文子校勘記》曰：

¹² 顧觀光：《文子校勘記》，頁 1b。

¹³ 影鈔宋本《淮南子》（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1/14a。

¹⁴ 王念孫：《讀書雜誌》，9.1/22b-23a。

¹⁵ 杜道堅：《通玄真經續義》，3/5a。

¹⁶ 馮希子：《通玄真經》，收入《正統道藏》第 28 冊，3/13b。

¹⁷ 《續古逸叢書》本影印宋刊本《南華真經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 年），6/21a。

¹⁸ 同上注，6/20a。

¹⁹ 王叔岷：《斲齋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補訂本），頁 155-56。

²⁰ 同上注，頁 156。

²¹ 杜道堅：《通玄真經續義》，9/13a。

《主術訓》「合」作「釋」，「釋」字勝。²²

王叔岷《文子斟證》曰：

合當作舍，字之誤也。舍與釋同，《周禮》春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鄭《注》：「舍讀為釋。」《呂氏春秋·仲春紀》：「命樂正入舞舍采，」《禮記·月令》舍作釋。並其證。《淮南子·主術》篇：「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事，」（今本脫事字，詳王念孫說。）《汜論》篇：「是釋其所以存，」本書《上仁》篇釋亦並作舍。²³

王叔岷舉《周禮》鄭玄注，《呂氏春秋》、《禮記》及《文子》、《淮南》重文，以明《文子》「合」當為「舍」之誤，其說信然。由此可見，遍檢《文子》一書與載籍重文，加以訂正，於諸書文辭之整理、文意之理解，不無裨益。

今傳《文子》諸本，以敦煌寫本最早，惜僅存《道德》篇殘本。至其注者，則舊有張湛、李暹、朱弁、徐靈府、杜道堅五家。惟張、李之說久佚，其傳於今者，朱、徐、杜三家而已。朱弁，五代人。三家之中，其成書時代最早，故多存《文子》之舊。惜是書自宋徂明，續有殘缺，未能稱備。徐靈府，號默希子。唐憲宗元和間注此書，²⁴以唐天寶元年詔號《文子》為《通玄真經》，²⁵故題其書曰《通玄真經注》。杜道堅（1235-1318），字處逸，號南谷子，當塗人，武康計籌山昇元觀道士。杜氏以所居計籌山有文子故蹟，乃注其書。凡十二卷，成於元武宗至大年間（1308-1311）。今存《文子》三家注本，以杜注後出，而兼采眾說，並出以己義，故勝前賢。四庫館臣推許之曰：「道堅生當宋季，猶見諸家善本，故所載原文，皆可正後來譌誤，不但註文明暢，足以宣通疑滯也。」²⁶其言是也。

本書《文子》以《正統道藏》本《通玄真經續義》為底本，校以別本，旁參顧觀光、俞樾、孫詒讓、張元濟、王叔岷、于大成諸家校記，擇善而從。至於群書重文，則僅擇其善本而從，不復細校。

²² 顧觀光：《文子校勘記》，頁 13b。

²³ 王叔岷：《文子斟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7 本（1956 年），頁 36。

²⁴ 默希子：《通玄真經·序》，頁 2a（總頁 234）。

²⁵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頁 926。

²⁶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146/32a。

凡 例

1. 本書所收《文子》以《正統道藏》所收杜道堅《通玄真經續義》本為底本，標點及分段主要參考《文子逐字索引》。
2. 先秦兩漢典籍與《文子》重見者，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排列，詳見本書「徵引典籍次序」。各書所據版本見本書「徵引書目」。
3. 《文子》文字收入本書時經過校勘，校勘記隨正文置於當頁。其他各書則只據善本載錄，不復細校。

徵引書目

經部

書名	所據版本	標注出處方式
《周易》	《周易注疏》（《十三經注疏》本，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影印），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九版。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焦氏易林》	《焦氏易林》（《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北京圖書館藏元刊殘本烏程蔣氏密韻樓藏影元寫本影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二版。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尚書》	《尚書注疏》（《十三經注疏》本）。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尚書大傳》	王闕運輯《尚書大傳補注》（《萬有文庫》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卷/頁
《詩經》	《毛詩注疏》（《十三經注疏》本）。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上海涵芬樓藏明沈氏野竹齋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周禮》	《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本）。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禮記》	《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本）。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無錫孫氏小滌天藏明嘉趣堂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左傳》	《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武英殿聚珍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穀梁傳》	《春秋穀梁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書名	所據版本	標注出處方式
《論語》	《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孟子》	《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本）。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孝經》	《孝經注疏》（《十三經注疏》本）。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白虎通》	《白虎通德論》（《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通津草堂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爾雅》	《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本）。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廣雅》	王念孫《廣雅疏證》（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番禺陳昌治刻本影印），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廣韻》	《鉅宋廣韻》（據宋乾道五年〔1169〕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史部

書名	所據版本	標注出處方式
《史記》	《史記》（據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二版。	卷/頁
《漢書》	《漢書》（據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王先謙《漢書補注》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卷/頁
《前漢紀》	《前漢紀》（《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無錫孫氏小滌天藏明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逸周書》	《汲冢周書》（《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陰繆氏藝風堂藏明嘉靖癸卯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國語》	《國語》（《士禮居黃氏叢書》本，清嘉慶五年〔1800〕據宋天聖明道本景刊）。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戰國策》	《戰國策》（《士禮居黃氏叢書》本，清嘉慶八年〔1803〕據宋剡川姚氏本景刊）。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活字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書名	所據版本	標注出處方式
《越絕書》	《越絕書》（《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雙柏堂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弘治鄺璠刻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古列女傳》	《古列女傳》（《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長沙葉氏觀古堂藏明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子部

書名	所據版本	標注出處方式
《孔子家語》	《孔子家語》（據宋蜀本影印），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孔子集語》	薛據輯《孔子集語》（《中國子學名著集成》本，據明嘉靖間四明范氏天一閣刊《范氏二十種奇書》本影印），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荀子》	《荀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涵芬樓藏黎氏影宋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孔叢子》	《孔叢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杭州葉氏藏明翻宋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新語》	《新語》（《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弘治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新書》	《新書》（《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圖書館藏明正德乙亥吉藩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鹽鐵論》	《鹽鐵論》（《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長沙葉氏藏明涂楨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新序》	《新序》（《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圖書館藏明覆宋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說苑》	《說苑》（《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平湖葛氏傳樸堂藏明鈔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法言》	《法言》（《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石硯齋翻宋治平監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書名	所據版本	標注出處方式
《忠經》	《忠經》（《漢魏叢書》本，據明萬曆壬辰〔1592〕新安程氏刊本影印），臺北：新興書局，1966年。	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潛夫論》	《潛夫論》（《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圖書館藏述古堂影宋寫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申鑒》	《申鑒》（《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圖書館藏明文始堂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中論》	《中論》（《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嘉靖乙丑青州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王念孫《讀書雜誌》	《讀書雜誌》（據王氏家刻本影印），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六韜》	《六韜》（《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熟瞿氏藏影宋寫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孫子》	《孫子集注》（《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吳子》	《吳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熟瞿氏藏影宋寫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司馬法》	《司馬法》（《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熟瞿氏藏影宋鈔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尉繚子》	《尉繚子》（《宋刊本武經七書》本，據上海涵芬樓影中華學藝社借照東京岩崎氏靜嘉堂藏本影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管子》	《管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熟瞿氏藏宋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鄧析子》	《鄧析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影印）。	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商君書》	《商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天一閣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韓非子》	《韓非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黃堯圃校宋鈔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本，據清光緒刊本影印），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靈樞經》	《靈樞經》（《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趙府居敬堂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書名	所據版本	標注出處方式
《難經》	《難經》（《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日本活字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太玄經》	《太玄經》（《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萬玉堂翻宋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墨子》	《墨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嘉靖唐堯臣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慎子》	《慎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陰繆氏滿香移寫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鶡冠子》	《鶡冠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陰繆氏藝風堂藏明翻宋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鬼谷子》	《鬼谷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正統《道藏》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尸子》	汪繼培輯《尸子》（清嘉慶十七年〔1812〕《湖海樓叢書》本）。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據明刊本影印），臺北：藝文印書館本，1974年三版。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淮南子》	《淮南子》（據影鈔北宋本影印），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三版。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莊本《淮南子》	《淮南子》（《二十二子》本，據清光緒二年〔1876〕武進莊氏本校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論衡》	《論衡》（《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通津草堂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風俗通義》	《風俗通義》（《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熟瞿氏藏元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嘉趣堂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藝文類聚》	《藝文類聚》（據宋紹興刻本排印），上海：中華書局，1965年。	卷/頁
《群書治要》	《群書治要》（據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手抄本影印），東京：汲古書院，1989年。	卷/頁
《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據商務印書館影宋本覆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老子》	《老子》（《二十二子》本，據清光緒元年〔1875〕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書名	所據版本	標注出處方式
《文始真經》	《文始真經》（《四部叢刊三編》本，據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影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1936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列子》	《沖虛至德真經》（《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熟瞿氏藏北宋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徐靈府《通玄真經註》	《通玄真經註》（明正統中刊續萬曆中刊《道藏》本）。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朱弁《通玄真經註》	《通玄真經註》（《道藏》本）。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杜道堅《通玄真經續義》	《通玄真經續義》（《道藏》本）。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莊子》	《南華真經》（《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太平經》	王明《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頁

集部

書名	所據版本	標注出處方式
《楚辭》	王逸注、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圖書館藏明覆宋刊本影印）。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文選》	《文選》（據潯陽萬氏據鄱陽胡氏重校刊本影印），臺北：正中書局，1971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徵引典籍次序

經部

- 1 《周易》
- 2 《焦氏易林》
- 3 《尚書》
- 4 《尚書大傳》
- 5 《詩經》
- 6 《韓詩外傳》
- 7 《周禮》
- 8 《禮記》
- 9 《大戴禮記》
- 10 《左傳》
- 11 《春秋繁露》
- 12 《穀梁傳》
- 13 《論語》
- 14 《孟子》
- 15 《孝經》
- 16 《白虎通》

史部

(一) 正史類

- 17 《史記》
- 18 《漢書》

(二) 編年類

- 19 《前漢紀》

(三) 古史類

- 20 《逸周書》
- 21 《國語》
- 22 《戰國策》
- 23 《晏子春秋》
- 24 《越絕書》

25 《吳越春秋》

(四) 傳記類

26 《古列女傳》

子部

(一) 儒家類

27 《孔子家語》

28 《荀子》

29 《孔叢子》

30 《新語》

31 《新書》

32 《鹽鐵論》

33 《新序》

34 《說苑》

35 《法言》

36 《忠經》

37 《潛夫論》

38 《申鑒》

39 《中論》

(二) 兵家類

40 《六韜》

41 《孫子》

42 《吳子》

43 《司馬法》

44 《尉繚子》

(三) 法家類

45 《管子》

46 《鄧析子》

47 《商君書》

48 《韓非子》

(四) 醫家類

49 《黃帝內經》

50 《靈樞經》

51 《難經》

(五) 天文算法類

52 《太玄經》

(六) 雜家類

53 《墨子》

54 《慎子》

55 《鶡冠子》

56 《鬼谷子》

57 《尸子》

58 《呂氏春秋》

59 《淮南子》

60 《論衡》

61 《風俗通義》

(七) 道家類

62 《老子》

63 《文始真經》

64 《列子》

65 《文子》

66 《莊子》

67 《太平經》

集部

68 《楚辭》

道原第一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澹泊，不聞其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源流油油，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卷〕¹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舍）〔舍〕²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鱗以之游，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帶，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無為言之而通乎道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殞，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1頁1a-2b）

《說苑·談叢》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卷16頁8b）

《管子·五行》

然則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曠。（卷14頁10a）

¹ 「表」字據《淮南子·原道》（卷1頁2b）改作「卷」。

² 「舍」字據朱弁《通玄真經註》（卷1頁2a）改作「舍」。此書以下簡稱「朱弁註本」。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卷 11 頁 7b）

《淮南子·原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源流泉滂，沖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幪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澇，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于和，有萬不同而便于性。神託于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响諭覆育，萬物群生，潤于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觝生也，獸胎不贖，鳥卵不斃，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蠓飛蠕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眾，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 1 頁 2b-4a）

《淮南子·精神》

惟像無形，窈窈冥冥。（卷 7 頁 1a）

《淮南子·主術》

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卷 9 頁 2b）

《淮南子·齊俗》

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卷 11 頁 7b）

《老子》第二十一章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上篇頁 10a）

《老子》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上篇頁 11b-12a）

《老子》第二十八章

復歸於樸。（上篇頁 13b）

《老子》第三十四章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上篇頁 16a-b）

《老子》第五十一章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下篇頁 8b）

《列子·黃帝》

雕琢復朴。（卷 2 頁 7b）

《文子·九守》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為一，寂然清澄。（卷 3 頁 1a）

《文子·道德》

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卷 5 頁 2a）

《莊子·應帝王》

雕琢復朴。（卷 3 頁 35b）

《莊子·在宥》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卷 4 頁 34b）

《莊子·天運》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

（卷5頁40b）

《莊子·山木》

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卷7頁20a）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御，行乎無路，游乎無息，出乎無門。以天為蓋，即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所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勤〕³，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趣〕⁴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智〕⁵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⁶。（卷1頁3a-b）

《淮南子·原道》

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

³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9之1頁7a）《淮南子·原道》「四支不動」條云：「『動』當為『勤』，字之誤也。《脩務》篇〔卷19頁3a〕『四肢不動』即其證。『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即上文所謂『遠而不勞』也。不勤即不勞，意與不損相近，若不勤，則意與不損相遠矣。且『搖』、『勞』為韻，『勤』、『損』為韻，若作『動』，則失其韻矣。」

⁴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9之1頁7b）《淮南子·原道》「秉其要歸之趣」條云：「『秉其要歸之趣』，當作『秉其要趣而歸之』。秉，執也。要趣猶要道也，言執其要道而萬變皆歸也。此與『因其自然而推之』相對為文，且『歸』與『推』為韻，今作『秉其要歸之趣』，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

⁵ 「智」字今本誤分為「知見」二字。

⁶ 「也」字據徐靈府（默希子）《通玄真經註》（卷1頁4a）補。此書以下簡稱「徐靈府註本」。

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不為者，因物之所為。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卷 1 頁 4b-5a、8b-9a）

《淮南子·俶真》

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卷 2 頁 7b）

《淮南子·脩務》

四職不動，思慮不用。（卷 19 頁 3a）

《文子·符言》

藏於無形，行於無怠。……天為蓋，地為軫。（卷 4 頁 2a-b）

《莊子·在宥》

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擊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

（卷 4 頁 40b-41a）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年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慮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穀〕⁷，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

⁷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 9 之 1 頁 20b-21a）《淮南子·原道》「不與物散」條云：「『不與物散，粹之至也』，高注曰：『散，亂。』又《精神》篇〔卷 7 頁 4b〕『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高注曰：『散，雜亂貌。』引之曰：『諸書無訓散為雜亂者，「散」皆當為「穀」。隸書「穀」或作「散」，與「散」相似。「散」或作「穀」，與「穀」亦相似。故「穀」誤為「散」。……《文子·道原》篇〔卷 1 頁 4b、5b-6a〕作「不與物雜」，雜亦穀也。』」

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卷1頁3b-5a）

《孟子·離婁上》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卷7下頁2b）

《新書·君道》

《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卷7頁10a）

《淮南子·原道》

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卷1頁12a-13a、18a）

《淮南子·俶真》

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卷2頁8a）

《淮南子·精神》

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卷7頁4b）

《淮南子·詮言》

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卷14頁2b）

《老子》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下篇頁3b）

《老子》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下篇頁 19a-b）

《文子·道原》

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直。（卷 1 頁 10b-11a）

《文子·九守》

虛無者道之所居。……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卷 3 頁 1b、14b-15a）

《文子·上德》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卷 6 頁 13a）

《文子·自然》

夫道，至親不可疏，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卷 8 頁 8b）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道者，陶冶萬類，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宏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穀〕⁸，至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真人者，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大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倂仰，與天同心，與道為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慮者，形（究）〔苑〕而神（杜）〔壯〕⁹；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卷 1 頁 5a-6b）

⁸ 同本篇注 7。

⁹ 「究」、「杜」二字據《淮南子·傲真》（卷 2 頁 2b）改作「苑」、「壯」。

《呂氏春秋·精諭》

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卷 18 頁 7b）

《淮南子·原道》

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曜不忻忻，其為悲不懼懼，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忼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卷 1 頁 8a、13b、15a）

《淮南子·俶真》

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時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卷 2 頁 1b、2b-3a）

《淮南子·齊俗》

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噓呼吸，吐故納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鎮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卷 11 頁 8b-9a）

《淮南子·道應》

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卷 12 頁 2a、17a）

《淮南子·泰族》

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卷 20 頁 2a）

《老子》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上篇頁 7b）

《老子》第四十一章

道隱無名。（下篇頁 4a）

《老子》第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下篇頁 13b）

《老子》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下篇頁 17a）

《列子·黃帝》

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卷 2 頁 6a）

《列子·周穆王》

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卷 3 頁 3b）

《文子·精誠》

懷天心，抱地氣。……無為而治者，為無為。為者，不能無為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卷 2 頁 3a、16b）

《文子·九守》

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極樂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是無非。（卷 3 頁 13b-14a）

《文子·符言》

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卷 4 頁 1a）

《莊子·大宗師》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卷 3 頁 3a）

《莊子·刻意》

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

（卷6頁1b、3b）

《莊子·徐無鬼》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卷8頁39b）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矇矇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卷1頁6b-7a）

《淮南子·精神》

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卷7頁5a）

《淮南子·道應》

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憇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鼙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卷12頁3a-b）

《老子》第十章

明白四達，能無為乎？（上篇頁5a）

《莊子·知北遊》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矇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卷7頁44b-45a）

《莊子·庚桑楚》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卷 8 頁 9b）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¹⁰「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¹¹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游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卷 1 頁 7a-8a）

《韓詩外傳》卷三

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卷 3 頁 9b）

《韓詩外傳》卷四

惟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則不怒而威，不言而信。（卷 4 頁 16a）

《禮記·樂記》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卷 37 頁 10a、16a）

《禮記·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卷 54 頁 1a）

¹⁰ 「智者不知」以下至此甚為費解，疑有譌誤。

¹¹ 「其」字據《淮南子·原道》（卷 1 頁 5a）補。

《史記·樂書》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己，天理滅矣。（卷 24 頁 1186）

《孔子家語·六本》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卷 4 頁 3a-b）

《荀子·儒效》

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卷 4 頁 8b）

《荀子·君子》

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卷 17 頁 16a）

《說苑·脩文》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卷 19 頁 18b）

《韓非子·喻老》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憚之。
（卷 7 頁 3b）

《尸子·神明》

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卷上頁 26a）

《呂氏春秋·本生》

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懼；此之謂全德之人。（卷 1 頁 5b）

《淮南子·原道》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

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馳而要其宿。小大脩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蹕着亂而不失其數。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眾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卷 1 頁 5a-b、7b-8a）

《淮南子·主術》

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卷 9 頁 2b）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卷 12 頁 13a）

《淮南子·汜論》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卷 13 頁 3b）

《淮南子·察族》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卷 20 頁 8b）

《老子》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上篇頁 1a）

《老子》第五章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上篇頁 3a）

《老子》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上篇頁 8b）

《老子》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上篇頁 9a）

《老子》第六十六章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下篇頁 15b）

《文子·精誠》

聖人事省而求，治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卷 2 頁 9a-b、13a）

《文子·道德》

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眾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卷 5 頁 10a）

《文子·上仁》

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卷 10 頁 3b、5a）

《文子·上義》

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卷 11 頁 3b）

《文子·上禮》

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卷 12 頁 2b）

《莊子·繕性》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卷 6 頁 5b-6a）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衰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¹²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於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愧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牽於物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既〕¹³，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緞，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泥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卷1頁8b-10a）

《孔叢子·抗志》

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卷3頁13b）

《管子·內業》

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卷16頁3a）

《呂氏春秋·本生》

夫水之性清，土者汨之，故不得清。（卷1頁4b）

《呂氏春秋·為欲》

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

¹² 「其」字據朱弁註本（卷1頁14a）刪。

¹³ 「溉」字據《淮南子·原道》（卷1頁11b）改作「既」。

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卷19頁15a-b）

《淮南子·原道》

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為道關門，穆忒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曜不忻忻，其為悲不惓惓，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忼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和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是故得道者，窮而不僑，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卷1頁11b-12a、13b、14b、16a-b）

《淮南子·俶真》

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此不免以身役物矣。……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卷2頁6b、7b、10a）

《淮南子·本經》

澗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愴然無欲而民自樸。（卷8頁4b）

《淮南子·齊俗》

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也。……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其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物，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

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卷 11 頁 4a-b）

《淮南子·人間》

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卷 18 頁 18a）

《老子》第六章

緜緜若存，用之不勤。（上篇頁 3b）

《老子》第四十章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下篇頁 3b）

《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下篇頁 4b）

《老子》第五十七章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下篇頁 11a）

《文子·精誠》

此不免以身役物也。（卷 2 頁 7b）

《文子·上德》

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卷 6 頁 8a）

《文子·微明》

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無形而生於有形。……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卷 7 頁 9b、10b、15b）

《文子·下德》

治德者不以德，以道。以道本之性，無妄穢，久湛於物即忘其本，而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己。……漠然無為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

惠。(卷9頁6a-b、11b)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之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直）〔強〕¹⁴，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之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蚊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濟〕¹⁵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真人者，〔精〕¹⁶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¹⁷，其惟心行〔者〕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¹⁸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¹⁹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卷1頁10b-12a)

《說苑·敬慎》

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卷10頁5a)

《管子·形勢》

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卷1頁6a)

¹⁴ 「直」字據朱弁註本(卷1頁17a)改作「強」。

¹⁵ 「淪」字據《淮南子·原道》(卷1頁11a)改作「濟」。

¹⁶ 「精」字據《淮南子·原道》(卷1頁8a)補。

¹⁷ 此及下句兩「者」字據《淮南子·原道》(卷1頁8b)補。

¹⁸ 「守」字據《淮南子·原道》(卷1頁9a)補。

¹⁹ 「知」字據《淮南子·原道》(卷1頁9a)補。

《淮南子·原道》

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崖。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蚊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逕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盞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紜，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韞，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窳，其魂不躁，其神不嬈，湫漻寂漠，為天下梟。（卷1頁8a-9a、10b-11a、12a-13a）

《淮南子·俶真》

此皆生一父母而闕一和也。……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卷2頁5a、6b）

《淮南子·本經》

與造化者相雌雄。（卷8頁1a）

《淮南子·齊俗》

下與造化為人。（卷 11 頁 9a）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卷 12 頁 16a-b）

《老子》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下篇頁 5a）

《老子》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下篇頁 19a）

《文子·九守》

夫哀樂者，德之衰也；好憎者，心之累也；喜怒者，道之過也。（卷 3 頁 5a）

《文子·微明》

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卷 7 頁 10b-11a）

《莊子·大宗師》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卷 3 頁 20a）

《莊子·在宥》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卷 4 頁 27a）

《莊子·刻意》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卷 6 頁 3b）

《莊子·則陽》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卷 8 頁 54b）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於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反側〕²⁰，間不容息，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及。日回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莫能與之爭也。（卷1頁12b-13b）

《戰國策·齊策四》

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卷11頁5b）

《說苑·談叢》

必貴以賤為本，必高以下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卷16頁4b、6b）

《潛夫論·貴邊》

且夫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卷5頁12a）

《潛夫論·邊議》

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卷5頁14b）

《韓非子·喻老》

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卷7頁4b）

²⁰ 「變則」二字據《淮南子·原道》（卷1頁10a）改作「反側」。

《淮南子·原道》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志弱者，柔龜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堅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弊。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閒不容息，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卷1頁9a-10b）

《淮南子·主術》

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卷9頁7a）

《淮南子·齊俗》

是故世異即事變，時移即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卷11頁8b）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卷12頁12a）

《淮南子·汜論》

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卷13頁13a）

《淮南子·詮言》

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聖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卷14頁3a、12b）

《淮南子·說林》

時難得而易失。……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涇則具權對，旱則修土龍。

（卷 17 頁 11a、15a）

《淮南子·脩務》

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卷 19 頁 3a）

《老子》第三十九章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下篇頁 3a）

《老子》第七十六章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下篇頁 18b）

《列子·黃帝》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化之徒。」（卷 2 頁 9a）

《文子·精誠》

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卷 2 頁 17a）

《文子·符言》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卷 4 頁 11b、16b-17a）

《文子·道德》

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

（卷 5 頁 10b）

《文子·上德》

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時難得而易失。（卷6頁1b、10a）

《文子·微明》

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卷7頁5b-6a）

《文子·自然》

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卷8頁11a、12a）

《文子·上義》

時之至也，間於容息。（卷11頁10a）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于中，即純白（之）²¹不粹，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筮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卷1頁14a）

《慎子·因循》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內篇頁2a）

《淮南子·原道》

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筮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卷1頁6a-b、12b）

《淮南子·齊俗》

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卷11頁3b）

²¹ 「之」字據朱弁註本（卷1頁21a）刪。

《淮南子·泰族》

故因則大，化則細矣。（卷 20 頁 3b）

《老子》第二十九章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上篇頁 14a）

《老子》第六十四章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下篇頁 14b）

《老子》第六十七章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下篇頁 16a）

《文子·自然》

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故因即大，作即小。（卷 8 頁 6a-b）

《莊子·天地》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卷 5 頁 12b）

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而為理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采色，禮重不足以防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憚於志，而鏃鈇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藏於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天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德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

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而不文。其衣致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蹊蹊，視瞑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軻行以迷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卷1頁14b-16b）

《史記·酷吏列傳》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卷122頁3131）

《漢書·酷吏傳序》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卷90頁3645）

《戰國策·齊策四》

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卷11頁5b）

《韓非子·難三》

《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卷16頁4b）

《淮南子·原道》

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卷1頁6b、12b）

《淮南子·俶真》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燿之闕於无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无无

也。及其為无无，至妙何從及此哉！」（卷 2 頁 1a-2a）

《淮南子·覽冥》

其行蹢躅，其視瞑瞑。（卷 6 頁 7a）

《淮南子·主術》

兵莫憚於志，而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小。（卷 9 頁 4b）

《淮南子·繆稱》

故曰：「兵莫憚於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為小。」（卷 10 頁 5a）

《淮南子·齊俗》

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卷 11 頁 1a-2b、4b-5a）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卷 12 頁 2a）

《老子》第一章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上篇頁 1a）

《老子》第二章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上篇頁 1b）

《老子》第十一章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上篇頁 5b）

《老子》第十二章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上篇頁 5b）

《老子》第十四章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篇頁 6b）

《老子》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上篇頁 7a）

《老子》第十七章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上篇頁 8a）

《老子》第三十四章

功成不名有。（上篇頁 16b）

《老子》第三十九章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邪？（下篇頁 3a）

《老子》第五十七章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下篇頁 11a）

《老子》第六十五章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下篇頁 15a）

《老子》第六十七章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下篇頁 15b）

《文子·精誠》

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蹢蹢，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卷 2 頁 5b-6a）

《文子·微明》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卷7頁2b）

《莊子·馬蹄》

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卷4頁12b）

《莊子·庚桑楚》

兵莫僭于志，鑣錡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卷8頁12a）

精誠第二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澹，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伐暴者，（致）〔政〕¹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卷2頁1a-b）

《韓詩外傳》卷五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卷5頁9b-10a）

《淮南子·泰族》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期，非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活淡，訟繆匈中，……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駑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卷20頁2b-3b）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

¹ 「致」字據朱弁註本（卷2頁2a）改作「政」。

此〔之〕²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湧。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乖〕³，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強力致也。故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德合其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卷 2 頁 2a-3a）

《易·乾》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卷 1 頁 20a）

《漢書·張敞傳》

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可勝記。（卷 76 頁 3217）

《漢書·匡衡傳》

臣聞天人之際，精祿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卷 81 頁 3337）

《新語·道基》

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群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卷上頁 1a）

《尸子·貴言》

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卷上頁 7a）

² 「之」字據《淮南子·泰族》（卷 20 頁 1a）補。

³ 「乘」字據莊本《淮南子·泰族》（卷 20 頁 2a）改作「乖」。

《淮南子·俶真》

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卷2頁3a-b）

《淮南子·覽冥》

晝冥宵明。（卷6頁3a）

《淮南子·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陳；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无筭，歲計有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无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喆唵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澍，无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千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卷20頁1a-2b）

《文子·道原》

懷大道，包天心。（卷1頁6a）

《文子·上仁》

是以天心動化者也。（卷10頁5a）

《莊子·庚桑楚》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卷8頁1b）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

者，何為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又況〔夫〕⁴官天地，府萬物，（返）〔友〕⁵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精誠形乎內，而外諭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垂心，倍譎見乎于天，神氣相應，微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為〕⁶能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而〕⁷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之〕⁸應者，為能有之。（卷2頁3b-4a）

《韓詩外傳》卷八

順之者吉，逆之者凶。（卷8頁17a）

《鹽鐵論·未通》

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卷3頁6b）

《管子·形勢》

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卷1頁4b）

《韓非子·解老》

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卷6頁6a）

《韓非子·喻老》

故曰：「卻走馬以糞。」（卷7頁1a）

《淮南子·原道》

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卷1頁8b）

⁴ 「夫」字據《淮南子·覽冥》（卷6頁1b）補。

⁵ 「返」字據《淮南子·覽冥》（卷6頁1b）改作「友」。

⁶ 「為」字據《淮南子·覽冥》（卷6頁3a）補。

⁷ 「而」字據《淮南子·覽冥》（卷6頁3a）補。

⁸ 「之」字據《淮南子·覽冥》（卷6頁4a）補。

《淮南子·覽冥》

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迺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勇武一人，為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墜，懷萬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于人形，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精神形於內，而外論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為能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卷6頁1b-4a）

《淮南子·精神》

除穢去累，漠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卷7頁9b-10a）

《淮南子·本經》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卷8頁5a）

《淮南子·主術》

從之者利，逆之者凶。（卷9頁16b）

《老子》第二章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上篇頁1b-2a）

《老子》第十六章

不知常，妄作凶。（上篇頁7b）

《老子》第四十三章

不言之教。（下篇頁5a）

《老子》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下篇頁6a）

《文子·道原》

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惟心行也。（卷1頁12a）

《文子·九守》

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成。（卷3頁7a）

《文子·下德》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違焉，謂之天府。（卷9頁11b）

《文子·上義》

順之者利，逆之者害。（卷11頁7a）

《莊子·齊物論》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嗾，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卷1頁36a-37a）

《莊子·德充符》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卷2頁32b）

《莊子·應帝王》

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卷3頁34b-35a）

《莊子·天運》

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卷5頁36a）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化而〕⁹不傷。其得之也，乃失之

⁹ 「物」字據《淮南子·覽冥》（卷6頁4a）改作「化而」。

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於大和者，閻若醇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卷2頁4b）

《周禮·地官·肆長》

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卷15頁5b）

《淮南子·覽冥》

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鱖魚。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故通於太和者，憯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費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卷6頁4a-b、6a）

《淮南子·泰族》

稽之弗得，察之不虛。（卷20頁1a）

《莊子·應帝王》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卷3頁35b-36a）

《莊子·知北遊》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卷7頁54a）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慮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洲，抱圓天。陰陽所擁沉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上）〔止〕¹⁰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蹊蹊，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

¹⁰ 「上」字據《淮南子·覽冥》（卷6頁7a）改作「止」。

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¹¹要繆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卷2頁5a-6a）

《淮南子·覽冥》

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鷲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阜，諸北、僂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處戲氏之道也。……背方州，抱員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眇眇，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蹢蹢，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翺翺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墜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卷6頁6a-7b）

《淮南子·齊俗》

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卷11頁1a-b）

《文子·道原》

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卷1頁16b）

¹¹ 《淮南子·覽冥》（卷6頁7a）作「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黃墟」之「黃」至「朝帝」之「帝」，其間有四十七字。高誘注《淮南子》往往用《文子》異文為訓釋。「下契黃墟」句下高注云「下契至黃墟」，則似所見《文子》作「至黃墟」，今本《文子》文中間爛去四十七字，此文遂成「至黃帝」。

《莊子·馬蹄》

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卷4頁12b）

《莊子·在宥》

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卷4頁37a-b）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積惠重貨，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意¹²，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卷2頁6b-7a）

《史記·太史公自序》

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卷130頁3297）

《漢書·司馬遷傳》

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卷62頁2717）

《淮南子·傲真》

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愚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符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掣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卷2頁7a）

¹² 《淮南子·傲真》（卷2頁7a）作「志」，此文作「意」者蓋避漢桓帝諱改。

《淮南子·精神》

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卷7頁5a）

《淮南子·主術》

存危國，繼絕世。（卷9頁5a）

《老子》第三十八章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下篇頁1a）

《文子·九守》

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卷3頁15b）

《莊子·齊物論》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卷1頁38b）

《莊子·大宗師》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卷3頁2a-b、20b-21a）

《莊子·刻意》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卷6頁1a）

《莊子·知北遊》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卷7頁42b）

老子曰：神越者〔其〕¹³言華，德蕩者〔其〕行偽。至精（芒）〔亡〕¹⁴乎中，而言行

¹³ 此及下句兩「其」字並據《淮南子·俶真》（卷2頁7b）補。

¹⁴ 「芒」字據《淮南子·俶真》（卷2頁7b）改作「亡」。

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湫〕¹⁵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內修道德，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卷2頁7b）

《淮南子·原道》

聖人不以身役物。（卷1頁13b）

《淮南子·俶真》

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偽。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偽者，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於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淡矣。是故聖人內修道德，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卷2頁7b）

《淮南子·主術》

心之於九竅四肢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

（卷9頁19a-b）

《淮南子·人間》

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卷18頁18a）

《文子·道原》

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卷1頁8b）

《文子·微明》

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卷7頁9b）

《莊子·德充符》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卷2頁31a）

¹⁵ 「愁」字據《淮南子·俶真》（卷2頁7b）改作「湫」。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卷2頁8a）

《禮記·曲禮上》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卷1頁22a）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卷118頁3085）

《漢書·匈奴傳下》

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卷94下頁3816）

《說苑·權謀》

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卷13頁5a）

《呂氏春秋·重言》

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卷18頁6a）

《呂氏春秋·精諭》

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卷18頁6b）

《淮南子·俶真》

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卷2頁7b-8b）

《淮南子·說林》

視於無形，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卷17頁2a）

《文子·道原》

行乎無路，游乎無怠，出乎無門。（卷1頁3a）

《莊子·山木》

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卷7頁25b）

《莊子·外物》

聖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馘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卷9頁10b）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誠）〔試〕¹⁶，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噉，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易〕¹⁷（求，治）〔治，求〕¹⁸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卷2頁8b-9b）

《韓詩外傳》卷一

傳曰：水濁則魚噉，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卷1頁10b）

《韓詩外傳》卷三

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卷3頁9b）

¹⁶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9之9頁2a）《淮南子·主術》「不殺」條下云：「『殺』本作『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荀子·議兵》〔卷10頁17b-18a〕、《宥坐》〔卷20頁4b〕二篇及《史記·禮書》〔卷23頁1167〕竝云：『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不試猶不用也。若云『不殺』，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卷78頁7a〕引此正作『不試』，《文子·精誠》篇同。」

¹⁷ 此及下句兩「易」字並據《淮南子·主術》（卷9頁2b）補。

¹⁸ 「求治」二字誤倒，據《淮南子·主術》（卷9頁2b）乙正。

《韓詩外傳》卷三

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卷 3 頁 13a）

《韓詩外傳》卷四

惟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則不怒而威，不言而信。（卷 4 頁 16a）

《禮記·樂記》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卷 37 頁 16a）

《禮記·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卷 54 頁 1a）

《史記·禮書》

《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卷 23 頁 1167）

《孔子家語·六本》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卷 4 頁 3a-b）

《荀子·儒效》

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卷 4 頁 8b）

《荀子·議兵》

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卷 10 頁 17b-18a）

《荀子·君子》

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卷 17 頁 16a）

《荀子·宥坐》

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卷 20 頁 4b）

《說苑·政理》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陲。（卷7頁2b）

《說苑·脩文》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卷19頁18b）

《尸子·神明》

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卷上頁26a）

《呂氏春秋·本生》

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卷1頁5b）

《淮南子·原道》

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卷1頁8a）

《淮南子·覽冥》

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卷6頁9b）

《淮南子·主術》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成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湯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捫稅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飢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刑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

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能，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撲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卷9頁1b-2b）

《淮南子·繆稱》

水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隤。（卷10頁12a）

《淮南子·說山》

濁而魚噉，形勞則神亂。（卷16頁7b）

《淮南子·說林》

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卷17頁15a）

《淮南子·泰族》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卷20頁8b）

《老子》第四十七章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下篇頁6a-b）

《老子》第五十七章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下篇頁11a）

《文子·道原》

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
（卷1頁8a）

《文子·道德》

三皇五帝，輕天下，總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為友，下以化為人。……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則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欲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攬水而欲求其清也。（卷5頁10b、13b-14a）

《文子·上仁》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卷 10 頁 5a）

《莊子·德充符》

知不出乎四域。（卷 2 頁 37b-38a）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卷 2 頁 9b-10a）

《韓詩外傳》卷三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卷 3 頁 24a）

《韓詩外傳》卷五

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卷 5 頁 13a）

《韓非子·喻老》

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卷 7 頁 4a）

《鬼谷子·本經陰符》

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卷下頁 8b）

《呂氏春秋·君守》

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疆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卷 17 頁 4b-5a）

《淮南子·精神》

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卷 7 頁 3a）

《淮南子·主術》

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卷9頁7a）

《淮南子·道應》

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

（卷12頁16b）

《淮南子·泰族》

故聖人者懷天心，聳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卷20頁1b）

《老子》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下篇頁6a-b）

《文子·九守》

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卷3頁3b）

《文子·下德》

夫人君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卷9頁13b）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所）〔使〕¹⁹。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皋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何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何有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之〕²⁰所以為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而〕²¹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

¹⁹ 「所」字據朱弁註本（卷2頁13a）改作「使」。

²⁰ 「之」字據《淮南子·主術》（卷9頁3b）補。

²¹ 「而」字據《淮南子·主術》（卷9頁3b）補。

故聖人精誠（別）〔形〕²²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人〕²³者，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常〕²⁴矣，故理人者慎其所以感之。（卷2頁10a-11a）

《逸周書·大聚解》

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卷4頁9a）

《鄧析子·無厚》

為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頁5a）

《淮南子·主術》

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故皋陶瘡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无亂政，有貴于見者。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其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傾囊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墜，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況於執法施令乎！

（卷9頁2b-4a）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諭〕²⁵方外，令行

²² 「別」字據《淮南子·主術》（卷9頁4a）改作「形」。

²³ 「子」字據《淮南子·主術》（卷9頁4a）改作「人」。

²⁴ 「丈」字據《淮南子·主術》（卷9頁4a）改作「常」。

²⁵ 「踰」字據《淮南子·主術》（卷9頁4a）改作「諭」。

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下賞賢而罰暴。（卷2頁11b-12a）

《尉繚子·治本》

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卷3頁2b-3a）

《呂氏春秋·音初》

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卷6頁6b）

《淮南子·主術》

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植公喟然而寤矣，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抱質放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卷9頁3b-4a）

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緜緜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字為名。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為天下母。（卷2頁12a-b）

《老子》第六章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上篇頁3b）

《老子》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上篇頁6b）

《老子》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上篇頁 7a）

《老子》第二十四章

故有道者不處。（上篇頁 11b）

《老子》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上篇頁 17b）

《老子》第三十八章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篇頁 1a）

《老子》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下篇頁 8b）

《老子》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下篇頁 10b）

《老子》第六十八章

是謂配天古之極。（下篇頁 16a）

《列子·天瑞》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卷 1 頁 1b、2a）

《文子·道原》

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卷 1 頁 9b）

《文子·上德》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卷 6 頁 2a）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抱〕²⁶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也，不知道之所（體一）〔一體〕²⁷，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卷2頁13a-b）

《易·繫辭下》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卷8頁9b）

《史記·滑稽列傳》

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

（卷126頁3206）

《墨子·魯問》

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卷13頁3a-b）

《淮南子·本經》

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眾矣。然天下莫知實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卷8頁5a、6a-b）

《淮南子·繆稱》

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壹心。（卷10頁1a）

²⁶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9之8頁6b）《淮南子·本經》「拘無窮之智」條下云：「『拘』字義不可通。劉本作『抱』，是也。含、懷、抱三字同義。」今據補。

²⁷ 「體一」二字誤倒，據《淮南子·本經》（卷8頁6b）乙正。

《淮南子·道應》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卷 12 頁 7b）

《淮南子·汜論》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卷 13 頁 3b）

《淮南子·脩務》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相與危坐而稱之。（卷 19 頁 3b、11a）

《老子》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上篇頁 1a）

《文子·道原》

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卷 1 頁 7b）

《文子·精誠》

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卷 2 頁 13a、15b-16a）

《文子·上仁》

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卷 10 頁 3b）

《文子·上義》

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卷 11 頁 3b）

《文子·上禮》

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卷 12 頁 2b）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讓呼。

故同言而〔民〕²⁸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諭焉〕²⁹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卷 2 頁 13b-14a）

《中論·貴驗》

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卷上頁 19b）

《呂氏春秋·具備》

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

（卷 19 頁 20b）

《淮南子·繆稱》

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陸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卷 10 頁 3b-4b）

老子曰：子之死父〔也〕³⁰，臣之死君〔也〕，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遺）〔違〕³¹其難也。君子之懼恒，非正為〔形〕³²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夜〕³³行。聖人不慚於景，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

²⁸ 「民」字據《淮南子·繆稱》（卷 10 頁 3b）補。

²⁹ 「愈篤」二字據《淮南子·繆稱》（卷 10 頁 3b）改作「諭焉」。

³⁰ 此及下句兩「也」字並據《淮南子·繆稱》（卷 10 頁 4a）補。

³¹ 「遺」字據《淮南子·繆稱》（卷 10 頁 4a）改作「違」。

³² 「形」字據《淮南子·繆稱》（卷 10 頁 4a）補。

³³ 「夜」字據《淮南子·繆稱》（卷 10 頁 4b）補。

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忘）〔志〕³⁴不忘乎欲利人也。（卷2頁14a-b）

《淮南子·繆稱》

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纒，不得須臾寧。……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為醜也，而醜焉往；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也，論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夫察所夜行，周公慚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

（卷10頁2b、4a-b）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心〕³⁵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卷2頁15a）

《韓詩外傳》卷六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卷6頁14b-15a）

《新序·雜事四》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卷4頁12b）

《淮南子·繆稱》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誌。（卷10頁2b-3a）

³⁴ 「忘」字據朱弁註本（卷2頁19a）改作「志」。

³⁵ 「心」字據《淮南子·繆稱》（卷10頁2b）補。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其〕³⁶寡（言）〔也〕³⁷。（害眾者）〔周鼎著〕³⁸僇，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³⁹。（卷2頁15b）

《呂氏春秋·離謂》

周鼎著僇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卷18頁11a）

《淮南子·本經》

故周鼎著僇，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卷8頁4b）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僇，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卷12頁2a、18a）

《老子》第七十章

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下篇頁16b）

《文子·微明》

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卷7頁1b-2a）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微，哭者哀之效也。愴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卷2頁15b-16a）

³⁶ 「其」字據《淮南子·道應》（卷12頁18a）補。

³⁷ 「言」字據《淮南子·道應》（卷12頁18a）改作「也」。

³⁸ 「害眾者」三字據《淮南子·道應》（卷12頁18a）改作「周鼎著」。

³⁹ 此文有脫誤，疑本作「故匠人知為門以開，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

《易·繫辭下》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卷 8 頁 9b）

《淮南子·本經》

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卷 8 頁 6b）

《淮南子·脩務》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故秦、楚、燕、魏之歌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卷 19 頁 3b、4b-5a）

《文子·精誠》

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卷 2 頁 13a）

老子曰：人無為而治，有為也即傷。無為而治者，為無為。為者，不能無為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也〕⁴⁰；言則傷有神之神者。（卷 2 頁 16b）

《呂氏春秋·精諭》

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卷 18 頁 7b）

《淮南子·道應》

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卷 12 頁 2a）

《淮南子·說山》

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無為而治者，載無也。為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

⁴⁰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 9 之 16 頁 3a-b）《淮南子·說山》「有言者、載無、之神者」條云：「『無言而神者載無』，『無』下當有『也』字。上文云：『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無為而治者，載無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

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卷 16 頁 2a）

《老子》第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下篇頁 13b）

《列子·黃帝》

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卷 2 頁 6a）

《文子·道原》

為無為，事無事。（卷 1 頁 6a）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趯恥聖道而獨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閉條達，辛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絡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所〕⁴¹謂名可強立〔者〕⁴²也。故田者不強，囷倉不滿⁴³；官不厲，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懼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處於不傾之地，積於不盡之倉，載於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為害，以成為敗。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康寧。（卷 2 頁 17a-18b）

⁴¹ 「所」字據《淮南子·脩務》（卷 19 頁 9b）補。

⁴² 「者」字據《淮南子·脩務》（卷 19 頁 9b）補。

⁴³ 《淮南子·脩務》（卷 19 頁 10b）作「盈」，此文作「滿」者蓋避漢惠帝諱改。

《孟子·梁惠王下》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卷2上頁9b）

《史記·天官書》

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其時宜效不效為失。（卷27頁1312、1317、1322、1327-28）

《新書·禮》

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卷6頁4a）

《新書·勸學》

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己，故步涉山川，筮買楚棘，彌道千餘，百合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過老聃，墨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卷8頁3b-4a）

《管子·牧民》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卷1頁2b）

《韓非子·喻老》

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卷7頁4b）

《淮南子·俶真》

狡猾鈍惰。……而條達有無之際。（卷2頁2b、10a）

《淮南子·齊俗》

是故世異即事變，時移即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卷11頁8b）

《淮南子·汜論》

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卷 13 頁 13a）

《淮南子·說林》

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涖則具擢對，早則修土龍。（卷 17 頁 15a）

《淮南子·脩務》

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於，南榮嚙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敕蹻跣，跋涉山川，冒蒙荊棘，百舍重趼，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欣若七日不食，如饗大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此所謂名可彊立者。……是故田者不強，囷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出无名。（卷 19 頁 3a、9b、10b-11a）

《列子·黃帝》

至人潛行不空。（卷 2 頁 2b）

《文子·道原》

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卷 1 頁 13b）

《文子·道德》

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卷 5 頁 10b）

《文子·微明》

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卷 7 頁 5b-6a）

《文子·自然》

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卷 8 頁 12a）

《莊子·天道》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卷 5 頁 31a）

《莊子·達生》

至人潛行不窒。（卷7頁2a）

《莊子·庚桑楚》

南榮趯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眾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趯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趯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趯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目灑灑，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轆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撻；內轆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撻。外內轆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趯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嗑不嘎，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掄，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卷8頁5b-9b）

九守第三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粗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於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卷3頁1a-b）

《漢書·楊王孫傳》

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
（卷67頁2908）

《說苑·反質》

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卷20頁16a）

《潛夫論·本訓》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并，混而為一，莫制莫御。（卷8頁9a）

《淮南子·俶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闕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
（卷2頁1b、8a）

《淮南子·精神》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芟漠閔，瀕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

萬物乃形，煩氣為蟲，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卷7頁1a-b）

《老子》第十四章

故混而為一。（上篇頁6b）

《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下篇頁4b）

《文始真經·四符》

關尹子曰：「鬼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卷中頁3a）

《列子·天瑞》

易无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卷1頁2a、4a）

《文子·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澹泊，……」虛無者道之舍也。（卷1頁1a、4a）

《文子·上德》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莖，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卷6頁15b-16a）

《文子·自然》

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為四時，分為五行。（卷8頁1b）

《楚辭·天問》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卷3頁1b-2a）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血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肺主鼻，脾主舌，腎主耳，膽主口，外為表，中為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闕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授）〔愛〕¹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熏而不息〔乎〕²？精神何能馳聘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能〕³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矣〕⁴，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安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聘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神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體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趨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

¹ 「授」字據朱弁註本（卷3頁4b）改作「愛」。

² 「乎」字據《淮南子·精神》（卷7頁2a）補。

³ 「能」字據《淮南子·精神》（卷7頁2b）補。

⁴ 此及下文兩「矣」字並據《淮南子·精神》（卷7頁2b）補。

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於〕⁵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卷3頁1b-4b）

《韓詩外傳》卷六

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卷6頁13b）

《左傳·成公十三年》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卷27頁10b）

《春秋繁露·人副天數》

是故人之身，首發員，象天容也；髮，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風氣也；胸中達知，象神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為帶。頸以上者，精神尊嚴，明天類之狀也；頸而下者，豐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是故禮，帶置紳必直其頸，以別心也。帶而上者盡為陽，帶而下者盡為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痺起，則地氣上為雲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暝，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卷13頁2b-3a）

《白虎通·情性》

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卷8頁3b）

《漢書·律曆志上》

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卷21上頁979）

⁵ 「於」字據《淮南子·精神》（卷7頁3b）補。

《越絕書·越絕內經九術》

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聽。（卷 12 頁 2b）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

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卷 9 頁 7b）

《管子·水地》

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卷 14 頁 2a）

《韓非子·解老》

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卷 6 頁 8a）

《韓非子·喻老》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卷 7 頁 4a）

《黃帝內經·生氣通天論》

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卷 1 頁 13a）

《黃帝內經·金匱真言論》

開竅於目，藏精於肝，……開竅於耳，藏精於心，……開竅於口，藏精於脾，……開竅於鼻，藏精於肺。（卷 1 頁 22b-24a）

《黃帝內經·陰陽應象大論》

肝主目。……血生脾，心主舌。……脾主口。……肺主鼻。……腎主耳。（卷 2 頁 5b-7a、8a-b）

《靈樞經·邪客》

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卷 10 頁 14a-b）

《呂氏春秋·君守》

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疆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卷 17 頁 4b-5a）

《淮南子·精神》

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坐。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踣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變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守？是故面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面氣能專于五藏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慾省矣。胃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无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摠而為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无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

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

（卷7頁1b-4a）

《淮南子·道應》

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瀉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

（卷12頁16b）

《老子》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上篇頁5b）

《老子》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上篇頁6b）

《老子》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下篇頁6a-b）

《老子》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下篇頁7b）

《文子·精誠》

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卷2頁9b-10a）

《莊子·天地》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卷5頁20b）

《莊子·刻意》

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卷6頁3a）

《太平經·三急吉凶法》

然！跛行俱受天地陰陽統而生，亦同有二大急、一小急耳，何謂乎哉？（頁 47）

守虛一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時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衰也；好憎者，心之累也；喜怒者，道之過也。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為無不成也。（卷 3 頁 5a-b）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卷 112 頁 2957）

《漢書·徐樂傳》

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卷 64 上頁 2806）

《戰國策·魏策三》

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卷 24 頁 3b）

《淮南子·原道》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
（卷 1 頁 12b）

《淮南子·俶真》

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卷 2 頁 3b）

《淮南子·精神》

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卷7頁2b、4b-5a）

《文子·道原》

夫喜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
（卷1頁10b）

《莊子·齊物論》

王倪曰：「至人神矣！……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卷1頁40a-b）

《莊子·天道》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卷5頁23b-24b）

《莊子·刻意》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

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卷6頁3a-4a）

《莊子·徐無鬼》

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卷8頁39a-b）

守無二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則心不惑；齊生死，則意⁶不懾；同變化，則（名）〔明〕⁷不眩。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俛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止〕⁸以義，不可縣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為義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於無為者乎？無為者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為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也。（卷3頁5b-6a）

《淮南子·精神》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神俛仰，抱命而宛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紛，孰足以患心！……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為者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卷7頁7a、8a-9b）

《淮南子·繆稱》

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卷10頁11a）

⁶ 《淮南子·精神》（卷7頁7a）作「志」，此文作「意」者蓋避漢桓帝諱改。

⁷ 「名」字據《淮南子·精神》（卷7頁7a）改作「明」。

⁸ 「正」字據《淮南子·精神》（卷7頁8b）改作「止」。

《淮南子·齊俗》

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卷 11 頁 9a）

《文子·道德》

三皇五帝，輕天下，總萬物，齊死生，同變化。（卷 5 頁 10b）

《莊子·田子方》

夫孰足以患心！（卷 7 頁 34b）

守平三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縣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卷 3 頁 6b-7a）

《中論·脩本》

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卷上頁 12b-13a）

《管子·心術上》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卷 13 頁 2b）

《管子·內業》

其細無內，其大無外。（卷 16 頁 5a）

《韓非子·解老》

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卷 6 頁 6b）

《墨子·節用中》

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卷 6 頁 3b）

《淮南子·覽冥》

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迺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卷6頁1b）

《淮南子·精神》

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除穢去累，漠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大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于舜，則不貪物。……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卷7頁9b-10b）

《淮南子·汜論》

食充虛，衣御寒。（卷13頁19a）

《文子·精誠》

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卷2頁3b）

《文子·下德》

即食充虛，衣圍寒。（卷9頁3b）

《莊子·大宗師》

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卷3頁26b）

《莊子·天下》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卷10頁38a）

中易四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

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席制可以為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度〕⁹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為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卷3頁7b）

《韓詩外傳》卷二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卷2頁19b）

《晏子春秋·雜下二八》

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卷6頁22a）

《淮南子·俶真》

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卷2頁11a）

《淮南子·精神》

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為。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也，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卷7頁11a-12a）

《淮南子·詮言》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卷14頁2a）

《文子·九守》

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卷3頁9a）

《文子·符言》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卷4頁4b）

⁹ 「制」字據《淮南子·精神》（卷7頁11b）改作「度」。

守清五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香臭也，（飢）〔肌〕¹⁰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所以為制者異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即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即心平。人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也。夫鑑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神即（溉）〔慨〕¹¹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游也。故〔古之〕¹²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卷3頁8a-b）

《管子·心術上》

心也者，智之舍也。（卷13頁3b）

《淮南子·俶真》

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蕪；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以越於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无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卷2頁10a-b）

《淮南子·說山》

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卷16頁1b）

¹⁰ 「飢」字據《淮南子·俶真》（卷2頁10a）改作「肌」。

¹¹ 「溉」字據徐靈府註本（卷3頁8b）改作「慨」。

¹² 「古之」二字據《淮南子·俶真》（卷2頁10b）補。

《文子·上德》

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卷6頁2b）

《莊子·德充符》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卷2頁32a、33b）

守真六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已〕¹³，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越〕¹⁴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乃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真人之游也。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智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卷3頁9a-b）

《韓詩外傳》卷六

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卷6頁3b）

《晏子春秋·雜下二八》

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卷6頁22a）

《孔叢子·抗志》

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卷3頁13b-14a）

《呂氏春秋·有度》

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卷25頁5b）

¹³ 「已」字據《淮南子·傲真》（卷2頁11a）補。

¹⁴ 「越」字據《淮南子·傲真》（卷2頁11a）改作「越」。

《淮南子·俶真》

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為人，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寒，橫膺天地之間而不窳。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群，耳分八風之調，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

（卷2頁11a-b）

《淮南子·精神》

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卷7頁6b-7a、11b）

《列子·天瑞》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卷1頁1b）

《文子·九守》

量腹而食，制形而衣，適情而行。……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卷3頁9a、16a）

《文子·上仁》

仁義因附。（卷10頁20a）

《莊子·大宗師》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卷3頁13b）

《莊子·田子方》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卷7頁40a）

守靜七

老子曰：靜漠恬澹，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¹⁵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攫取吾精，若泉源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見眉映；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卷3頁9b-10a）

《荀子·解蔽》

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

（卷15頁11a）

《說苑·雜言》

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卷17頁8a）

《淮南子·傲真》

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弗能矯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音，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志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攫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耶？……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卷2頁11a-12a）

¹⁵ 此及下句兩「不」字《淮南子·傲真》（卷2頁11b）並作「弗」，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文始真經·九藥》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卷下頁 8b-9a）

《文子·道德》

故聖人和愉寧靜，生也；志得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卷 5 頁 5b-6a）

《文子·微明》

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卷 7 頁 7a）

《莊子·駢拇》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卷 4 頁 3a）

《莊子·天道》

水靜則明燭鬚眉。（卷 5 頁 22a）

守法八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為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故曰勿撓勿撻，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卷 3 頁 10b-11a）

《淮南子·繆稱》

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撻，萬物將自清。（卷 10 頁 13a）

守弱九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上，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為，而不損沖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為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為主。故聖人以道落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故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驟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驕奢，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驕奢，故能長久。（卷3頁11a-12b）

《孔子家語·觀周》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卷3頁3b）

《說苑·敬慎》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卷10頁17a）

《說苑·談叢》

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卷16頁8a）

《呂氏春秋·慎大》

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卷15頁4a）

《淮南子·道應》

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卷12頁3b）

《老子》第二十三章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上篇頁 11a）

《老子》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上篇頁 11b）

《老子》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上篇頁 13b）

《老子》第三十二章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上篇頁 15b）

《老子》第三十四章

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上篇頁 16b）

《老子》第四十二章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下篇頁 5a）

《老子》第五十二章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下篇頁 8b）

《老子》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下篇頁 12b）

《老子》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下篇頁 12b-13a）

《老子》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下篇頁 15a）

《老子》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下篇頁 19a）

《列子·說符》

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卷 8 頁 4a）

《文子·道德》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為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大也；無為者，守靜也，守靜故能為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期於此矣。（卷 5 頁 7a-b）

《文子·微明》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卷 7 頁 4b）

《莊子·刻意》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卷 6 頁 2a-b）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眾人為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中則正，其滿¹⁶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是以能弊不新

¹⁶ 此及下文兩「滿」字《淮南子·道應》（卷 12 頁 19b）並作「盈」，作「滿」者蓋避漢惠帝諱改。

成」。(卷3頁12b-13b)

《韓詩外傳》卷三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眾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卷3頁18b-19a)

《孔子家語·三恕》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卷2頁12a-b)

《荀子·宥坐》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卷20頁1a-b)

《說苑·敬慎》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卷 10 頁 3b-4a）

《說苑·談叢》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卷 16 頁 19a）

《淮南子·道應》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顏願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揖而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叡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能弊而不新成。」（卷 12 頁 19a-b）

《淮南子·泰族》

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卷 20 頁 6a）

《老子》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上篇頁 2b）

《老子》第十五章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上篇頁 7a）

《老子》第二十五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篇頁 12a）

《文子·上禮》

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卷 12 頁 4b）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極樂矣。是以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至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¹⁷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故達¹⁸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是無非。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二〕¹⁹者傷矣。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卷3頁13b-15a）

《淮南子·原道》

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此何以異於豐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適于天下。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任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失。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鈎繩不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脩，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懼，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曙於勢利，

¹⁷ 「也天下」三字據《淮南子·原道》（卷1頁15a）補。

¹⁸ 《淮南子·原道》（卷1頁15a）作「徹」，此文作「達」者蓋避漢武帝諱改。

¹⁹ 「三」字據《淮南子·原道》（卷1頁16b）改作「二」。

誘慕於召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涇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卷1頁13b-15a、16a-b、17b-18a）

《文子·道原》

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年之變無不耦也。……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與天同心，與道為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卷1頁6a-b）

《莊子·則陽》

顛冥乎富貴之地。（卷8頁44a）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游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²⁰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²¹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為而成，弗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影之效，以道為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思慮〕²²，以千生為一化，以萬異為一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者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

²⁰ 《淮南子·精神》（卷7頁5a）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²¹ 《淮南子·精神》（卷7頁5a）作「志」，此文作「意」者蓋避漢桓帝諱改。

²² 「思慮」二字據《淮南子·精神》（卷7頁5b）補。

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真人之游也，純粹之道也。（卷3頁15a-16a）

《說苑·指武》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卷15頁7b）

《淮南子·原道》

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卷1頁13a）

《淮南子·俶真》

茫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卷2頁7a）

《淮南子·精神》

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茫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知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扞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遽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為紂，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憐而虛，清靖而無思慮，……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者，有神而不行，契大溲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呶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覺浴蟻躩，鷗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為！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扞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

（卷7頁5a-7a）

《列子·天瑞》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卷1頁1b）

《文子·精誠》

茫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卷2頁6b-7a）

《文子·九守》

此真人之游也。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卷3頁9a-b）

《莊子·德充符》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卷2頁30b、40a-b）

《莊子·大宗師》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攬寧。攬寧也者，攬而後成者也。……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
（卷3頁13b、20b-21a）

《莊子·馬蹄》

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卷4頁15a）

《莊子·天地》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卷5頁14b-15a）

《莊子·刻意》

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卷6頁3a）

《莊子·達生》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卷7頁14a）

《莊子·庚桑楚》

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卷 8 頁 8b-9a）

符言第四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天地而無表裏，洞同覆（蓋）〔載〕¹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卷4頁1a）

《淮南子·俶真》

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卷2頁3a）

《淮南子·繆稱》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矩，句囊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其寢無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卷10頁1a）

《列子·周穆王》

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卷3頁3b）

《文子·道原》

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前其寢不夢，覺而無憂。（卷1頁6b）

《莊子·大宗師》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卷3頁3a）

《莊子·刻意》

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卷6頁3b）

¹ 「蓋」字據《淮南子·繆稱》（卷10頁1a）改作「載」。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²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欲〕³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即無功。妄為要中，功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卷4頁1b）

《淮南子·詮言》

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治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卷14頁5a-b）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夫）〔無〕⁴為而寧者，失其所〔以〕⁵寧即危；（夫）〔無〕為〔而〕⁶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為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卷4頁2a）

《逸周書·周祝解》

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趨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為禍；時之徙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卷9頁8b-9a）

《晏子春秋》

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藝文類聚》卷23頁414-15引）

² 「為善欲為善者必」七字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5a）補。

³ 「欲」字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5a）補。

⁴ 此及下文兩「夫」字並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1b）改作「無」。

⁵ 此及下文兩「以」字並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1b）補。

⁶ 「而」字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1b）補。

《墨子·親士》

甘泉近竭，招木近伐。（卷1頁2a）

《淮南子·詮言》

聖人不以名尸，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无朕。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无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无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卷14頁1a-b）

《老子》第三十九章

不欲琮瑋如玉，珞珞如石。（下篇頁3a-b）

《文子·道原》

行乎無路，游乎無怠。（卷1頁3a）

《莊子·應帝王》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卷3頁35b-36a）

《莊子·天地》

是故行而無迹。（卷5頁18a）

《莊子·刻意》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卷6頁3a）

《莊子·山木》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卷7頁21a）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為禍。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不知知，上；不知知，病」也。（卷4頁2b）

《逸周書·周祝解》

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為禍；時之徙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故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卷 9 頁 8b-10b）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卷 12 頁 14b）

《老子》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下篇頁 17a）

《文子·道原》

以天為蓋，以地為車。（卷 1 頁 3a）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卷 4 頁 3a）

《說苑·辨物》

夫肉自生虫，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卷 18 頁 21b）

《淮南子·原道》

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卷 1 頁 8a-b）

《淮南子·說林》

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卷 17 頁 14a-b）

《老子》第六十四章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下篇頁 14b）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眾，天下雙。（卷 4 頁 3b）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眾，以弱凌強，兵共殺之。（卷 4 頁 4a）

《韓詩外傳》卷一

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卷 1 頁 3a）

《孔子家語·五儀》

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眾，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卷 1 頁 28a-b）

《說苑·雜言》

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眾，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卷 17 頁 9b-10a）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卷 4 頁 4a）

《淮南子·繆稱》

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卷 10 頁 1b）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⁷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卷4頁4b）

《韓詩外傳》卷二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

（卷2頁19b-20a）

《新序》

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群書治要》卷42頁364引）

《淮南子·精神》

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卷7頁11a）

《淮南子·詮言》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忘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卷14頁2a）

《文子·九守》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

（卷3頁7b）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⁸；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

⁷ 此及下句兩「不」字《淮南子·詮言》（卷14頁2a）並作「弗」，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⁸ 此及下文三「也」字並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3b、4a）補。

〔也〕。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禍之至〔也〕，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也〕⁹，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¹⁰矜。是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卷4頁5a）

《淮南子·詮言》

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脩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

（卷14頁3b-4a）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挫。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¹¹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眾枉〔之中〕¹²，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不為〔善〕〔好〕¹³，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道；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路〕〔略〕¹⁴，事同〔福〕〔指〕¹⁵，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遣退之於衰，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卷4頁5b-6a）

⁹ 「也」字據莊本《淮南子·詮言》（卷14頁5a）補。

¹⁰ 《淮南子·詮言》（卷14頁4a）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¹¹ 此及下句兩「不」字《淮南子·詮言》（卷14頁4b）並作「弗」，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¹² 「之中」二字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4b）補。

¹³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9之14頁5a）《淮南子·詮言》「不為善」條云：「『善』當為『好』。『不為好，不避醜，遵天之道』，猶《洪範》〔卷12頁14a〕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也。今作『不為善』者，後人據《文子·符言》篇改之耳。好、醜、道為韻，始、己、理為韻，謀、時、期為韻，得、福、則為韻，若作『善』則失其韻矣。」

¹⁴ 「路」字據《淮南子·繆稱》（卷14頁4b）改作「略」。

¹⁵ 「福」字據《淮南子·繆稱》（卷14頁4b）改作「指」。

《前漢紀·孝哀皇帝紀上》

事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物有善而不居，惡而不可避。（卷 28 頁 7b）

《呂氏春秋·名類》

黃帝曰：「芒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卷 13 頁 5a）

《淮南子·繆稱》

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壹心，無歧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闢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卷 10 頁 1a）

《淮南子·詮言》

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剋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穀，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眾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城。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特，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卷 14 頁 4a-b）

《淮南子·泰族》

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卷 20 頁 8b）

《老子》第四十二章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下篇頁 4b）

《文子·上仁》

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氣。」（卷 10 頁 5a）

《莊子·庚桑楚》

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卷 8 頁 9b）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貴，觀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求譽。治隨自然，己無所與。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¹⁶不通。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則名息，道息而名章即危亡。（卷4頁6b）

《淮南子·主術》

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卷9頁4b）

《淮南子·詮言》

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讖；觀則生貴，讖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脩自然，己無所與。……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讖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為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則道者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

（卷14頁4b-5a）

《文子·下德》

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為者，道之宗。（卷9頁13b）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監）〔鑑〕¹⁷見其醜即（自）善〔鑑〕¹⁸。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¹⁹，即免於累矣。（卷4頁7a）

¹⁶ 「無」字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4b）補。

¹⁷ 「監」字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5b）改作「鑑」。

¹⁸ 「自善」二字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5b）改作「善鑑」。

¹⁹ 「焉」字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5b）補。

《淮南子·詮言》

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卷 14 頁 5b）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其實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無〕²⁰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為（民）〔名〕²¹者不伐無罪，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卷 4 頁 7b）

《荀子·富國》

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紉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以國戰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糶。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辨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卷 6 頁 19b-21a）

《呂氏春秋·名類》

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名者不伐矣。（卷 13 頁 6a）

《呂氏春秋·召數》

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名者不伐矣。（卷 20 頁 9b）

《淮南子·傲真》

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卷 2 頁 7b）

²⁰ 「先」字據《淮南子·詮言》（卷 14 頁 6a）改作「無」。

²¹ 「民」字據朱弁註本（卷 4 頁 8b）改作「名」。

《淮南子·詮言》

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廢；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鑄錘以事人，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斃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卷 14 頁 6a-b）

《淮南子·兵略》

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焉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眾，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鐔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卷 15 頁 4a-b）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眾人（不）勝（其）²²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衰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衰氣也。衰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以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者〕²³，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取去〕²⁴，皆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卷 4 頁 8a-b）

²²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 9 之 14 頁 8b-9b）《淮南子·詮言》「勝心、勝欲、勝理」條云：「勝，任也。言聖人任心，眾人任欲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聖人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聖人任心』也。若眾人則縱耳目之欲，而不以心制之，故曰『眾人任欲』也。下文曰：『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觀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也。』又曰：『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皆其證矣。……高解『聖人勝心』曰：『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則誤以勝為勝敗之勝矣。如高說，則是心與耳目口無以異，下文何以言『三關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乎？又解『眾人勝欲』曰：『心欲之而能勝止也。』心欲之而能勝止，則是賢人矣，安得謂之眾人乎？且下文言『欲不可勝』，則勝之訓為任明矣。《文子·符言》篇作『聖人不勝其心，眾人不勝其欲』，此亦未解『勝』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

²³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 9 補頁 5a）引顧千里云：「『嗜』疑當作『者』，不知利害者，與下文『以義為制者』一例，『慾也』二字，另為句，承『眾人勝欲』，與下文『心也』，承『聖人勝心』一例。」

²⁴ 「欲」字據《淮南子·詮言》（卷 14 頁 7b）改作「取去」。

《荀子·性惡》

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

（卷 17 頁 5a）

《說苑·談叢》

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卷 16 頁 11a）

《呂氏春秋·貴生》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卷 2 頁 3a-b）

《淮南子·詮言》

聖人勝心，眾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卷 14 頁 7a-b）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得，而衰氣無由入。飾其外〔者〕²⁵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須臾無忘其為賢者，必因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²⁶，枝葉茂者害其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卷 4 頁 8b-9a）

《淮南子·詮言》

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癘疵之與、痠疽之發而豫備之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為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

²⁵ 「者」字據《淮南子·詮言》（卷 14 頁 8b）補。

²⁶ 「骸骨」二字誤倒，據《淮南子·詮言》（卷 14 頁 8b）乙正。

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卷 14 頁 7a-b、8b）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至得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為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唯〕²⁷能勝理。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卷 4 頁 9a-b）

《韓詩外傳》卷一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卷 1 頁 3a）

《慎子·威德》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厄。天雖不憂人暗，闢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厄，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愛之也，非敢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內篇頁 1a-b）

《淮南子·詮言》

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邱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贖，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得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卷 14 頁 8b-9a）

²⁷ 「而」字據《淮南子·詮言》（卷 14 頁 9a）改作「唯」。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卷4頁9b-10a）

《淮南子·詮言》

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服不視，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眾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卷14頁9b）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於德；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者不惑，知命者不憂。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形則從，刑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卷4頁10a-b）

《淮南子·詮言》

聖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之去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君子為善，不能使富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脩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沖。（卷14頁12b、13b）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以數算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注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卷4頁11a）

《孔叢子·抗志》

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

（卷3頁14a-b）

《尸子》

子思曰：「然。今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泣清也。」

（《太平御覽》卷387頁6b引）

《淮南子·繆稱》

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

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卷10頁2a）

《淮南子·詮言》

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足以概志，故兼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爾滔矣。以數難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也，可與言道矣。（卷14頁12b-13a）

《老子》第七十九章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下篇頁19b）

《莊子·人間世》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卷2頁8a）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²⁸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卷4頁11a-b）

²⁸ 《淮南子·道應》（卷12頁12a）作「志」，此文作「意」者蓋避漢桓帝諱改。

《韓詩外傳》卷七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蹶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卷 7 頁 9a）

《戰國策·齊策四》

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卷 11 頁 5b）

《荀子·堯問》

語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癢卑，每益祿而施癢博，位滋尊而禮癢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卷 20 頁 28b-29a）

《說苑·敬慎》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羸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卷 10 頁 11b-12a）

《說苑·談叢》

必貴以賤為本，必高以下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卷 16 頁 4b）

《潛夫論·貴邊》

且夫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卷 5 頁 12a）

《潛夫論·邊議》

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卷 5 頁 14b）

《淮南子·原道》

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卷1頁9a）

《淮南子·道應》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卷12頁12a）

《老子》第三十九章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

（下篇頁3a）

《列子·說符》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遠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卷8頁5a-b）

《文子·道原》

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卷1頁12b）

《莊子·田子方》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慙，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卷7頁40a-b）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既聞且聾，人道不通。故有聞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聞聾哉？心亦有之。〔心之〕²⁹塞也，莫知所

²⁹ 「心之」二字據《淮南子·泰族》（卷20頁14b）補。

通，此聞聾之類也。夫道之為宗也，有形者皆生（也）〔焉〕³⁰，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弈之日問道，聞見深矣。不聞不問，猶聞聾之比於人也。（卷4頁11b-12a）

《焦氏易林·乾之乾》

譚瘖且聾，莫使道通。（卷1頁1a）

《淮南子·泰族》

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卷20頁14a-15a）

《莊子·逍遙遊》

聾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瘖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卷1頁13a）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求，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卷4頁12b）

《孟子·公孫丑上》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卷3下頁1a）

³⁰ 「也」字據《淮南子·泰族》（卷20頁15a）改作「焉」。

《商君書·畫策》

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卷4頁11b）

《呂氏春秋·先己》

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卷3頁7a）

《老子》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上篇頁3b-4a）

《老子》第六十六章

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下篇頁15b）

《老子》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下篇頁15b-16a）

《文子·道德》

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眾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卷5頁10a）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眾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

（卷4頁13a）

《前漢紀·孝哀皇帝紀上》

事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卷28頁7b）

《淮南子·人間》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卷 18 頁 1b-2b）

《老子》第四十二章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下篇頁 4b）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為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期〕³¹者異。故動有益，則（損）〔損〕³²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能者，中人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卷 4 頁 13b）

《淮南子·繆稱》

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躡，躡焉往生也。……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技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卷 10 頁 4b-5a、13b）

《淮南子·泰族》

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投。（卷 20 頁 8a）

《列子·說符》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卷 8 頁 7a）

³¹ 「極」字據《淮南子·繆稱》（卷 10 頁 4b）改作「期」。

³² 「損」字據朱弁註本（卷 4 頁 15a）改作「損」。

《文子·上仁》

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卷 10 頁 5a）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³³。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³⁴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其得〕³⁵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其〕免〔於〕³⁶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而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卷 4 頁 14a）

《淮南子·繆稱》

生所假也，无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閻張掖而受刃，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山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卷 10 頁 6a、9b-10a）

《莊子·至樂》

生者，假借也。（卷 6 頁 32b）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得道則心治，失道即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即有德，爭即生賊。有德即氣順，賊生即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夫氣者，可以道而制

³³ 《淮南子·繆稱》（卷 10 頁 6a）此句句末無「而已矣」三字，而《文子》此下蓋襲用《繆稱》文，《淮南》（卷 10 頁 9a-b）作「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而未能必免其禍」，首句句末正有「而已矣」三字。疑今本《文子》「而已矣」上有脫爛，誤與「故君子慎一用之」相接。

³⁴ 「故」字據《淮南子·繆稱》（卷 10 頁 9b）補。

³⁵ 「得其」二字誤倒，據《淮南子·繆稱》（卷 10 頁 9b）乙正。

³⁶ 據上句改。

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至，禍積則怨至。學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癩。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卷 4 頁 14b-15a）

《韓詩外傳》卷八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卷 8 頁 13a）

《禮記·樂記》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卷 38 頁 9b）

《新序》

孔子謂曾子曰：「君子不以其利害義，則恥辱安從生哉？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怠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薛據《孔子集語》卷下頁 26a 引）

《說苑·敬慎》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卷 10 頁 6b-7a）

《管子·樞言》

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卷 4 頁 10b）

《鄧析子·轉辭》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寵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為天下君。（頁 9a-b）

《淮南子·繆稱》

主者，國之。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卷10頁1a）

《老子》第六十四章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下篇頁14b）

《文子·下德》

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卷9頁5b）

老子曰：（舉）〔與〕³⁷枉與直，如何不得；（舉）〔與〕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污而異泥者。（卷4頁15a-b）

《論語·為政》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卷2頁6b）

《論語·顏淵》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卷12頁10a）

《史記·孔子世家》

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卷47頁1935）

《新序·節士》

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卷7頁12b）

³⁷ 此與下文兩「舉」字並據《淮南子·說山》（卷17頁11a）改作「與」。

《說苑·談叢》

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卷 16 頁 8b）

《淮南子·說山》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與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與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卷 16 頁 11a）

《文子·上德》

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卷 6 頁 3b）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卷 4 頁 15b-16a）

《漢書·王莽傳下》

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飢。（卷 99 下頁 4160）

《韓非子·說林》

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卷 7 頁 10a）

《淮南子·說山》

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卷 16 頁 12b）

《文子·上德》

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卷 6 頁 12a）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隨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田）〔由〕³⁸；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卷4頁16a-b）

《司馬法·仁本》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卷1頁1a）

《淮南子·說山》

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隨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卷16頁12a）

《老子》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上篇頁14b）

《老子》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上篇頁15a）

《老子》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下篇頁19b-20a）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³⁹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強〕⁴⁰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⁴¹己者，其

³⁸ 「田」字據朱弁註本（卷4頁17b）改作「由」。

³⁹ 「能」字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3a）補。

⁴⁰ 「能」字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3a）改作「強」。

⁴¹ 「若」字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3a）刪。

（事）〔力〕⁴²不可度。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卷 4 頁 16b-17a）

《淮南子·原道》

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卷 1 頁 9b）

《淮南子·詮言》

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卷 14 頁 2b-3a）

《淮南子·泰族》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卷 20 頁 12b）

《列子·黃帝》

疆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卷 2 頁 9a）

《文子·道原》

強勝不若於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卷 1 頁 12b-13a）

《文子·下德》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得人而失己者也。（卷 9 頁 4a）

《莊子·秋水》

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卷 6 頁 23a）

⁴² 「事」字據《淮南子·詮言》（卷 14 頁 3a）改作「力」。

道德第五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蓄，內意盈并。既已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眾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以成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為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即忠惠，父子有道即慈孝，士庶有道即相愛。故有道即和，無道即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卷5頁1a-2b）

《淮南子·主術》

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卷9頁16a）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卷12頁11b）

《老子》第二十一章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上篇頁10a）

《老子》第四十八章

無為而無不為。（下篇頁 6b）

《老子》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下篇頁 8b）

《老子》第六十四章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下篇頁 14b）

《老子》第六十七章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下篇頁 15b）

《文子·道原》

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卷 1 頁 1b）

《文子·上義》

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所得勢也。（卷 11 頁 7a）

《莊子·人間世》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卷 2 頁 13a）

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為兵主，為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故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卷 5 頁 3a-b）

《管子·白心》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卷 13 頁 7b）

《呂氏春秋·下賢》

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卷 15 頁 7b-8a）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若使人無其意；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不〕²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懼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於敢即殺，勇於不敢即活」也³。（卷 5 頁 3b-4a）

《呂氏春秋·順說》

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矐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卷 15 頁 13a-14a）

《淮南子·道應》

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

¹ 《淮南子·道應》（卷 12 頁 4a）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² 「不」字據朱弁註本（卷 5 頁 5a）補。

³ 「故勇於敢即殺勇於不敢即活也」十三字據朱弁註本（卷 5 頁 5b）補。

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卷 12 頁 4a-b）

《老子》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下篇頁 17b）

《列子·黃帝》

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卷 3 頁 10b）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何謂義？曰：為上即輔弱，為下即守節，遠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為上即恭嚴⁴，為下即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即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即下怨，無仁即下爭，無義即下暴，無禮即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卷 5 頁 4a-5a）

⁴ 古無「恭嚴」一詞，「恭莊」則見《說苑》，《脩文》（卷 19 頁 29b）有「溫嚴恭莊」一語。此文「恭嚴」本作「恭莊」，蓋避漢明帝諱改。

《老子》第十章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上篇頁 5a）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於市，農樂於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蟻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故聖人和愉寧靜，生也；志得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卷 5 頁 5b-6a）

《韓非子·難勢》

夫聖、舜生而在上位，雖有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

（卷 17 頁 2a）

《淮南子·俶真》

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閒。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嶠山崩，三川涸，飛鳥鐵翼，走獸擠腳。……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卷 2 頁 12b-13b）

《淮南子·繆稱》

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卷 10 頁 7b）

《文子·九守》

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卷 3 頁 10a）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也。

（卷 5 頁 6a-b）

《孟子·盡心下》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卷 14 下頁 11b-12a）

《太玄經·太玄攡》

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轅者聖也。（卷 7 頁 8b）

老子曰：君好知即（信）〔倍〕⁵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惠）〔慮〕⁶。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能者〕⁷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即下之望無止。若多斂，即與民為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卷 5 頁 6b-7a）

《管子·心術上》

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卷 13 頁 4a）

《韓非子·八說》

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

⁵ 「信」字據《淮南子·詮言》（卷 14 頁 7a）改作「倍」。

⁶ 「惠」字據《淮南子·詮言》（卷 14 頁 7a）改作「慮」。

⁷ 「能者」二字據《淮南子·詮言》（卷 14 頁 7a）補。

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有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卷 18 頁 7a）

《淮南子·詮言》

君好智則倍時而住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一人之力以圍強敵，不杖眾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无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為讎；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卷 14 頁 7a）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落天下，為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大也；無為者，守靜也，守靜故能為天下正。處大，滿⁸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期於此矣。（卷 5 頁 7a-b）

《禮記·中庸》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卷 53 頁 9a）

《禮記·表記》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卷 54 頁 27b）

《孝經·諸侯》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卷 2 頁 1a）

⁸ 據下文，此「滿」字亦當作「盈」，疑乃諱字未經回改者。

《孝經·紀孝行》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卷 6 頁 1b-2a）

《漢書·翟方進傳》

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卷 84 頁 3423）

《管子·形勢解》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卷 20 頁 9b）

《尸子·分》

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卷上頁 11a）

《呂氏春秋·大樂》

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卷 5 頁 4b）

《呂氏春秋·察微》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卷 16 頁 15b）

《呂氏春秋·君守》

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卷 17 頁 4b）

《淮南子·原道》

處大而不寵，其魂不躁，其神不燒，湫滲寂漠，為天下梟。……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卷 1 頁 13a、14b）

《老子》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上篇頁 7b）

《老子》第二十九章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上篇頁 14a）

《老子》第三十四章

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上篇頁 16b）

《老子》第三十七章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上篇頁 17b）

《老子》第四十五章

清靜為天下正。（下篇頁 5b）

《老子》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下篇頁 12b）

《老子》第六十四章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下篇頁 14b）

《文子·九守》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上，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為，而不損沖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為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或少為主。故聖人以道蒞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故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驟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驕奢，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驕奢，故能長久。（卷 3 頁 11a-12b）

《文子·上仁》

天之道，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卷 10 頁 11a）

《莊子·讓王》

故天下大器也。（卷9頁18b）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無為也。智者不以德為事，勇者不以力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惠，可謂一矣。一也者，無（適）〔敵〕⁹之道也，萬物之本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群矣。（卷5頁8a）

《呂氏春秋·執一》

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亂。（卷17頁19a）

《淮南子·汜論》

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備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卷13頁3b-4a）

《淮南子·詮言》

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壹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惠，可謂無為矣。夫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昌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既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卷14頁6b）

⁹ 「適」字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6b）改作「敵」。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不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溺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眾，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之道也。（卷5頁8b-9a）

《漢書·魏相傳》

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卷74頁3136）

《吳子·圖國》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德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彊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彊，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彊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卷1頁2b-3a）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¹⁰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卷5頁9a-b）

《淮南子·詮言》

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卷14頁3b）

¹⁰ 《淮南子·詮言》（卷14頁3b）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懼心，為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懼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眾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蠅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卷5頁9b-10a）

《韓詩外傳》卷七

蜎飛蠅動，各樂其性。（卷7頁16b）

《白虎通·禮樂》

蜎飛蠅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卷2頁13b）

《史記·匈奴列傳》

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蠅動之類。（卷110頁2903）

《越絕書·越絕吳內傳》

蠅飛蠅動，各得其性。（卷3頁2b）

《新語·道基》

跂行喘息，蜎飛蠅動之類。（卷上頁1b）

《難經·藏府井俞》

諸蚊行喘息，蜎飛蠅動，當生之物，莫不以春而生。（卷4頁42b）

《鬼谷子·揣》

故觀蜎飛蠅動，無不有利害。（卷中頁11b）

《淮南子·原道》

跂行喙息，蠅飛蠅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眾弗害。（卷1頁3b、5b）

《淮南子·俶真》

蠓飛蠕動。（卷 2 頁 1b）

《淮南子·本經》

蠓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卷 8 頁 6b）

《老子》第三十五章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上篇頁 16b-17a）

《老子》第五十六章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下篇頁 10b）

《老子》第六十二章

故為天下貴。（下篇頁 13b）

《老子》第六十六章

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下篇頁 15b）

《文子·道原》

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卷 1 頁 8a）

《文子·符言》

即天下樂推而不厭。（卷 4 頁 12b）

《文子·下德》

蠓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卷 9 頁 14b）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

故相（返）〔反〕¹¹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聖人（法之）〔之法〕¹²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輕天下，總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為友，下以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時君守其法籍，行其憲慮令，必不能以為治矣。（卷5頁10b-11a）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卷81頁2446）

《鹽鐵論·相刺》

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卷5頁3b）

《韓非子·喻老》

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卷7頁4b）

《韓非子·五蠹》

是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故曰：世異則事異。……故曰：事異則備變。（卷19頁1a、2a）

《呂氏春秋·察今》

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卷15頁20b）

《淮南子·精神》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懼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卷7頁7a）

《淮南子·齊俗》

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琴也。……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

¹¹ 「返」字據《淮南子·齊俗》（卷11頁8b）改作「反」。

¹² 「法之」二字誤倒，據《淮南子·齊俗》（卷11頁8b）乙正。

而施宜者也。……是故世異即事變，時移即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以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鎮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為治亦明矣。（卷 11 頁 7a、8a-9a）

《淮南子·汜論》

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卷 13 頁 13a）

《淮南子·說林》

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

（卷 17 頁 14b-15a）

《淮南子·要略》

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卷 21 頁 3b）

《文子·道原》

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卷 1 頁 13b）

《文子·精誠》

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卷 2 頁 9b、17a）

《文子·九守》

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則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懼；同變化，則名不眩。

（卷 3 頁 5b）

《文子·微明》

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卷 7 頁 5b-6a）

《文子·自然》

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卷8頁12a）

《莊子·天運》

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卷5頁51a）

《莊子·天下》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卷10頁37b）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樸。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者〕¹³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即離散，弗養即背叛，示以賢即民爭，加以力即民怨。民離散即國勢衰，民背叛即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即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卷5頁11a-b）

《管子·形勢解》

失天之道，則民離畔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卷20頁10a）

《韓非子·解老》

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卷6頁3b）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劓。」（卷12頁19a）

《淮南子·汜論》

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卷13頁15a）

¹³ 「者」字據朱弁註本（卷5頁14b）補。

《老子》第三章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上篇頁 2a）

《老子》第十四章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篇頁 6b）

《老子》第五十六章

不可得而利。（下篇頁 10b）

《老子》第五十八章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下篇頁 11b）

《文子·上義》

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卷 11 頁 8a）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不）〔必〕¹⁴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祝即名君，溺即掉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¹⁵獨見。夫先迂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迂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卷 5 頁 12a）

《論語·子路》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卷 13 頁 7a）

《鹽鐵論·非鞅》

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卷 2 頁 4a）

¹⁴ 「不」字據《淮南子·汜論》（卷 13 頁 10b）改作「必」。

¹⁵ 「以」字據朱弁註本（卷 5 頁 16a）刪。

《酒夫論·交際》

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卷8頁6a）

《韓非子·說林下》

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卷8頁1b）

《淮南子·汜論》

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故溺則粹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與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卷13頁10b-12a）

《淮南子·人間》

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卷18頁3b）

《文子·微明》

聖人者，先迕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卷7頁12a）

《莊子·盜跖》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卷9頁43b）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也。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無時。使桀、紂修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無道而無

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仁絕義滅，諸侯背叛，眾人力政，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卷5頁12b-13a）

《大戴禮記·曾子立事》

朝廷而不恭。（卷4頁4b）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則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欲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卷5頁13b-14a）

《淮南子·主術》

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則魚斃，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飢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刑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能，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揲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卷9頁2a-b）

《文子·精誠》

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斃，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

（卷2頁8b-9a）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誅〕¹⁶。及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卷5頁14a）

¹⁶ 「誅」字據《淮南子·詮言》（卷14頁9b）補。

《淮南子·詮言》

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卷 14 頁 9b）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喜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去衰也，去逆於心者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曰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¹⁷。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窺〕¹⁸我者乎？吾若與俗（遽）〔競〕¹⁹走，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能〕²⁰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穀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也。（卷 5 頁 14b-15a）

《韓非子·解老》

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卷 6 頁 5b）

《呂氏春秋·論人》

譬之若逃雨汗，無之而非是。（卷 3 頁 9b）

《淮南子·齊俗》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去忤於心者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為刻

¹⁷ 此文疑本作「身疏者即謀當而見疑」，今本脫「者」字，「而」、「即」二字又互易，以致與上句不一致，《淮南子·齊俗》（卷 11 頁 11a）正作「身疏即謀當而見疑」。《淮南》上下兩句均無「者」字，與此文不同。

¹⁸ 「規」字據《淮南子·齊俗》（卷 11 頁 11a）改作「窺」。

¹⁹ 「遽」字據《淮南子·齊俗》（卷 11 頁 11b）改作「競」。

²⁰ 「能」字據《淮南子·齊俗》（卷 11 頁 11b）補。

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卷 11 頁 10a-11b）

《淮南子·說山》

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

（卷 16 頁 9b-10a）

《論衡·自然》

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卷 18 頁 6a）

《老子》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下篇頁 12b）

《文子·上德》

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

（卷 6 頁 3b）

《莊子·齊物論》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卷 1 頁 26b-27a）

《莊子·至樂》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卷 6 頁 31a）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卷 5 頁 15b）

《韓詩外傳》卷十

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卷 10 頁 16a）

《漢書·疏廣傳》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卷 71 頁 3039）

《前漢紀·孝宣皇帝紀二》

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卷 18 頁 9a）

《新序·雜事五》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卷 5 頁 8b）

《申鑒·政體》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卷 1 頁 5a-b）

《管子·幼官》

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卷 3 頁 6a）

《管子·幼官圖》

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卷 3 頁 10a）

《管子·兵法》

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卷 6 頁 10b-11a）

《管子·白心》

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卷 13 頁 10a）

《呂氏春秋·適威》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卷 19 頁 13a）

《淮南子·道應》

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家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僑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卷 12 頁 5b）

《老子》第九章

功遂身退，天之道。（上篇頁 4b）

《文子·上德》

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卷 6 頁 4b-5a）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衰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即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即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鳥翔其庭，麒麟游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蒞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卷 5 頁 16a-b）

《焦氏易林·兌之既濟》

天成地安，積石為山。（卷 15 頁 39b）

《大戴禮記·勸學》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傳，聖心備矣。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蹀，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捨。（卷 7 頁 7a-b）

《荀子·勸學》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捨。（卷 1 頁 3b-4a）

《法言·學行》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卷 1 頁 2a）

《老子》第六十章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下篇頁 12b）

《老子》第六十五章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下篇頁 15a）

上德第六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故其（身）〔心〕¹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老子學於常縱，見舌而〔知〕²守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卷6頁1a-b）

《史記·汲鄭列傳》

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卷120頁3109）

《漢書·汲黯傳》

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卷50頁2320）

《孔叢子·抗志》

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卷3頁17b）

《說苑·敬慎》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縱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何以復語子哉！」（卷10頁4a-b）

¹ 「身」字據《淮南子·繆稱》（卷10頁1a）改作「心」。

² 「知」字據《淮南子·繆稱》（卷10頁11a）補。

《淮南子·原道》

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卷1頁10b）

《淮南子·主術》

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卷9頁7a）

《淮南子·繆稱》

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卷10頁1a、11a）

《淮南子·詮言》

聖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卷14頁12b）

《論衡·狀留》

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卷14頁2a-b）

《列子·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卷8頁1a）

《文子·道原》

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卷1頁13b）

《文子·自然》

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卷8頁11a）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

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³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卷 6 頁 1b-2a）

《鹽鐵論·利議》

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卷 5 頁 20a）

《管子·宙合》

是故辯於一言，察於一治，攻於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卷 4 頁 5b）

《淮南子·繆稱》

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智，而未能以智不智也。……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卷 10 頁 11a-b）

《淮南子·說林》

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乍。（卷 17 頁 6a）

《淮南子·察族》

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投，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卷 20 頁 8a）

《文子·符言》

察於一事、通於一能者，中人也。（卷 4 頁 13b）

《莊子·人間世》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卷 2 頁 29a）

《莊子·應帝王》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麋之狗來藉。（卷 3 頁 31a）

³ 「能」字據朱弁註本（卷 6 頁 2a）補。

《莊子·天地》

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卷5頁10a）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喻〕⁴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乘〕⁵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為）〔於〕⁶本，枝不可以大為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壤，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太山。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葵藿為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與〕⁷枉與直，何如不得？（舉）〔與〕直與枉，勿與遂往。（卷6頁2a-3b）

《韓詩外傳》卷七

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卷7頁5a）

《大戴禮記·主言》

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卷1頁2a）

《大戴禮記·勸學》

夫螻無爪牙之利、筋脈之強，上食晞土，下飲黃泉者，用心一也。……玉居山而木潤，淵生

⁴ 「論」字據《淮南子·說山》（卷16頁1a）改作「喻」。

⁵ 「承」字據朱弁註本（卷6頁2b）改作「乘」。

⁶ 「為」字據朱弁註本（卷6頁2b）改作「於」。

⁷ 此及下文兩「舉」字並據《淮南子·說山》（卷17頁11a）改作「與」。

珠而岸不枯。（卷 7 頁 7b-8a）

《論語·為政》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卷 2 頁 6b）

《論語·顏淵》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卷 12 頁 10a）

《史記·孔子世家》

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卷 47 頁 1935）

《史記·龜策列傳》

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卷 128 頁 3226-3227）

《漢書·蓋寬饒傳》

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卷 77 頁 3247）

《孔子家語·在厄》

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卷 5 頁 11a）

《荀子·勸學》

蚯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卷 1 頁 4a、5a-b）

《荀子·宥坐》

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卷 20 頁 7b）

《鹽鐵論·崇禮》

昔晏子修之罍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藜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害」也。（卷 7 頁 2a、3a）

《新序·節士》

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卷7頁12b）

《說苑·談叢》

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卷16頁8b）

《說苑·雜言》

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卷17頁8b、13a）

《呂氏春秋·召數》

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卷20頁10b）

《淮南子·傲真》

人莫鑑於流沫，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卷2頁10a）

《淮南子·齊俗》

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卷11頁11b）

《淮南子·說山》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螭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一也。清之為明，杯水見牟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蘭生幽宮，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氣則成虹，

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為之不采。……故國有賢君，折衝万里。……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无窮之源。……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與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與直與枉，勿與遂往。」（卷 16 頁 1a-2a、3a-b、4b-5b、7b、9b-10a、11a）

《風俗通義·正失》

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卷 2 頁 18a）

《文子·精誠》

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卷 2 頁 12a-b）

《文子·九守》

人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卷 3 頁 8b）

《文子·符言》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污而異泥者。（卷 4 頁 15a-b）

《文子·道德》

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卷 5 頁 15a）

《莊子·德充符》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卷 2 頁 32a）

《莊子·天運》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卷 5 頁 40b）

《莊子·知北遊》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卷 7 頁 52a）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以〕⁸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獲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唇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即易，易即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壁瑗之器，礪礪之功也；鑊鈇之斷割，砥礪之力也。蜚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即得所聞。飛鳥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蟄得木，各依其所生也。（卷6頁4a-5a）

《左傳·僖公五年》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卷12頁22a）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卷41頁1746）

《史記·淮陰侯列傳》

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卷92頁2627）

《漢書·韓信傳》

狡兔死，良狗烹。（卷34頁1867）

《漢書·疏廣傳》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卷71頁3039）

《前漢紀·孝宣皇帝紀二》

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卷18頁9a）

⁸ 「以」字據《淮南子·說山》（卷16頁12a）補。

《戰國策·韓策二》

脣揭者其齒寒。(卷 27 頁 1a)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

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卷 5 頁 23a)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

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卷 10 頁 14b、17a)

《說苑·談叢》

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卷 16 頁 8b)

《申鑒·時事》

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

(卷 2 頁 14b)

《管子·白心》

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卷 13 頁 10a)

《鄧析子·轉辭》

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其所見；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頁 6b)

《韓非子·喻老》

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卷 7 頁 2b)

《韓非子·內儲說下》

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卷 10 頁 3b)

《鶡冠子·世兵》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卷下頁 6a)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卷 12 頁 5b）

《淮南子·說山》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蟻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卷 16 頁 12a、13b-14a）

《淮南子·說林》

足以蹙者淺矣，然待所不蹙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形，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璧環成器，礪諸之功；鑊邪斷割，砥厲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妄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臂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卷 17 頁 1b-2a、3a-b、6a、11a）

《淮南子·脩務》

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礪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隱括之力。（卷 19 頁 8b）

《老子》第九章

功遂身退，天之道。（上篇頁 4b）

《文子·道德》

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卷 5 頁 15b）

《莊子·胠篋》

臂竭則齒寒，……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卷 4 頁 19a-20a）

《莊子·刻意》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卷6頁4a）

《莊子·庚桑楚》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卷8頁19a）

《莊子·徐無鬼》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
之所謂也。（卷8頁41b-42a）

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犬豕不擇
器而食，愈肥其體，故近〔其〕⁹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於柄，而不能
自〔椽〕〔椽〕¹⁰；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
淵，則魚鱉歸焉。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¹¹而不竭。（顰）〔顰〕¹²
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混混之水濁，可
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約之為編也，或為冠，或為鉢，冠即戴
〔枝〕〔歧〕¹³之，鉢即足蹶之。（卷6頁5a-b）

《孟子·離婁上》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
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卷7上頁12a-b）

⁹ 「其」字據《淮南子·說林》（卷17頁1b）補。

¹⁰ 「椽」字乃「椽」之譌體。

¹¹ 「淵深」，《淮南子·說林》（卷17頁3b）作「淵泉」。按高祖名「淵」，唐人諱「淵」為
「泉」，或為「深」。此文疑本作「淵」，作「深」乃諱字。作「淵深」、「淵泉」者，並後人
在諱字旁注「淵」字，因而誤衍。

¹² 「顰」字據《淮南子·說林》（卷17頁6b）改作「顰」。

¹³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9之17頁2b）《淮南子·說林》「戴致之」條云：「『戴致』二字，義
不相屬，『致』當為『歧』，字之誤也。《廣韻》〔卷4頁5a〕：『歧，歧戴物也。』歧亦戴
也，蹶亦履也。歧之言歧闔也。《廣雅》〔卷2上頁27b〕曰：『歧、闔，載也。』又曰〔卷3下
頁25b〕：『載、闔，歧也。』載與戴古字通。《文子·上德》篇作『冠則戴枝之』。《爾雅》
〔卷3頁6a〕曰：『支，載也。』支、枝與歧亦聲近而義同。」

《荀子·致士》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卷9頁11a）

《說苑·雜言》

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卷17頁25a）

《淮南子·說山》

因高而為臺，就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為。（卷16頁10a）

《淮南子·說林》

椎固百柄，不能自椽；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眚。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顯近其死；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水火相憎，鼈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絛，冠則戴致之，絛則躐履之。……官池涇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於明也；警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卷17頁1b、2b-3b、6b）

《莊子·庚桑楚》

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卷8頁3b）

《楚辭·漁父》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卷7頁2b-3a）

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剝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冬有雷，夏有電，寒暑不變其（即）〔節〕¹⁴。霜雪庶庶，日出而流。傾易覆也，倚易輒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其時者，不可食。（卷6頁6a-b）

¹⁴ 「即」字據朱弁註本（卷6頁7b）改作「節」。

《詩·小雅·角弓》

雨雪瀼瀼，見晷日消。莫肯下遺，式居夔驕。雨雪浮浮，見晷日流。（卷 15 之 1 頁 13b）

《韓詩外傳》卷四

《詩》曰：「雨雪瀼瀼，見晷日消。」（卷 4 頁 12a-b）

《韓詩外傳》卷七

《詩》曰：「雨雪瀼瀼，見晷日消。」（卷 7 頁 16b）

《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卷 11 下頁 11b）

《漢書·劉向傳》

《詩》又云「雨雪漼漼，見晷聿消」。（卷 36 頁 1943）

《前漢紀·孝元皇帝紀中》

《詩》曰：「雨雪漼漼，見晷日消。」（卷 22 頁 3b）

《荀子·非相》

《詩》曰：「雨雪瀼瀼，宴然聿消。莫肯下墜，式居屢驕。」（卷 3 頁 5a）

《淮南子·說林》

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顛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不可食也。（卷 17 頁 3b-5a）

舌之（於）〔與〕¹⁵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折焉？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

¹⁵ 「於」字據《淮南子·說林》（卷 17 頁 4b）改作「與」。

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使倡吹（竽）〔竽〕¹⁶，使工撿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海內其所出，故能大。日〔月〕¹⁷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鷺鳥不雙。蓋非椽不蔽日，輪非軸不追疾，橈輪未足恃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飢馬在廄，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¹⁸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循繩而斷即不過，縣衡而量即不差。縣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卷 6 頁 6b-7b）

《說苑·權謀》

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卷 13 頁 8b）

《說苑·談叢》

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卷 16 頁 10b-11a）

《潛夫論·思賢》

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卷 2 頁 6b）

《韓非子·孤憤》

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卷 4 頁 2b）

《呂氏春秋·首時》

飢馬盈廄，嘆然，未見芻也；飢狗盈窖，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卷 14 頁 10a）

《淮南子·繆稱》

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卷 10 頁 11b）

¹⁶ 「竽」字據朱弁註本（卷 6 頁 8b）改作「竽」。

¹⁷ 「月」字據《淮南子·說林》（卷 17 頁 7a）補。

¹⁸ 《淮南子·說林》（卷 17 頁 6a）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淮南子·說林》

蓋非櫟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櫟輻未足恃也。……舌之與齒，孰先隴也？鐔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飢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鷲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懸垂之類，有時而墜；枝格之屬，有時而弛。……是而行之，固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

（卷 17 頁 3b、4b-7a、12b）

《淮南子·泰族》

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卷 20 頁 11a）

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黜）〔晦〕¹⁹，必留其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蝮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才不²⁰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助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潔。黃金龜紐，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穀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源，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卷 6 頁 8a-9a）

¹⁹ 「黜」字據《淮南子·說林》（卷 17 頁 13a）改作「晦」。

²⁰ 此及下文「不易」之「不」字《淮南子·說林》（卷 17 頁 8a）並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韓詩外傳》卷四

《周書》曰：「為虎傅翼也。」（卷 4 頁 2a）

《漢書·嚴助傳》

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卷 64 上頁 2785）

《逸周書·寤敬解》

無虎傅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卷 3 頁 14a）

《國語·周語下》

佐離者嘗焉，佐鬪者傷焉。（卷 3 頁 7a）

《戰國策·趙策二》

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卷 19 頁 9b）

《荀子·勸學》

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酸而螽聚焉。

（卷 1 頁 3b）

《鹽鐵論·論誹》

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萑葦而有藪，言物類之相從也。……」（卷 5 頁 13a）

《韓非子·難勢》

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卷 17 頁 1b）

《淮南子·繆稱》

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卷 10 頁 13a）

《淮南子·齊俗》

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藏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卷 11 頁 4a）

《淮南子·說林》

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今有六尺之廣，臥而越之，下林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理之也。……穀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橘柚有鄉，藿藿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用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也。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知者擇焉。……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卷 17 頁 6b、8a-9b、13a、14a）

《淮南子·泰族》

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疾。（卷 20 頁 17a）

《老子》第四十一章

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下篇頁 4a）

《文子·微明》

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卷 7 頁 3a）

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人之性便衣絲帛，或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蚘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再生者不穫，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汗其準，粉其顙；腐鼠在昨，燒熏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鷄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

其力。夫待利而登²¹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知）〔加〕²²足焉。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里。（卷 6 頁 9a-10a）

《焦氏易林·謙之賁》

抱雞搏虎，誰敢害諸？（卷 4 頁 42b）

《大戴禮記·勸學》

是故正鵠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鳥息焉，醞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焉。（卷 7 頁 7a）

《荀子·勸學》

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醞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卷 1 頁 3b）

《淮南子·說林》

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搗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穀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見醜。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輻之入穀，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善用人者，若妍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臂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顛；腐鼠在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膏時落。……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大，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卷 17 頁 5a、9a、10a-11a、12a）

《老子》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上篇頁 5a）

²¹ 「登」當作「攪」。「攪」即「拯」字，《淮南子·說林》（卷 17 頁 12a）正作「拯」。

²² 「知」字據《淮南子·說林》（卷 17 頁 12a）改作「加」。

《老子》第二十章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上篇頁 9a）

《文子·道原》

時難得而易失。（卷 1 頁 13b）

《文子·下德》

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卷 9 頁 13b）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太山之高，倍而不見；²³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熬〕²⁴；土中有水，不掘不出。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驚千里。累凶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斲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曰不辜，甑終不墮井矣。刺我行者，欲〔與〕²⁵我交；咎我貨者，欲〔與〕我市。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為悲。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績。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卷 6 頁 10b-11b）

《韓詩外傳》卷四

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懋而後求知焉。（卷 4 頁 2a）

《韓詩外傳》卷九

君子可不注意哉！（卷 9 頁 14a）

²³ 「不見」與下文「不鑽」、「不掘」三「不」字《淮南子·說林》（卷 17 頁 14a、7b）並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²⁴ 「熬」字據《淮南子·說林》（卷 17 頁 7b）改作「熬」。

²⁵ 此及下文兩「與」字並據《淮南子·說林》（卷 17 頁 12a）補。

《漢書·禮樂志》

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卷 22 頁 1032）

《漢書·董仲舒傳》

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卷 56 頁 2505）

《孔子家語·五儀解》

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卷 1 頁 26a）

《荀子·脩身》

故躡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卷 1 頁 16a-b）

《荀子·哀公》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卷 20 頁 23a）

《說苑·尊賢》

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
（卷 8 頁 11b）

《韓非子·八說》

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卷 18 頁 6a-b）

《鬼谷子·本經陰符》

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為辭也。（卷下頁 16a）

《淮南子·說林》

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槁竹有火，弗鑽不爇；土中有水，弗掘無泉。……一罇炭爍，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爍，去之十步而死；同氣異積。……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刺我行，欲與我交；營我貨者，欲與我市。……臨河而羨魚，不若歸家織網。……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黼。……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

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木大者根懼，山高者基扶。

（卷 17 頁 6a、7b-8a、11a、12a-b、13b-14b、15b）

《淮南子·泰族》

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卷 20 頁 4a）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不動不鳴；²⁶管簫有音，不吹（無）〔不〕²⁷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得）〔復〕²⁸其所轉，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天之道，裒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鬼神之道，驕溢與下；人之道，多者不與；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天道為文，地道為理。一為之和，時為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

²⁶ 「不動不鳴」及下文「不吹」三「不」字《淮南子·詮言》（卷 14 頁 8b）並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²⁷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 9 之 14 頁 11a-b）《淮南子·詮言》「弗吹弗聲」條云：「劉本依《文子》改『弗聲』為『無聲』，而諸本皆從之。念孫案：劉改非也。《白虎通義》〔卷 2 頁 13a〕曰：『聲者，鳴也。』言管簫有音，弗吹弗鳴也。《兵略》篇〔卷 15 頁 13b〕曰：『彈琴瑟，擊鐘竽。』亦謂鳴鐘竽也。劉誤以聲為聲音之聲，故依《文子》改之耳。『金石有聲』，『管簫有音』，音亦聲也。『弗叩弗鳴』，『弗吹弗聲』，聲亦鳴也。若云『弗吹無聲』，則與上文不類矣。」

²⁸ 「得」字據朱弁註本（卷 6 頁 16a）改作「復」。

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卷 6 頁 12a-13b）

《易·乾》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卷 1 頁 8a）

《易·履》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卷 2 頁 18b）

《易·泰》

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卷 2 頁 20b）

《易·否》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卷 2 頁 23b-24a）

《易·謙》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卷 2 頁 31b-32a）

《易·離》

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卷 3 頁 36b）

《禮記·月令》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卷 17 頁 11b）

《大戴禮記·保傅》

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卷 3 頁 9a）

《史記·酷吏列傳》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卷 122 頁 3131）

《史記·日者列傳》

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卷 127 頁 3219)

《漢書·酷吏傳序》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卷 90 頁 3645)

《孔叢子·雜訓》

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卷 2 頁 11a)

《新書·君道》

《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卷 5 頁 10a)

《管子·度地》

山川溷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卷 18 頁 6b)

《韓非子·解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卷 6 頁 1a)

《呂氏春秋·孟冬》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卷 10 頁 2a)

《淮南子·原道》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卷 1 頁 13a)

《淮南子·俶真》

天氣始下，地氣始上。(卷 2 頁 1a)

《淮南子·詮言》

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籥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卷 14 頁 8b)

《淮南子·說林》

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卷 17 頁 5b）

《老子》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下篇頁 1a）

《老子》第五十四章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下篇頁 9b）

《老子》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下篇頁 19a）

《老子》第八十章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下篇頁 20a）

《文子·道原》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卷 1 頁 5a）

《文子·符言》

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卷 4 頁 15b-16a）

《莊子·天地》

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卷 5 頁 3b）

《莊子·天道》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卷 5 頁 27a）

陰難陽，萬物昌；陽服陰，萬物湛。物昌無不贍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氣動，萬物

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污澤盈，萬物節成；污澤枯，萬物節萎。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為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為天下母。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蓄積而（後）²⁹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不下陰，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雷之動也萬物啟，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為陰；陰氣盛，變為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忿無惡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偃陽，天下和同；偃陰，天下溺沉。（卷6頁13b-15a）

《易·乾》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卷1頁15a）

《易·豫》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卷2頁25b）

《易·明夷》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卷4頁14a）

《易·家人》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卷4頁16b）

《易·睽》

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²⁹ 「後」字據朱弁註本（卷6頁19b）刪。

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卷4頁18b）

《易·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卷4頁24a-b）

《易·說卦》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卷9頁4b）

《尚書·洪範》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卷12頁5b）

《禮記·曲禮上》

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卷1頁5b）

《論語·陽貨》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卷17頁8a）

《老子》第二十五章

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上篇頁11b）

《老子》第五十九章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下篇頁12a）

《老子》第八十一章

聖人不積。（下篇頁20a）

《莊子·漁父》

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卷10頁7a）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

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貌〕自（求）〔示〕³⁰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其微。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莖，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卷 6 頁 15b-16a）

《論語·衛靈公》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卷 15 頁 7a）

《論語·季氏》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卷 16 頁 8b-9a）

《史記·晉世家》

名，自命也；物，自定也。（卷 39 頁 1637）

《古列女傳·節義傳·魯秋潔婦》

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卷 5 頁 17b）

《說苑·政理》

宿善不祥。（卷 7 頁 7a）

《中論·貴驗》

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卷上頁 19b）

《韓非子·揚權》

用一道，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卷 2 頁 6b）

³⁰ 「類」、「求」二字據《淮南子·繆稱》（卷 10 頁 5b）改作「貌」、「示」。

《韓非子·主道》

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卷 6 頁 8a）

《墨子·公孟》

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卷 12 頁 9b）

《淮南子·精神》

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卷 7 頁 21b）

《淮南子·繆稱》

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珠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自召也貌，何自怨乎人？（卷 10 頁 5a-b）

《淮南子·說山》

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為大用者。（卷 16 頁 15b-16a）

《淮南子·人間》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卷 18 頁 12b）

《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下篇頁 4b）

《文子·九守》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卷 3 頁 1b）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陰）〔陽〕³¹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卷6頁16a-b）

《禮記·表記》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卷54頁4a）

《大戴禮記·勸學》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傳，聖心備矣。
（卷7頁7a-b）

《荀子·勸學》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
（卷1頁3b-4a）

《說苑·貴德》

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卷5頁2b）

《淮南子·人間》

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故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卷18頁5a-b）

《論衡·龍虛》

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卷6頁11b）

³¹ 「陰」字據《淮南子·人間》（卷18頁5a）改作「陽」。

微明第七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粗，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¹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卷7頁1a-b）

《淮南子·道應》

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卷12頁1a-b）

《老子》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上篇頁1b）

《老子》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下篇頁10b）

《莊子·天道》

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卷5頁34a）

¹ 此及下句兩「不」字《淮南子·道應》（卷12頁1b）並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莊子·知北遊》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卷7頁42a、52a-53a）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²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卷7頁1b-2a）

《說苑·談叢》

逐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卷16頁14a）

《呂氏春秋·精論》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卷18頁7a-b）

《淮南子·道應》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洛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卷12頁1b-2a、18a）

《老子》第七十章

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下篇頁16b）

² 「者」字據《淮南子·道應》（卷12頁2a）補。

《列子·黃帝》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卷2頁6a）

《列子·說符》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卷8頁3b）

《文子·精誠》

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卷2頁15b）

《莊子·知北遊》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卷7頁56b-57a）

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軫，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卷7頁2a-b）

《史記·酷吏列傳》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卷122頁3131）

《漢書·酷吏傳序》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卷90頁3645）

《呂氏春秋·淫辭》

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

剪。翟剪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剪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譟，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卷 18 頁 13a-b）

《淮南子·道應》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卷 12 頁 2a）

《老子》第五十七章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下篇頁 11a）

《文子·道原》

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卷 1 頁 15a）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無材〕³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卷 7 頁 2b-3a）

《呂氏春秋·執一》

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卷 17 頁 19b）

《淮南子·道應》

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己雖無除其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卷 12 頁 2b）

³ 「無材」二字據《淮南子·道應》（卷 12 頁 2b）補。

《老子》第十四章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上篇頁 6b）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而思其功〕⁴。故民知書即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⁵也；使有轉者，乃無轉〔者〕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情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卷 7 頁 3a-b）

《大戴禮記·小辨》

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

（卷 11 頁 1b）

《孔子家語·好生》

小辯害義，小言破道。（卷 2 頁 20a）

《說苑·談叢》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卷 16 頁 2b、5b）

《淮南子·主術》

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卷 9 頁 7a-b）

《淮南子·說林》

穀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卷 17 頁 9a）

⁴ 此句「思」誤作「恩」，又有脫文，致語不可解。今據《淮南子·泰族》（卷 20 頁 17a）改作「見其造而思其功」。

⁵ 此及下文兩「者」字並據《淮南子·泰族》（卷 20 頁 17b）補。

《淮南子·泰族》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空衰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疾。絃有緩急小大然后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后能致遠。使有聲者，乃无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苟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无匿情。（卷 20 頁 17a-b）

《風俗通義·聲音》

《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卷 6 頁 5a）

《老子》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上篇頁 5a）

《文子·上德》

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卷 6 頁 8b）

《文子·上仁》

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卷 10 頁 4b）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亡〕⁶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卷 7 頁 4a）

《淮南子·泰族》

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

⁶ 「忘」字據《群書治要》（卷 35 頁 297）改作「亡」。

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蝨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難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或子踰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為行，而知術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天虐刑矣，知人則无亂政矣。……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卷 20 頁 17b-19a）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⁷也」。（卷 7 頁 4b）

《孔子家語·辯政》

聖人轉禍為福。（卷 3 頁 17b）

《說苑·權謀》

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卷 13 頁 14a）

《說苑·談叢》

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卷 16 頁 8a）

《呂氏春秋·慎大》

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善持勝者，以術疆弱。（卷 15 頁 4a-b）

《淮南子·道應》

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卷 12 頁 3b-4a）

⁷ 《淮南子·道應》（卷 12 頁 4a）作「弗盈」，此文作「不滿」者蓋避漢昭帝、惠帝諱改。

《老子》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上篇頁 2b）

《老子》第二十三章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上篇頁 11a）

《列子·說符》

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卷 8 頁 4a）

《文子·九守》

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強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卷 3 頁 11b-20a）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即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競）〔竟〕⁸，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僞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卷 7 頁 4b-5b）

《易·繫辭上》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卷 7 頁 17b-18a）

⁸ 「競」字據《淮南子·人間》（卷 18 頁 1a）改作「竟」。

《漢書·董仲舒傳》

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卷 56 頁 2517）

《荀子·大略》

禍與福鄰，莫知其門。（卷 19 頁 7a）

《說苑·君道》

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卷 1 頁 2b）

《說苑·談叢》

謗道己者，心之罪也；尊賢己者，心之力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卷 16 頁 7a、13b-14a）

《淮南子·覽冥》

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卷 6 頁 4a）

《淮南子·人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或。發一端，散无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為，行智所之，事智所乘，動智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鑿，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是故人者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卷 18 頁 1a-b）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推事而為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即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

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卷 7 頁 5b-6a）

《淮南子·齊俗》

是故世異即事變，時移即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卷 11 頁 8b）

《淮南子·汜論》

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萋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故舒之天下而不窳，內之尋常而不塞。……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姜，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无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卷 13 頁 12b-13b）

《淮南子·說林》

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涇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卷 17 頁 15a）

《淮南子·脩務》

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卷 19 頁 3a）

《列子·天瑞》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員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卷 1 頁 2b）

《文子·道原》

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卷 1 頁 13b）

《文子·精誠》

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卷 2 頁 17a）

《文子·道德》

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

（卷5頁10b）

《文子·自然》

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卷8頁12a）

老子曰：道者敬小〔慎〕⁹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不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¹⁰能為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卷7頁6b-7a）

《說苑·談叢》

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卷16頁16a）

《呂氏春秋·原亂》

慮福未及，慮禍之。（卷23頁11a）

《淮南子·俶真》

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卷2頁11b）

《淮南子·人間》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洩者多矣。……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得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

⁹ 「慎」字據《淮南子·人間》（卷18頁12b）補。

¹⁰ 《淮南子·人間》（卷18頁13b）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則未可與言術也。……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絀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卷 18 頁 12b、13b-14b）

《文子·九守》

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卷 3 頁 10a）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達〕¹¹，淵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兼要以偶眾，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¹²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一之誠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衰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卷 7 頁 7b-8a）

《戰國策·秦策一》

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卷 3 頁 9a）

《荀子·王霸》

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卷 7 頁 20a）

《說苑·談叢》

慎終如始，常以為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卷 16 頁 8a）

¹¹ 「遠」字據《淮南子·主術》（卷 9 頁 19b）改作「達」。

¹² 《淮南子·主術》（卷 9 頁 20a）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潛夫論·慎微》

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卷3頁10a）

《韓非子·初見秦》

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卷1頁3a）

《淮南子·主術》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壹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為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莫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知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武，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馨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

（卷9頁19b-21b）

《淮南子·人間》

《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卷18頁1b）

老子曰：福之起也絲絲，禍之生也（紛紛）〔介介〕¹³。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

¹³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9之10頁9b-10a）《淮南子·繆稱》「分分」條云：「『分分』當為『介介』，字之誤也。介介，微也。《豫》（卷2頁36a）六二『介于石』，《繫辭傳》〔卷7頁8b〕『憂悔吝者存乎介』，虞注竝云：『介，纖也。』《齊策》〔卷11頁1b〕曰：『無纖介之禍。』是介為微小之稱。『禍之生也介介』，與『憂悔吝者存乎介』，意正相近。絲絲、介介皆微也，故曰『福禍之始萌微』。《文子·微明》篇作『禍之生也紛紛』，則後人妄改之耳。」

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也〕¹⁴，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益勞。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¹⁵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啼，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卷 7 頁 8b-9a）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紂為象箸而箕子啼。（卷 14 頁 509）

《韓非子·喻老》

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卷 7 頁 3a）

《韓非子·說林》

紂為象箸箕子怖。（卷 7 頁 8b）

《淮南子·繆稱》

福之萌也縣縣，禍之生也分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也，以為國也。通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勞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今人貪而弗味。……紂為象箸而箕子嘖，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則知所終。（卷 10 頁 10a-b、12b）

《淮南子·說山》

紂為象箸而箕子啼，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故聖人見霜而知冰。（卷 16 頁 11b）

¹⁴ 「也」字據《淮南子·繆稱》（卷 10 頁 10a）補。

¹⁵ 《淮南子·繆稱》（卷 10 頁 10b）上句作「味而弗貪」，此句作「貪而弗味」，此文兩「弗」字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老子》第六章

縣縣若存，用之不動。（上篇頁 3b）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¹⁶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無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定一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¹⁷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不以有為於己也。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為，道之所施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大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¹⁸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也〕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眾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¹⁹懷，下世繩繩而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即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卷 7 頁 9b-11b）

《管子·心術下》

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卷 13 頁 5b）

¹⁶ 「而」字據《淮南子·人間》（卷 18 頁 17a）補。

¹⁷ 《淮南子·人間》（卷 18 頁 18a）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¹⁸ 此及下文兩「也」字並據《淮南子·俶真》（卷 2 頁 7a）補。

¹⁹ 《淮南子·繆稱》（卷 10 頁 1b）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管子·內業》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卷 16 頁 3b）

《韓非子·五蠹》

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卷 19 頁 2a）

《呂氏春秋·離謂》

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卷 18 頁 9a）

《淮南子·原道》

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聖人不以身役物。（卷 1 頁 8a、13b）

《淮南子·俶真》

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道出一原，通九門，散六衢，設於无垓坳之宇，寂漠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物以有為於己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闕一和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无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卷 2 頁 3b、5a、6b-7b）

《淮南子·繆稱》

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含於眾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尚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准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卷 10 頁 1a-b）

《淮南子·齊俗》

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卷 11 頁 13a）

《淮南子·人間》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眾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此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蒺，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慚之於滸，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五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遂人於榛薄，而襄筮盤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故直意適情，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卷 18 頁 16b-18a）

《文子·道原》

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無形而有形生焉。……真人者，通於靈府。（卷 1 頁 8b、9b、12a）

《文子·精誠》

此不免以身役物也。（卷 2 頁 7b）

《文子·自然》

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通於理。（卷 8 頁 9a）

《文子·上義》

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卷 11 頁 5a）

《莊子·大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卷 3 頁 1a-b）

《莊子·天地》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卷5頁4a-b）

《莊子·天運》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卷5頁46b-47a）

《莊子·知北遊》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卷7頁55b-56a）

《莊子·外物》

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卷9頁3b）

《莊子·列御寇》

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卷10頁19a-b）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溫而強餐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眾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為病也。快於目，說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卷7頁12a）

《鹽鐵論·非鞅》

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卷2頁4a）

《潛夫論·交際》

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卷8頁6a）

《淮南子·汜論》

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卷 13 頁 11b-12a、18b）

《淮南子·說林》

病熱而強之餐，救暈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

（卷 17 頁 11a）

《淮南子·人間》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

（卷 18 頁 2b-3b）

《文子·道德》

夫權者，聖人所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卷 5 頁 12a）

《文子·下德》

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卷 9 頁 3a）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卷 7 頁 12b）

《淮南子·人間》

功者，又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

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若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卷 18 頁 3b、7a-b）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虐國樂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卷 7 頁 13a）

《孟子·滕文公下》

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卷 6 上頁 8a）

《尸子·明堂》

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莖心不得美矣。（卷上頁 9a）

《呂氏春秋·誣徒》

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卷 4 頁 8a）

《淮南子·繆稱》

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人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蠻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卷 10 頁 7b、8b-9b）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為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為即恩不接矣。故用眾人之所愛，即得眾人之力；舉眾人之所喜，即得眾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卷 7 頁 13b）

《說苑·貴德》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卷5頁2b）

《韓非子·解老》

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卷6頁1b）

《淮南子·繆稱》

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有以為，則恩不接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嘖，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則知所終。（卷10頁3a、12b）

《莊子·人間世》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卷2頁16b）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卷7頁14a）

《漢書·刑法志》

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卷23頁1091）

《淮南子·繆稱》

人以義愛，以黨群，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卷10頁11a）

《淮南子·兵略》

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卷15頁6b）

《文子·下德》

故文之所加者深，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威之所制者廣，廣則我強而敵弱。

（卷9頁15b）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惡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即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然後可移於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柰何其為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說，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而已。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之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眾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卷7頁14a-16b）

《韓詩外傳》卷三

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卷 3 頁 1b）

《大戴禮記·勸學》

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焉。（卷 7 頁 7a）

《論語·子路》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卷 13 頁 6b-7a）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卷 112 頁 2955）

《漢書·主父偃傳》

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卷 64 上頁 2801）

《越絕書·越絕外傳計倪》

興師十萬，與不敵同。（卷 9 頁 4b）

《荀子·勸學》

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卷 1 頁 3b）

《說苑·君道》

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卷 1 頁 16a）

《說苑·敬慎》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卷 10 頁 6a）

《說苑·談叢》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

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弗為而自至，天下未有。（卷 16 頁 6a、13b、14b）

《孫子·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卷 13 頁 1a-2b）

《尉繚子·將理》

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卷 2 頁 7b）

《鄧析子·轉辭》

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頁 6a）

《呂氏春秋·制樂》

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眾人焉知其極？（卷 6 頁 7b）

《呂氏春秋·分職》

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裔，若梟之愛其子也。（卷 25 頁 7b-8a）

《淮南子·俶真》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卷 2 頁 8a）

《淮南子·本經》

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儻然無欲而民自樸。（卷 8 頁 4b）

《淮南子·齊俗》

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卷 11 頁 3b）

《淮南子·道應》

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畜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卷 12 頁 2b-3a、7a）

《淮南子·說林》

附耳之言，聞於千里。（卷 17 頁 9a）

《淮南子·人間》

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卷 18 頁 1b）

《老子》第二章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上篇頁 1b）

《老子》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上篇頁 4b-5a）

《老子》第十四章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上篇頁 6b）

《老子》第三十章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上篇頁 14b）

《老子》第三十一章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上篇頁 15a）

《老子》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上篇頁 16a）

《老子》第五十四章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下篇頁 9b）

《老子》第五十六章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下篇頁 10b）

《老子》第五十七章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下篇頁 11a）

《老子》第五十八章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下篇頁 11b）

《老子》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下篇頁 19b）

《文子·道原》

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卷 1 頁 9a）

《文子·自然》

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卷 8 頁 6a）

《文子·下德》

漠然無為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卷 9 頁 11b）

《文子·上仁》

故曰：「修之身，其德迺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
（卷 10 頁 3b、11b）

《莊子·外物》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卷9頁10b）

《莊子·盜跖》

若是若非，執而圖機。（卷9頁43a）

自然第八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為者，治之常也。去恩惠，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偽，即賢不肖者齊於道矣。靜即同，虛即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為左右，相為表裏。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為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為四時，分為五行，各得其所。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群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為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卷8頁1a-2a）

《淮南子·原道》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卷1頁11a）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卷12頁16b）

《淮南子·泰族》

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卷20頁7a）

《老子》第三章

為無為，則無不治。（上篇頁2b）

《老子》第七章

天長地久。（上篇頁3b）

《老子》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上篇頁 16a）

《老子》第四十三章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下篇頁 5a）

《老子》第四十五章

清靜為天下正。（下篇頁 5b）

《文子·九守》

重濁為地，精微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粗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卷 3 頁 1a）

《莊子·齊物論》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卷 1 頁 29a）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其〕¹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也。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絃即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為悲也。至於神和，游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肅）〔蕭條〕²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卷 8 頁 2a-b）

《戰國策·齊策四》

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卷 11 頁 5b）

《尸子》

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世說新語》卷下之下《排調》頁 6b 引）

¹ 「其」據《淮南子·齊俗》（卷 11 頁 9a）補。

² 「肅」字據《淮南子·齊俗》（卷 11 頁 10a）改作「蕭」，又據補「條」字。

《淮南子·齊俗》

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員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偃以之斲，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鐵、運開、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眾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者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卷 11 頁 9a-10a）

《文子·上仁》

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卷 10 頁 3b）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主，道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為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知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也，死者無怨也。「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卷 8 頁 3a-4a）

《老子》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上篇頁 3a）

《莊子·刻意》

虛無恬惔，乃合天德。（卷 6 頁 3b）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故能法天也。天不一時，地不一財，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無〕³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鬪，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陵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即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卷 8 頁 4a-b）

《韓詩外傳》卷三

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卷 3 頁 10b）

《史記·李斯列傳》

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卷 87 頁 2545）

《鹽鐵論·刺議》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

（卷 5 頁 18a）

《說苑·尊賢》

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卷 8 頁 13a）

《管子·宙合》

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卷 4 頁 5b）

《管子·形勢解》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獸人，故能成其眾；士不獸學，故能成其聖。（卷 20 頁 7a）

³ 《淮南子·泰族》（卷 20 頁 7a）有「无」字，今據下文補「無」字。

《呂氏春秋·貴公》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卷1頁9b）

《淮南子·泰族》

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无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貪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壇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其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

（卷20頁6a、7a-b）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故聖人養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則萬物一齊，無由相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沉鳥於淵。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陸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泉澤織網，陵阪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卷8頁5a-6b）

《禮記·祭法》

契為司徒而民成。（卷46頁15a）

《孟子·滕文公上》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卷5下頁3b）

《史記·五帝本紀》

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卷1頁38）

《鹽鐵論·本議》

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眾而民躁也。」（卷1頁3b）

《說苑·君道》

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馭禽。（卷1頁6b-7a）

《管子·法法》

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后稷為田。（卷6頁7b）

《呂氏春秋·君守》

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卷17頁6b-7a）

《淮南子·齊俗》

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櫛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螾。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沉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舉織罔，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眾。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

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狙狽得埴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未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卷 11 頁 2b-3b）

《老子》第三章

不尚賢。（上篇頁 2a）

《文子·道原》

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卷 1 頁 14a）

《文子·微明》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卷 7 頁 15b）

《文子·下德》

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卷 9 頁 5b）

《莊子·胠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卷 4 頁 23b-24a）

《莊子·秋水》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卷 6 頁 16a）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⁴ 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法〔也〕⁵，因人之性而為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拂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道德者，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窾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為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為，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為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修道，「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之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為之命，幽沉而無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順無為也。守道周密，於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同於道而殊於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為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為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無有知故，易意和心，無與道迕。夫天地專而為一，分而為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為一，分而為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夫道，至親不可疏，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卷 8 頁 6b-8b）

《易·履》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卷 2 頁 19a）

《新書·君道》

《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卷 7 頁 10a）

⁴ 「人性」及下文「因人之性」兩「人」字《淮南子·泰族》（卷 20 頁 3b、4a）並作「民」，此文作「人」者蓋避唐太宗諱改。

⁵ 「也」字據《淮南子·泰族》（卷 20 頁 4a）補。

《管子·心術上》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卷 13 頁 2b）

《管子·內業》

其細無內，其大無外。（卷 16 頁 5a）

《慎子·因循》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內篇頁 2a）

《淮南子·原道》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卷 1 頁 13a）

《淮南子·察族》

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卷 20 頁 3b-4b）

《老子》第一章

無名，天地之始。（上篇頁 1a）

《老子》第十七章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上篇頁 8a）

《老子》第二十二章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上篇頁 10b）

《老子》第二十四章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上篇頁 11b）

《老子》第二十八章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上篇頁 13b）

《老子》第三十二章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上篇頁 15b）

《老子》第三十四章

功成不名有。……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上篇頁 16b）

《老子》第四十八章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下篇頁 6b）

《老子》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下篇頁 8a-b）

《老子》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下篇頁 8b）

《老子》第五十七章

以無事取天下。（下篇頁 10b）

《老子》第六十三章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下篇頁 14a）

《老子》第六十五章

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下篇頁 15a）

《老子》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下篇頁 15a）

《文子·道原》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故能因即大，作即細。（卷 1 頁 5a、14a）

《莊子·天下》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卷 10 頁 38a）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通於理。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心中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不求善以事上即弊。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知，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道之為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而〕⁶不褒，萬人被之〔而〕不褊。是故重為惠〔若〕⁷重為暴，即道（迂）〔通〕⁸矣。為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者不勸善，而為襄行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即生姦，為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至）〔致〕⁹也。民知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蕪而無迹，田疇辟而無穢，故「太上，下知有之」。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⁶ 此及下句兩「而」字並據《淮南子·主術》（卷 9 頁 6a）補。

⁷ 「若」字據《淮南子·主術》（卷 9 頁 6a）補。

⁸ 「迂」字據《淮南子·主術》（卷 9 頁 6a）改作「通」。

⁹ 「至」字據《淮南子·主術》（卷 9 頁 6a）改作「致」。

清靜而不動，一定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言無文章，行無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狹）〔規〕¹⁰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默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運轉無端，化（遂）〔育〕¹¹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聞。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卷8頁9a-11a）

《尚書大傳·咎繇謨》

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卷2頁16）

《大戴禮記·保傅》

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卷3頁4b）

《戰國策·燕策一》

臣且處無為之事。（卷29頁12a）

《新書·保傅》

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卷5頁7a）

《鹽鐵論·刺復》

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卷2頁11a）

《淮南子·原道》

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卷1頁10b）

¹⁰ 「狹」字據《淮南子·主術》（卷9頁1a）改作「規」。

¹¹ 「遂」字據《淮南子·主術》（卷9頁7a）改作「育」。按《文子》一本作「逐」，蓋「育」以聲近誤「逐」，「逐」又以形近誤「遂」。

《淮南子·主術》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无容无則，天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為醜飾，不為偽善，一人被之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徧。是故重為惠若重為暴，則治道通矣。為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為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生姦，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贖於君。是故朝廷無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主道員者，運轉而无端，化育如神，虛无因循，常後而不先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意，清明而不闇。是故群臣輻湊並進，无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卷9頁1a-b、6a-7b）

《淮南子·詮言》

聖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卷14頁12b）

《老子》第二章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上篇頁1b-2a）

《老子》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上篇頁8a）

《文子·道原》

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卷1頁13b）

《文子·上德》

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卷6頁1b）

《文子·微明》

五帝賞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卷7頁9b）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眾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眾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即為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卷8頁11a-b）

《荀子·仲尼》

勇而好同必勝。（卷3頁16b）

《說苑·雜言》

勇而好同必勝。（卷17頁20a）

《淮南子·主術》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仕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眾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修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卷9頁7b-8a）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卷12頁11a）

《老子》第二十七章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上篇頁 13a）

老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枉〕¹²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¹³伐，功成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跽，泥用輻，山用樑，夏瀆冬陂，因高為山，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¹⁴為也。聖人不恥身之賤，〔而〕¹⁵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為，抱素見樸，不與物（雜）〔殺〕¹⁶。（卷 8 頁 12a-b）

《說苑·指武》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卷 15 頁 7b）

《韓非子·喻老》

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卷 7 頁 4b）

《呂氏春秋·慎勢》

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輻，沙用鳩，山用樑，因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卷 17 頁 16b）

¹² 「挂」字據《淮南子·脩務》（卷 19 頁 3a）改作「枉」。

¹³ 此及下句兩「不」字《淮南子·脩務》（卷 19 頁 3b）並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¹⁴ 「此」、「謂」二字據《淮南子·脩務》（卷 19 頁 3b）補。

¹⁵ 此及下文兩「而」字並據《淮南子·脩務》（卷 19 頁 2a）補。

¹⁶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 9 之 1 頁 20b-21a）《淮南子·原道》「不與物散」條云：「『不與物散，粹之至也』，高注曰：『散，亂。』又《精神》篇〔卷 7 頁 4b〕『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高注曰：『散，雜亂貌。』引之曰：『諸書無訓散為雜亂者，「散」皆當為「殺」。隸書「殺」或作「散」，與「散」相似。「散」或作「殺」，與「殺」亦相似。故「殺」誤為「散」。……《文子·道原》篇〔卷 1 頁 4b、5b-6a〕作「不與物雜」，雜亦殺也。』」

《淮南子·原道》

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卷1頁13a）

《淮南子·精神》

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感而應，迫而動。（卷7頁4b、5b）

《淮南子·齊俗》

是故世異即事變，時移即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卷11頁8b）

《淮南子·汜論》

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卷13頁13a）

《淮南子·說林》

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涇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卷17頁15a）

《淮南子·脩務》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為不然。……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奢欲不得任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煖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輻，山之用粟，夏漬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

（卷19頁1a、2a、3a-b）

《老子》第十九章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上篇頁8b-9a）

《文子·道原》

不與物雜，粹之至也。……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卷1頁4b、5b-6a、13b）

《文子·精誠》

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卷2頁17a）

《文子·九守》

感而應，迫而動。（卷3頁15b）

《文子·道德》

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

（卷5頁10b）

《文子·微明》

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卷7頁5b-6a）

《莊子·刻意》

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卷6頁3a）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凌弱，眾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神農形悴，堯瘦臞，舜鰲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卷8頁12b-13b）

《論語·微子》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卷18頁5a）

《史記·孔子世家》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卷47頁1929）

《戰國策·秦策五》

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卷7頁10a）

《呂氏春秋·慎人》

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卷14頁16b）

《淮南子·脩務》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徧燭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默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千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黥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職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贖者，未之聞也。（卷19頁2b-3a）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為保，反本無為，虛靜無有，忽恍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

（卷8頁13b-14a）

《淮南子·說山》

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卷17頁1a）

《老子》第三十五章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上篇頁16b-17a）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載明，變化無常，得之一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

故莫能窺其門。天化（遂）〔育〕¹⁷，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夫物有勝¹⁸，唯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法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申不變五度。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為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己而動，天下為鬪。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用其自為用，天下莫不可用；〔用〕¹⁹其為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卷 8 頁 14a-15a）

《史記·吳王濞列傳》

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卷 106 頁 2826）

《六韜·發啟》

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卷 2 頁 1b）

《管子·心術下》

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卷 13 頁 5b）

《管子·內業》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卷 16 頁 3b）

《淮南子·本經》

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德澤施于方外，名聲傳于後世。（卷 8 頁 7a）

¹⁷ 「遂」字據《淮南子·兵略》（卷 15 頁 3a）改作「育」。參本篇注 11。

¹⁸ 《淮南子·兵略》（卷 15 頁 3a）作「朕」，「勝」與「朕」通，二句「勝」字同。

¹⁹ 「用」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8 頁 14b）補。

《淮南子·兵略》

所謂道者，體員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員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員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出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悛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鬪。……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者鮮矣。（卷 15 頁 2b-4a）

《淮南子·人間》

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卷 18 頁 8a）

《老子·下德》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明天地之情，通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卷 9 頁 14a-b）

《莊子·應帝王》

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卷 3 頁 35b-36a）

《莊子·說劍》

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卷 10 頁 4b）

下德第九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卷9頁1a）

《孟子·盡心上》

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卷13上頁8a）

《漢書·禮樂志》

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卷22頁1039）

《前漢紀·孝惠皇帝紀》

光耀日新，化上遷善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卷5頁9a）

《忠經·政理》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頁4b）

《淮南子·泰族》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卷20頁8b-9a）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

歲不一（也）〔至〕¹。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褻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從之放僻淫泆，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²能禁其姦矣。（卷9頁1b-2a）

《漢書·禮樂志》

欲治之主不世出。（卷22頁1033）

《漢書·王吉傳》

欲治之主不世出。（卷72頁3063）

《淮南子·泰族》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奸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脈血，知疾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無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卷20頁9a-b）

《老子》第五十二章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下篇頁8b）

老子曰：身處江湖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³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卷9頁2a-b）

《呂氏春秋·審為》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詹子曰：「重生。重生

¹ 「也」字據《群書治要》（卷35頁314）改作「至」。

² 《淮南子·泰族》（卷20頁9b）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³ 《淮南子·道應》（卷12頁6b）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卷 21 頁 7b-8a）

《淮南子·俶真》

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卷 2 頁 4b）

《淮南子·道應》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卷 12 頁 6b-7a）

《淮南子·說山》

是謂玄同。（卷 16 頁 6a）

《老子》第十六章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上篇頁 7b）

《老子》第五十二章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為習常。（下篇頁 8b-9a）

《老子》第五十五章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下篇頁 10a）

《老子》第五十六章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下篇頁 10b）

《莊子·讓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心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曰，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卷 9 頁 26b-27b）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易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善難者，篡弑驕淫，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矣。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適授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⁴侵也，授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矣。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圍寒，足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卷9頁2b-3b）

《淮南子·精神》

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卷7頁9b）

《淮南子·汜論》

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夫鬻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荊依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卷13頁18a-19a）

⁴ 「不侵」與下文「不累」、「不近」、「不犯」、「不棄」、「不制」六「不」字《淮南子·汜論》（卷13頁18b-19a）並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淮南子·人間》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卷18頁2b）

《文子·九守》

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卷3頁6b）

《文子·微明》

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卷7頁5b、12a）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得人而失己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故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目說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衰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柰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也〕⁵；言其運天下〔之〕⁶心，得天下〔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子〕⁷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卷9頁4a-5a）

《韓非子·喻老》

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卷7頁5a）

⁵ 「也」字據《群書治要》（卷35頁315）補。

⁶ 此及下句兩「之」字並據《淮南子·泰族》（卷20頁13a）補。

⁷ 此及下文兩「下」字並據《淮南子·泰族》（卷20頁13b）改作「子」。

《呂氏春秋·先己》

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卷3頁7a）

《淮南子·原道》

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卷1頁9b）

《淮南子·詮言》

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卷14頁1b-3a）

《淮南子·泰族》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令自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禮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无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无益於恃天下矣。（卷20頁12b-13b）

《老子》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上篇頁16a）

《文子·符言》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卷4頁16b-17a）

《莊子·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卷7頁1a-2a）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剡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卷9頁5b）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

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卷41頁1740）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卷112頁2954）

《漢書·主父偃傳》

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卷64上頁2799）

《國語·越語下》

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卷 21 頁 1b）

《說苑·指武》

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卷 15 頁 2b-3a）

《尉繚子·武議》

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卷 2 頁 5b）

《尉繚子·兵令上》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卷 5 頁 4a）

《淮南子·道應》

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刑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卷 12 頁 9b-10a）

《老子》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上篇頁 2a）

《老子》第四章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上篇頁 2b）

《老子》第五十六章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下篇頁 10b）

《文子·符言》

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得道則心治，失道即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即有德，爭即生賊。（卷 4 頁 14b）

《文子·自然》

故不尚賢者。（卷 8 頁 5b）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以道本之性，無衰穢，久湛於物即忘其本，而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己。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即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即失身，以治國即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古者聖人，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是以貴虛。故水激而波起，氣亂則（志）〔智〕⁸昏。昏智不可以為正，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敵於天下。聖王託於無適，故為天下命。（卷 9 頁 6a-7a）

《呂氏春秋·為欲》

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卷 19 頁 15a-b）

《呂氏春秋·貴當》

名號大顯，不可疆求，必繇其道。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

⁸ 「志」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9 頁 6a）改作「智」。

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卷 24 頁 6a）

《淮南子·齊俗》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其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瀦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物，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記於無適，故民命繫矣。（卷 11 頁 3b-5a）

《文子·道原》

原人之性無妄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聽失於非譽，目淫於采色，禮寔不足以防愛，誠心可以懷遠。（卷 1 頁 8b、14b-15a）

《文子·上德》

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潔。（卷 6 頁 8a）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同。氣蒸乎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

是以貴仁。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男女群居，離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即不和，是以貴樂。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殘也，非通治之道也。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即民性善，民性善即天（下）〔地〕⁹陰陽從而包之，是以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彩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卷9頁7a-8b）

《鹽鐵論·救匱》

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卷6頁11a）

《淮南子·本經》

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為。……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賚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為一。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誹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眾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譎，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群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卷8頁2b-4a）

⁹ 「下」字據徐靈府註本（卷9頁7a）改作「地」。

《淮南子·道應》

己雖無除其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

（卷 12 頁 2b）

《文子·上禮》

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

（卷 12 頁 5a）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說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造〕¹⁰化者為人，機巧詐偽莫載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敘，風雨不為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卷 9 頁 8b-9a）

《淮南子·原道》

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卷 1 頁 8a）

《淮南子·本經》

太清之治也，和順以寂漠，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移而无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發動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于四時，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當此之時，玄元至碭而運照，鳳麟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機械詐偽莫藏于心。

（卷 8 頁 1a-b）

《淮南子·齊俗》

下與造化為人。（卷 11 頁 9a）

¹⁰ 「道」字據《淮南子·本經》（卷 8 頁 1a）改作「造」。

《文子·道原》

與造化者為人。（卷1頁12a）

《莊子·大宗師》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卷3頁3b、20a）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農士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慮，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文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教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為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法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雋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遂〕¹¹用之也。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袞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卷9頁9a-10b）

《韓詩外傳》卷二

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卷2頁8a）

《國語·齊語》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嘍，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夫是，故士之子恆為士。令夫工，……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夫是，故工之子恆為工。令夫商，……且

¹¹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9之11頁17a）《淮南子·齊俗》「竝用」條云：「《群書治要》〔卷41頁261〕引此『竝』作『遂』，於義為長。遂，即也，言因所有而即用之，故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也。今本作『竝』者，後人依《文子·下德》篇改之耳。」

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夫是，故商之子恆為商。令夫農，……是故農之子恆為農，野處而不暱。……」（卷 6 頁 2b-4a）

《孔子家語·顏回》

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卷 5 頁 1b-2a）

《荀子·哀公》

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卷 20 頁 24b）

《新序·雜事五》

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卷 5 頁 8a）

《管子·小匡》

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嘍，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卷 8 頁 5b）

《韓非子·難一》

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卷 15 頁 3a）

《慎子·威德》

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內篇頁 1b）

《呂氏春秋·適威》

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巨為危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卷 19 頁 13b）

《淮南子·齊俗》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鑿，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偻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摠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遠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

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污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驥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驚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囁，獸窮則羶，人窮則詐。」此之謂也。（卷 11 頁 11b-12b）

《莊子·則陽》

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卷 8 頁 53b-54a）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¹²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領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為器也。立仁義，修禮樂，即德遷而為偽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老子曰：夫至人之治，虛無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得，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為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反）〔交〕¹³歸焉，而莫之患。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謂之搖光。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卷 9 頁 10b-11b）

《淮南子·本經》

雷霆之聲，可以鼓鐘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觀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

¹² 此及下文兩「不」字《淮南子·本經》（卷 8 頁 4a）並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¹³ 「反」字據《淮南子·本經》（卷 8 頁 4b）改作「交」。

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愴然無欲而民自樸，無禍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苞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卷 8 頁 4a-5a）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卷 12 頁 8a）

《老子》第三章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上篇頁 2a）

《老子》第二十八章

樸散則為器。（上篇頁 13b）

《老子》第五十七章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下篇頁 11a）

《文子·道原》

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卷 1 頁 9a）

《文子·微明》

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卷 7 頁 15b）

《莊子·齊物論》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

由來，此之謂葆光。（卷 1 頁 37a）

《莊子·達生》

今汝飾知以驚愚。（卷 7 頁 14a）

《莊子·山木》

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卷 7 頁 21a）

《莊子·庚桑楚》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卷 8 頁 19a-b）

《莊子·徐無鬼》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卷 8 頁 34a）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正）〔止〕五（道）〔遁〕¹⁴，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¹⁵為，知而不（矜）〔矜〕¹⁶，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可）〔得〕¹⁷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存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支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卷 9 頁 12a-b）

《淮南子·本經》

天愛其精，墜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

¹⁴ 「正」、「道」二字據《淮南子·本經》（卷 8 頁 7b）改作「止」、「遁」。

¹⁵ 此及下句兩「不」字《淮南子·本經》（卷 8 頁 7b）並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¹⁶ 「矜」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9 頁 10b）改作「矜」。

¹⁷ 「可」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9 頁 10b）改作「得」。

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為，和而弗矜，真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聰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卷 8 頁 7b-8a、9b）

《莊子·大宗師》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卷 3 頁 3b）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有）〔可〕¹⁸以為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舍〕¹⁹人心者也，故為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衰，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之為也。一者無為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為而不易也。²⁰（卷 9 頁 12b-13a）

《鄧析子·無厚》

夫木擊折輶，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感，德有心則險，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秦、楚緩節，不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為之也。（頁 5a）

《淮南子·主術》

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夫權輕重不差蠹首，扶撥枉橈不失箴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為治者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

¹⁸ 「有」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9 頁 11a）改作「可」。

¹⁹ 王叔岷《文子斟證》云：「顧云：《主術訓》〔卷 9 頁 4a〕合作釋，釋字勝。案合當作舍，字之誤也。舍與釋同，……《呂氏春秋·仲春紀》〔卷 2 頁 2b〕：『命樂正入舞舍采，』《禮記·月令》〔卷 15 頁 7b〕舍作釋，並其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7 本〔1956 年 4 月〕，頁 36）

²⁰ 「一者無為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為而不易也」十八字乃徐靈府註（卷 9 頁 11b），誤入正文。

折轉，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憊於志而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卷9頁4a-b）

《莊子·山木》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卷7頁19a-b）

《莊子·列御寇》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卷10頁20b）

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為者，道之宗〔也〕²¹。得道之宗，並應無窮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夫人君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卷9頁13b）

《韓詩外傳》卷三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卷3頁24a）

《韓詩外傳》卷五

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卷5頁13a）

《韓非子·難三》

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卷16頁4a-b）

《鬼谷子·本經陰符》

不出戶而知天下。（卷下頁8b）

²¹ 「也」字據徐靈府註本（卷9頁11b）補。

《淮南子·原道》

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卷1頁6b）

《淮南子·主術》

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偏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卷9頁4b-5b、7a）

《淮南子·道應》

不出戶以知天下。（卷12頁16b）

《淮南子·詮言》

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卷14頁5a）

《老子》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下篇頁6a）

《文子·精誠》

不出於戶，以知天下。（卷2頁9b-10a）

《文子·符言》

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不通。（卷4頁6b）

故（即）〔積〕²²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千人之眾無絕糧，萬人之群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夫債少易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不相厭也。（卷9頁13b-14a）

²² 「即」字據徐靈府註本（卷9頁12a）改作「積」。

《荀子·富國》

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卷6頁2a）

《慎子·威德》

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內篇頁1b）

《呂氏春秋·用眾》

故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卷4頁10b-11a）

《淮南子·主術》

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故千人之群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卷14頁5b-6a）

《淮南子·說林》

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卷17頁9a、10a）

《文子·上德》

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卷6頁9a）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明〔於〕²³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並貺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治身，外得人心，發號施令，天下風從。

²³ 此及下句兩「於」字並據徐靈府註本（卷9頁12b）補。

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壯，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柔委順，以養群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衺以為正，攘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明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帝者（不）²⁴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卷9頁14a-15a）

《韓詩外傳》卷七

蝻飛蠕動，各樂其性。（卷7頁16b）

《白虎通·禮樂》

蝻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卷2頁13b）

《史記·匈奴列傳》

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卷110頁2903）

《逸周書·文傳解》

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卷3頁6b）

《越絕書·越絕吳內傳》

蠓飛蠕動，各得其性。（卷3頁2b）

《新語·道基》

跂行喘息，蝻飛蠕動之類。（卷上頁1b）

《尉繚子·兵談》

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卷1頁1b-2a）

²⁴ 此及下二句三「不」字並據《淮南子·本經》（卷8頁7b）刪。

《尉繚子·制談》

不明乎禁舍開塞也。（卷1頁3b）

《管子·宙合》

夫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鉤，入枉而出直。（卷8頁2a）

《難經·藏府并俞》

諸岐行喘息，蛭飛蠕動，當生之物，莫不以春而生。（卷4頁42b）

《鬼谷子·揣》

故觀蛭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卷中頁11b）

《淮南子·原道》

跂行喙息，蠓飛蠕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卷1頁3b）

《淮南子·俶真》

蠓飛蠕動。（卷2頁1b）

《淮南子·本經》

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蠓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敘，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實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耀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德澤施于方外，名聲傳于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員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柔委從，以養群類，其德舍愚而容不肖，無所私受。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廢不肖，扶撥以為正，壞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帝者體陰陽則侵，王者法四時則削，霸者節六律則辱，君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

大，則滔窺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卷 8 頁 6b-7b）

《淮南子·兵略》

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誡伸不獲五度。……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卷 15 頁 3b、6b）

《文子·道德》

娟飛蠖動，莫不親愛。（卷 5 頁 10a）

《文子·自然》

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法四時。（卷 8 頁 14b-15a）

《莊子·大宗師》

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卷 3 頁 4b）

老子曰：地廣民眾，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法，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鬪，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有）〔其〕²⁵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²⁶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則我強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卷 9 頁 15b-16a）

《韓詩外傳》卷四

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卷 4 頁 4b）

《孟子·公孫丑上》

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卷 3 上頁 3b）

²⁵ 「有」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9 頁 13b）改作「其」。

²⁶ 此及下文兩「則」字並據徐靈府註本（卷 9 頁 13b-14a）補。

《史記·禮書》

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卷 23 頁 1164）

《漢書·刑法志》

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卷 23 頁 1091）

《荀子·議兵》

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卷 10 頁 15b）

《說苑·指武》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眾民，堅甲利兵，盛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卷 15 頁 3a-b）

《吳子·圖國》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卷 1 頁 1a-b）

《淮南子·繆稱》

人以義愛，以黨群，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卷 10 頁 11a）

《淮南子·兵略》

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地，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卷 15 頁 5a-b、6b）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卷7頁14a）

上仁第十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則下不擾，儉則民不怨。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賢者不為謀；德薄，勇者不為鬪。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養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寒凍，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卷10頁1a-b）

《淮南子·主術》

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當，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糶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獸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人主急茲无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頽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卷9頁10b-11a）

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誅罪。法令督而不苛，耳目通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夫乘與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闇主則不然，群臣盡誠效忠者，稀不用其身也，而親習褒枉，賢者不能見，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卷10頁1b-2b）

《大戴禮記·勸學》

假車馬者，非利足，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卷 7 頁 6b）

《荀子·勸學》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卷 1 頁 2a）

《說苑·談叢》

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卷 16 頁 5a）

《潛夫論·讚學》

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卷 1 頁 3a）

《管子·任法》

群臣修通輻湊，以事其主。（卷 15 頁 5b）

《韓非子·難一》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脩通，群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卷 15 頁 3a）

《韓非子·定法》

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卷 17 頁 5b）

《淮南子·主術》

是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制斷。……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通，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无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群臣勤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不能

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眾人之力。然而群臣志違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也，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榆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群臣，其計乃可用，不差其位；其主言可行，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則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卷9頁11b-13a）

老子曰：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¹，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貴以身治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天下。」（卷10頁3a）

《呂氏春秋·審為》

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卷21頁6b-7a）

《淮南子·道應》

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卷12頁6b）

《淮南子·人間》

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卷18頁14b）

《淮南子·泰族》

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无廢事，死无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卷20頁12a）

¹ 「失之」二字據徐靈府註本（卷10頁2b）補。

《老子》第十三章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上篇頁 6a）

《莊子·在宥》

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卷 4 頁 29a）

《莊子·讓王》

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卷 9 頁 18b、20a）

文子（同）〔問〕²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也。故曰：「修之身，其德迺真。」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³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卷 10 頁 3b）

《韓詩外傳》卷五

倫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則凡所傳真糟粕耳。」（卷 5 頁 5b）

《荀子·君道》

請問為國？曰：聞脩身，未嘗聞為國也。（卷 8 頁 4b）

《呂氏春秋·執一》

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之。（卷 17 頁 19a-b）

《淮南子·齊俗》

父不能以教子。（卷 11 頁 10a）

² 「同」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0 頁 3a）改作「問」。

³ 「以」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0 頁 3a）補。

《淮南子·道應》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輪扁曰：「……不甘不苦，應於手，默于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卷12頁7a-b）

《淮南子·汜論》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卷13頁3b）

《淮南子·詮言》

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卷14頁2a）

《老子》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上篇頁1a）

《老子》第五十四章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下篇頁9b）

《列子·說符》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卷8頁5a）

《文子·道原》

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卷1頁7b）

《文子·精誠》

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卷2頁13a）

《文子·微明》

修之身，其德乃真。（卷7頁15a）

《文子·自然》

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卷8頁2b）

《文子·上義》

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卷11頁3b）

《文子·上禮》

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卷12頁2b）

《莊子·天道》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卷5頁34b-35a）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之，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商夏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卷10頁3b-4a）

《詩·小雅·小旻》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卷12之2頁19b）

《詩·小雅·小宛》

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卷12之3頁4a）

《孝經·諸侯》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卷2頁2b）

《孔子家語·觀周》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卷3頁4a）

《荀子·臣道》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卷9頁8a）

《說苑·政理》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卷7頁8b-9a）

《說苑·敬慎》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卷10頁1a）

《呂氏春秋·慎大》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卷15頁1a）

《呂氏春秋·用民》

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卷19頁11a）

《呂氏春秋·適威》

《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卷19頁12a）

《淮南子·道應》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卷12頁13a）

《老子》第二十章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上篇頁 9a）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眾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理⁴，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者不⁵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眾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⁶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⁷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弦（急）〔絃〕⁸，大弦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元〕⁹同氣。」〔同氣〕¹⁰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治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治之，法雖眾，足以亂。（卷 10 頁 4a-5b）

《韓詩外傳》卷三

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卷 3 頁 9b）

⁴ 《淮南子·泰族》（卷 20 頁 7b）作「治」，此文作「理」者蓋避唐高宗諱改。

⁵ 《淮南子·泰族》（卷 20 頁 7b）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⁶ 《淮南子·泰族》（卷 20 頁 8a）作「徹」，此文作「通」者蓋避漢武帝諱改。

⁷ 此及下句兩「以」字並據徐靈府註本（卷 10 頁 4a）補。

⁸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 9 之 10 頁 11b）《淮南子·繆稱》「大弦組，小弦急」條云：「『組』皆當為『絃』，字之誤也。『絃』讀若『互』，字本作『拮』，又作『緝』。《說文》〔卷 12 上頁 18a〕：『拮，引急也。』又〔卷 13 上頁 12a〕曰：『緝，急也。』《楚辭·九歌》〔卷 2 頁 22b〕『緝瑟兮交鼓』，王注曰：『緝，急張弦也。』『緝』即『緝』之省文。馬融《長笛賦》〔《文選》卷 18 頁 3b〕云『緝瑟促柱』是也。《意林》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卷 624 頁 8b〕引此竝作『大弦緝』，是其證。《泰族》篇〔卷 20 頁 8a〕云：『故張瑟者，小弦緝而大弦緩。』義與此同也。高注亦云：『緝，急也。』今本則依《文子》改為『小弦急』，並刪去高注矣。《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卷 52 頁 937〕、《文選·長笛賦》〔卷 18 頁 3b〕注引此竝作『小弦緝』，又引高注『緝，急也』，足正今本之謬。」

⁹ 「天」字據《淮南子·泰族》（卷 20 頁 8b）改作「元」。

¹⁰ 「同氣」二字原脫，徐靈府註本（卷 10 頁 4a）有「同炁」，今據補。

《韓詩外傳》卷四

惟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則不怒而威，不言而信。（卷4頁16a）

《禮記·樂記》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卷37頁16a）

《禮記·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卷54頁1a）

《大戴禮記·小辨》

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

（卷11頁1b）

《孔子家語·好生》

小辯害義，小言破道。（卷2頁20a）

《孔子家語·六本》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卷4頁3a-b）

《荀子·儒效》

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卷4頁8b）

《荀子·君子》

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卷17頁16a）

《說苑·正諫》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卷9頁14a）

《說苑·談叢》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凌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

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

（卷 16 頁 2b、9a、18b）

《說苑·脩文》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卷 19 頁 18b）

《管子·宙合》

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卷 4 頁 5b-6a）

《尸子·神明》

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卷上頁 26a）

《呂氏春秋·本生》

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卷 1 頁 5b）

《呂氏春秋·名類》

黃帝曰：「芒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則薄矣，亡者同名則薄矣。其智彌博者，其所同彌博；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卷 13 頁 5a-b）

《淮南子·原道》

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卷 1 頁 8a）

《淮南子·主術》

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卷 9 頁 2b）

《淮南子·繆稱》

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壹心，無歧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闢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
（卷 10 頁 1a、5a）

《淮南子·泰族》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眾者教不可以苟。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故无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无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馱約，事不馱省，求不馱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眾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无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投，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无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嗥，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无聚人，妖蓄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兒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雖眾，足以亂矣。（卷 20 頁 7b-8b）

《文子·道原》

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卷 1 頁 8a）

《文子·精誠》

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聖人事省而求，治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卷 2 頁 2a、9a-b）

《文子·符言》

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察於一事、通於一能者，中人也。
（卷 4 頁 5b、13b）

《文子·微明》

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卷7頁3b）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自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¹¹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仁）〔位〕¹²，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威〕¹³不足以為刑，即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枉〕¹⁴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即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即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也。夫代大匠斲者，稀有不傷其手矣」。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使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治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中欲不出謂之扃，外表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故不用之不為之，而有用之而有為之。不伐¹⁵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官〕¹⁶使自（有）司。以不知為道，以禁苛為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卷10頁5b-7a）

《說苑·談叢》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卷16頁18b）

¹¹ 此及下文「不能解」、「不能及」三「不」字《淮南子·主術》（卷9頁15a）並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¹² 「仁」字據徐靈府註本（卷10頁5a）改作「位」。

¹³ 「威」字據徐靈府註本（卷10頁5a）改作「威」。

¹⁴ 「枉」字據徐靈府註本（卷10頁5a）改作「枉」。

¹⁵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9之9頁21a）《淮南子·主術》「不伐之言、使自司」條云：「『伐』當為『代』。『不代之言，不奪之事』，謂臣所當言者，君不代之言，臣所當行者，君不奪之事也。」

¹⁶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9之9頁21b）《淮南子·主術》「不伐之言、使自司」條云：「『使自司』，當從《呂氏春秋》〔卷17頁13b〕作『官使自司』，謂使百官自司其事而君不與也。故下文云：『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此文上下皆以四字為句，脫去『官』字則不成句矣。劉本作『使有司』，《文子·上仁》篇作『使自有司』，皆於義未安。莊從劉本作『使有司』，非也。」

《鄧析子·轉辭》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使賞，不必當功；怒而使誅，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殺君不絕。古人有言：「眾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頁 8b）

《呂氏春秋·君守》

故曰：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人主好以己為，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卷 17 頁 6a）

《呂氏春秋·任數》

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無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卷 17 頁 7a-8a）

《呂氏春秋·知度》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實。（卷 17 頁 13b）

《呂氏春秋·慎勢》

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卷 17 頁 15a）

《淮南子·主術》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猿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

任能而好自為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脩，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為羽翼也。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無好也。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屬，外邪不入謂之塞。中屬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屬，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卷 9 頁 14b-16a）

《淮南子·說林》

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鬪。（卷 17 頁 2a）

《老子》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下篇頁 9b）

《老子》第七十四章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是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頁 18a）

《莊子·庚桑楚》

吞舟之魚，碣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卷 8 頁 3b）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萬物蕃植。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為

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法，不掩群而取獸，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置罟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罟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穀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卷 10 頁 7b-8a）

《禮記·曲禮下》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麇卵。（卷 4 頁 15a）

《禮記·王制》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騶，不卵，不殺胎，不斃夭，不覆巢。（卷 12 頁 5b-6a）

《逸周書·大聚解》

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蔬，冬發薪蒸，以匡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為師。因其土宜，以為民資，則生無乏用，使無傳尸。此謂仁德。且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放此為人。此謂正德。泉深而魚鱉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五德既明，民乃知常。（卷 4 頁 8a-9a）

《新書·禮》

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鷲，雖而不逮，不出植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出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騶，不卵，不剝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卷 6 頁 4a-b）

《說苑·脩文》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擯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輦。佐輦止則百姓收獵。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為鷹，然後設罽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騶，不卵，不夭妖，不覆巢。（卷 19 頁 11b-12a）

《潛夫論·愛日》

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為民愛日。（卷 4 頁 14b）

《淮南子·主術》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墾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騶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置罟不得布於野；獮未祭魚，罔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鷄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歲不耆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歸之若流原，飛鳥歸之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卷 9 頁 18b-19a）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不罹於飢寒之患。憫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則天下無哀民。閭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重）〔量〕¹⁷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¹⁸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之生〕慙（之）矣。¹⁹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

¹⁷ 「重」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0 頁 7a）改作「量」。

¹⁸ 《淮南子·主術》（卷 9 頁 18a）作「民」，此文作「人」者蓋避唐太宗諱改。

¹⁹ 「即人主慙之矣」據《淮南子·主術》（卷 9 頁 18a）改作「即人之生慙矣」。

地德矣。（卷 10 頁 8a-9a）

《淮南子·主術》

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饒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鐘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跣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滂旱災害之患，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閔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滂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閔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主，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飢寒之患矣。若得貪主暴君，橈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卷 9 頁 17a-18b）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慄，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之，引而伸之，可直而（布）〔晞〕²⁰之，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思推即（僂）〔懦〕²¹，（僂）〔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卷 10 頁 9a-b）

《書·舜典》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卷 3 頁 26a）

《書·皋陶謨》

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

²⁰ 「布」字據《淮南子·汜論》（卷 13 頁 6a）改作「晞」。

²¹ 此及下句兩「僂」字並據《淮南子·汜論》（卷 13 頁 6a）改作「懦」。

義。彰厥有常，吉哉！……」（卷4頁19a）

《穀梁傳·莊公三年》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卷5頁6b）

《春秋繁露·順命》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卷15頁6a）

《史記·夏本紀》

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卷2頁77）

《呂氏春秋·別類》

又柔則鎚，堅則折。（卷25頁3b）

《淮南子·汜論》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志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卷13頁6a-b）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微。德有昌衰，風為先萌。故得存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微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捨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²²能（承）〔奪〕²³？故審其

²² 《淮南子·汜論》（卷13頁10a）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²³ 「承」字據《淮南子·汜論》（卷13頁10a）改作「奪」。

〔在〕²⁴己者，不備諸人也。古之為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勝。古之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於天下推己，勝在於天下自服，得在於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即用兵，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荊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道德，而不用重兵也。（卷10頁96-11b）

《管子·形勢》

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卷1頁5a-b）

《淮南子·原道》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卷1頁14b）

《淮南子·主術》

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卷9頁22b）

《淮南子·汜論》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微。德有昌衰，風先萌焉。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有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

²⁴ 「在」字據《淮南子·汜論》（卷13頁10a）補。

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誰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无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
（卷 13 頁 9a-10b）

《老子》第二十二章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上篇頁 10b）

《老子》第二十九章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上篇頁 14a）

《老子》第三十章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上篇頁 14b）

《老子》第三十一章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殺人之眾，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上篇頁 15a）

《老子》第三十二章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上篇頁 15b）

《老子》第三十八章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下篇頁 1a）

《老子》第六十四章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下篇頁 14b）

《老子》第六十六章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下篇頁 15b）

《文子·道德》

天下大器，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卷5頁7a-b）

《文子·微明》

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卷7頁15b）

文子問曰：仁義禮智何以為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²⁵能徧。竭府庫之貨財，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權，不出於和，明於生死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濁於世，非譽萃于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人〕²⁶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過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土）〔上〕²⁷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廚，骨融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登〕²⁸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夫崇

²⁵ 此及下文「廢而不用」兩「不」字《淮南子·齊俗》（卷11頁5a）並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²⁶ 「人」字據《淮南子·道應》（卷12頁4b）補。

²⁷ 「土」字據徐靈府註本（卷10頁11a）改作「上」。

²⁸ 「登」字據徐靈府註本（卷10頁11b）改作「登」。

貴者，謂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敬長者，謂其近兄（色）〔也〕²⁹。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為非者，寡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有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賢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為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謂天下之容也。豫兮其若冬涉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客者，謹為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而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謹於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無不為也。（卷 10 頁 12a-15b）

《論語·述而》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卷 7 頁 1b）

《孟子·公孫丑上》

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卷 3 上頁 10b）

《說苑·復恩》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蝨蝨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蝨蝨巨虛。蝨蝨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蟹以走。蟹非性之愛蝨蝨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也。夫禍亂之源，由不報恩生矣。（卷 6 頁 1b-2a）

²⁹ 「色」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0 頁 11b）改作「也」。

《說苑·談叢》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卷 16 頁 3a、4a）

《尸子·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卷上頁 1a）

《呂氏春秋·尊師》

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卷 4 頁 7b）

《呂氏春秋·不廣》

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蚩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蚩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卷 15 頁 15b）

《呂氏春秋·審分》

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卷 17 頁 1b）

《淮南子·原道》

其全也，純兮若樸。（卷 1 頁 12a）

《淮南子·主術》

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衡下。……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蝦蟆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脩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牧斂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卷 9 頁 15a、19a）

《淮南子·齊俗》

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子明之。人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徧照海內之民，哀樂

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徧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悲哀抱於情，葬糞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節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弗用也。（卷 11 頁 5a、6a-b）

《淮南子·道應》

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蹇，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蝨蝨驅驢取甘草以與之。蹇有患害，蝨蝨驅驢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卷 12 頁 4b-5a）

《老子》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上篇頁 7a）

《老子》第十六章

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上篇頁 7b）

《老子》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上篇頁 17b）

《老子》第三十八章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下篇頁 1a）

《文子·微明》

仁者，積恩之證也。（卷 7 頁 11a-b）

上義第十一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為道。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下通道也。（卷 11 頁 1a-b）

《孟子·告子上》

食色，性也。（卷 11 上頁 4a）

《國語·魯語上》

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卷 4 頁 11a）

《荀子·非相》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辨，君子不聽。（卷 3 頁 8a）

《荀子·天論》

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卷 11 頁 16a）

《說苑·談叢》

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卷 16 頁 7a）

《淮南子·泰族》

凡學者能明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

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實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內而世傳者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卷 20 頁 15a-16b）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胸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也。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褻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數〕¹，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卷 11 頁 2a-b）

《韓詩外傳》卷三

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卷 3 頁 22b）

《荀子·議兵》

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卷 10 頁 1b）

《新序·雜事三》

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卷 3 頁 1b）

¹ 「教」字據《淮南子·主術》（卷 9 頁 14a）改作「數」。

《韓非子·顯學》

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卷 20 頁 10a）

《尸子·發蒙》

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治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

（卷上頁 14a）

《淮南子·主術》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臂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土良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跖、蕢之姦止矣。夫據鞅而窺井底，雖遠視猶不能見其睛；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之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卷 9 頁 13b-14a）

《淮南子·兵略》

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卷 15 頁 13a）

《列子·湯問》

造父學之，三曰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臂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卷 5 頁 8a-b）

老子曰：凡為道者，塞其隧，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無日不²求。勿使可奪，無日不爭。」如此，則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

² 《淮南子·主術》（卷 9 頁 14b）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逃亡，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無道則制於人。（卷 11 頁 2b-3a）

《淮南子·主術》

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逮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而于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卷 9 頁 14b）

《淮南子·兵略》

塞邪隧。（卷 15 頁 4a）

《老子》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上篇頁 2a）

《老子》第八章

夫唯不爭，故無尤。（上篇頁 4a）

《老子》第六十二章

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下篇頁 13b）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右。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言。得其所言者，言不³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言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

³ 《淮南子·汜論》（卷 13 頁 3b）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教也。（卷 11 頁 3a-b）

《史記·趙世家》

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復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卷 43 頁 1807、1810）

《史記·商君列傳》

復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卷 68 頁 2229）

《史記·酷吏列傳》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卷 122 頁 3131）

《戰國策·趙策二》

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復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卷 19 頁 7b、10b-11a）

《商君書·更法》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卷 1 頁 2a-b）

《淮南子·原道》

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卷 1 頁 8a）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卷 12 頁 7b）

《淮南子·汜論》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言。得其所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卷 13 頁 3a-4a）

《老子》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上篇頁 1a）

《文子·道原》

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卷 1 頁 7b）

《文子·精誠》

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卷 2 頁 13a）

《文子·上仁》

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卷 10 頁 3b）

《文子·上禮》

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卷 12 頁 2b）

《莊子·秋水》

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卷 6 頁 11a）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

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為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猶持方柄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存危治亂，雖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⁴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卷 11 頁 4a-b）

《尚書·大禹謨》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卷 4 頁 9a）

《禮記·檀弓下》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卷 10 頁 17b）

《荀子·正名》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卷 16 頁 19a）

《鹽鐵論·詔聖》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卷 10 頁 11a）

《商君書·更法》

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卷 1 頁 2a）

《淮南子·汜論》

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昔者，神農无制今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罰，夏后氏不員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違辱；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今調意；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藉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

⁴ 《淮南子·汜論》（卷 13 頁 6a）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不聽。（卷 13 頁 4b-6a）

《論衡·死偽》

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卷 21 頁 12b）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違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人]⁵，所立（立）⁶於下者不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莫]⁷從己出也。（卷 11 頁 5a-6a）

《荀子·儒效》

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卷 4 頁 22a）

《管子·法法》

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卷 6 頁 1a）

《鄧析子·轉辭》

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頁 9b）

⁵ 「人」字據《淮南子·主術》（卷 9 頁 13b）補。

⁶ 「立」字據《淮南子·主術》（卷 9 頁 13b）刪。

⁷ 「莫」字據《群書治要》（卷 35 頁 334）補。

《商君書·修權》

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卷3頁11b）

《韓非子·難一》

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卷15頁2b）

《淮南子·主術》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削有司，使無專行；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與用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卷9頁13a-b）

《文子·微明》

義者，比於心而合於眾適者也。（卷7頁11b）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卷11頁6a-b）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卷37頁13b）

《荀子·致士》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卷10頁14b）

《淮南子·汜論》

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眾；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鄆析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論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卷13頁16b-18a）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為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⁸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少，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所得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害，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眾為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卷11頁6b-7a）

《韓詩外傳》卷八

順之者吉，逆之者凶。（卷8頁17a）

《說苑·談叢》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卷16頁2a）

《管子·明法解》

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卷21頁8a）

⁸ 「有」字據《群書治要》（卷35頁335）刪。

《韓非子·揚權》

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卷2頁7a）

《淮南子·覽冥》

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卷6頁3b）

《淮南子·主術》

臣道員者運轉而无方者，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也，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眾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卷9頁7a-b、16a-17a）

《文子·精誠》

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卷2頁4a）

《文子·道德》

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卷5頁2a）

《莊子·天道》

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卷5頁25a-b）

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也；成其大略

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疵行者不容眾。體大者節疏，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卷 11 頁 7b-8a）

《鹽鐵論·論儒》

故小枉大直，君子為之。（卷 2 頁 15a）

《管子·形勢》

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卷 1 頁 4b）

《尸子》

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者也。」（《太平御覽》卷 830 頁 2a 引）

《淮南子·汜論》

謫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揔其略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蹠之涇，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眾。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卷 13 頁 13b-14a）

《淮南子·說林》

大者根櫨，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卷 17 頁 15b）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力，自修以道而不責於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忘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眾人之見位卑身賤，事之滄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不受，賤即觀其所不為。視其所處難，以知其所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卷 11 頁 8a-b）

《韓詩外傳》卷三

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卷3頁3b-4a）

《史記·魏世家》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卷44頁1840）

《說苑·臣術》

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卷2頁5b-6a）

《呂氏春秋·論人》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卷3頁9a-b）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剷。」（卷12頁19a）

《淮南子·汜論》

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類，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眾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洵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論其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卷13頁14b-15b、16b）

《老子》第五十八章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下篇頁 11b）

《老子》第七十九章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下篇頁 19b）

《文子·道德》

方而不割，廉而不劓。（卷 5 頁 11a）

《莊子·列御寇》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卷 10 頁 20a）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伸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也〕⁹，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¹⁰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劓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¹¹，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卷 11 頁 9a-b）

《論語·子張》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卷 19 頁 5b）

⁹ 「也」字據《淮南子·泰族》（卷 20 頁 12a）補。

¹⁰ 《淮南子·泰族》（卷 20 頁 12b）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¹¹ 「之」字據《淮南子·泰族》（卷 20 頁 12b）刪。

《孟子·公孫丑下》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卷4下頁5a）

《孔叢子·儒服》

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卷4頁11b）

《說苑·談叢》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卷16頁16b）

《淮南子·精神》

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卷7頁9b）

《淮南子·汜論》

諷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卷13頁13b）

《淮南子·泰族》

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畫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后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卷20頁11a、12a-b）

老子曰：道德之倫，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間於容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

起，討強暴，平亂世，為天下除害，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¹²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為殘賊，是以虎傅翼，何為不¹³除！夫畜魚者必去其獮獪，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卷 11 頁 10a-11a）

《韓詩外傳》卷四

《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卷 4 頁 2a）

《史記·律書》

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卷 25 頁 1240-41）

《逸周書·寤敬解》

無虎傅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卷 3 頁 14a）

《說苑·談叢》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卷 16 頁 6b）

《韓非子·難勢》

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卷 17 頁 1b）

《淮南子·原道》

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卷 1 頁 10a）

《淮南子·齊俗》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

¹² 「倫」與「論」同。

¹³ 《淮南子·兵略》（卷 15 頁 2a）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卷 11 頁 12b-13b）

《淮南子·兵略》

古之用兵，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悞動，莫寧其所。有聖人敦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禡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獺，養禽獸者也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卷 15 頁 1a-2a）

《文子·道原》

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及。（卷 1 頁 13b）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矜〕¹⁴以偽，車與極於雕琢，器用運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逐煩撓以為急，事為偽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夫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措其威。（卷 11 頁 11b-12a）

¹⁴ 「矜」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1 頁 10a）改作「矜」。

《漢書·刑法志》

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卷 23 頁 1112）

《管子·揆度》

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卷 23 頁 7b）

《呂氏春秋·愛類》

《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卷 21 頁 8a）

《淮南子·齊俗》

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與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佞辯，久積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卷 11 頁 14b-15a）

《老子》第三章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上篇頁 2a）

《老子》第六十四章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下篇頁 14b）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受其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

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侯以鄉。」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納之，漬米而儲之，唯患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故〕¹⁵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卷 11 頁 12a-13a）

《說苑·指武》

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

（卷 15 頁 11b）

《司馬法·仁本》

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卷 1 頁 1b-2a）

《呂氏春秋·懷寵》

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据傲荒怠，貪戾虐眾，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警醜先王，排替舊輿，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斂無期，來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救。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

¹⁵ 「故」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1 頁 11b）補。

其長老而敬禮之。皆益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以鎮撫其眾，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卷7頁9b-11a）

《淮南子·兵略》

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無伐樹木，毋扣墳墓，毋蕪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其國之君，傲天海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窶，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漸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无道，莫不設渠壘傅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卷15頁2a-b）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衰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眾，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奇正〕¹⁶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此〕¹⁷義之下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故德〕¹⁸義足以懷天下之民，

¹⁶ 「苛政」二字據《群書治要》（卷35頁339）改作「奇正」。

¹⁷ 「此」字據《淮南子·兵略》（卷15頁4b）補。

¹⁸ 「故德」二字據《淮南子·兵略》（卷15頁5a）補。

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¹⁹之權，此上義之道也。（卷 11 頁 13b-14a）

《孫子·勢》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卷 5 頁 7b）

《商君書·說民》

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卷 2 頁 1a-b）

《淮南子·兵略》

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搗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眾，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鐔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政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抱縮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卷 15 頁 4a-5a）

《文子·上禮》

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卷 12 頁 12a）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死者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之）〔必〕²⁰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²¹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²²視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即不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即不難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鬪。是故

¹⁹ 「重」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1 頁 12a）補。

²⁰ 「之」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1 頁 12b）改作「必」。

²¹ 「上」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1 頁 12b）補。

²² 「下」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1 頁 12b）補。

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如歸，恩之加也。（卷 11 頁 14a-b）

《孟子·離婁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卷 8 上頁 4a）

《荀子·議兵》

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卷 10 頁 1b-2a）

《孫子·行軍》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卷 9 頁 31a-32a）

《淮南子·兵略》

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土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士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而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卷 15 頁 12b-13a）

《淮南子·泰族》

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游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污，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无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殽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躡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无廢事，死无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約从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从或橫，或合眾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卷 20 頁 11b-12a）

上禮第十二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不領理，隱密自成，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虞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黃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視）聽〔而視〕，¹故治而不能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知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誕以脅眾，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偽，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耀德撻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諂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為也。耀德，自見也。撻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生死之（意）〔境〕²，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卷12頁1a-2a）

《淮南子·俶真》

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顯顯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味芒芒然，吟德懷和，被施頗烈，而知乃始昧味琳琳，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覈領天地，襲九緘，重九剌，提擊陰陽，搏掎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戴聽視，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棲遲至于昆吾、夏后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以擬聖，華誣以脅眾，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絳冕之服，聚眾不

¹ 「戴視聽」三字據徐靈府註本（卷12頁1b）改作「戴聽而視」。

² 「意」字據《淮南子·俶真》（卷2頁10a）改作「境」。

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備黠離跂，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柄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岐，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奪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蟻振繒物之豪芒，搖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所差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也始，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芻臆之中矣。（卷2頁8b-10a）

《莊子·逍遙遊》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

（卷1頁7b-8a）

《莊子·駢拇》

枝於仁者，擢德奪性以收名聲。（卷4頁3a）

《莊子·天地》

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卷5頁13a）

《莊子·繕性》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濃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卷6頁6b-8a）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俛而探也，走獸可係

而從〔也〕³。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人害，故鑄鐵鍛刀以禦其難。夫民迫其難即求其便，因其患即造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立後世，此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言〕⁴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鈎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卷 12 頁 2a-3a）

《尚書大傳·九共》

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句領者，然鳳皇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卷 2 頁 13）

《禮記·禮運》

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卷 22 頁 24b）

《晏子春秋·諫下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且古者嘗有紵衣攀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榿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為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為榿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為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則甚費，與民為讎。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汗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讎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公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卷 2 頁 11b-12b）

³ 「也」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2 頁 2b）補。

⁴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 9 之 13 頁 3b）《淮南子·汜論》「音有本主於中」條云：「『音』當為『言』，此承上句而釋其義也。今作『音』者，涉上文『中音』而誤。」

《孔子家語·好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卷 2 頁 15b）

《荀子·哀公》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卷 20 頁 20b）

《淮南子·道應》

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卷 12 頁 7b）

《淮南子·汜論》

古者，有鑿而繕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為鸞禽猛獸之害傷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居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矩矱之所周者也。……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卷 13 頁 1a-3b）

《老子》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上篇頁 1a）

《文子·道原》

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卷1頁7b）

《文子·精誠》

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卷2頁13a）

《文子·上仁》

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卷10頁3b）

《文子·上義》

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卷11頁3b）

《莊子·馬蹄》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卷4頁12b-13a）

老子曰：昔者聖王，仰取象於天，倂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敘，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即舉，失道即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成而不衰。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⁵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不以）〔以不〕⁶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以殺不辜。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聘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尚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及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

⁵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9之20頁7a-b）《淮南子·泰族》「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條云：「今本此下有『不顧正法，流及後世』八字，蓋後人所加，《群書治要》〔卷35頁342〕引《文子》無此八字。」今據刪。

⁶ 「不以」二字誤倒，據徐靈府註本（卷12頁4a）乙正。

其所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卷 12 頁 3a-4b）

《禮記·三年問》

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卷 58 頁 4a）

《孟子·公孫丑上》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卷 3 下頁 2a）

《荀子·禮論》

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卷 13 頁 22a-b）

《說苑·脩文》

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卷 19 頁 12a）

《淮南子·泰族》

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瘠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聖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饈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奸人在朝而賢者隱處。（卷 20 頁 4b-5b）

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雋，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人雋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雋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卷 12 頁 4b-6a）

《禮記·曲禮上》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卷 1 頁 6b）

《禮記·王制》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卷 11 頁 17b）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卷 40 頁 24a-b）

《春秋繁露·爵國》

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卷 8 頁 3b-4a）

《論語·顏淵》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卷12頁8b）

《孝經·聖治》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卷5頁7a-b）

《白虎通·聖人》

《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卷6頁5b）

《漢書·匡衡傳》

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卷81頁3343）

《說苑·談叢》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卷16頁19a）

《鶡冠子·博選》

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聲也。（卷上頁2a）

《鶡冠子·能天》

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卷下頁30a）

《淮南子·察族》

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民无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无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尊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

无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从？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无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卷 20 頁 6a-b、10a-11a）

《文子·九守》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卷 3 頁 12b）

《文子·下德》

禮義廉恥不設，萬民不相侵暴虐。（卷 9 頁 7b）

老子曰：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其）〔以〕⁷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激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意。鈿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圜）〔圖〕⁸獸不塞其垣，而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雍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咽〕⁹噎，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勿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同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

⁷ 「其」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2 頁 6a）改作「以」。

⁸ 「圖」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2 頁 6a）改作「圜」。

⁹ 「咽」為「咽」之譌體。

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變為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卷 12 頁 6b-7b）

《呂氏春秋·盡數》

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卷 3 頁 5a）

《淮南子·俶真》

內愁五藏，外勞耳目。（卷 2 頁 9b）

《淮南子·精神》

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昇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櫛其德。錯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收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囹圄，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也，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鬻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知冬日之簾，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卷 7 頁 10b-12b）

《老子》第五十二章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下篇頁 8b）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

恭敬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尹）〔君〕¹⁰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即生相食之蟲，土積即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即生詐偽。末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爛熳，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樸）〔僕〕¹¹虜，不足以論〔之〕¹²。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¹³能禁也。（卷 12 頁 8a-9a）

《禮記·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卷 31 頁 1a）

《淮南子·繆稱》

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卷 10 頁 9b）

《淮南子·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責仁，道失然後責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友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伎；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犒服馬牛以為牢。滑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買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

¹⁰ 「尹」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2 頁 7b）改作「君」。

¹¹ 「樸」字據徐靈府註本（卷 12 頁 7b）改作「僕」。

¹² 「之」字據《淮南子·齊俗》（卷 11 頁 15b）補。

¹³ 《淮南子·齊俗》（卷 11 頁 16a）作「弗」，此文作「不」者蓋避漢昭帝諱改。

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菑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卷 11 頁 1a、15a-16a）

《莊子·天地》

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卷 5 頁 20b）

老子曰：衰世之主，鑛山石，挈金玉，摘礪蠶，銷銅鐵，而萬物不滋。剝胞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游，構木為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為池，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敘，雷霆毀折，雹霜為害，萬物焦天，處於大半。草木夏枯，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計人眾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為備，制服色等，異貴賤¹⁴，差（殊）賢不（肖）¹⁵，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卷 12 頁 9a）

《大戴禮記·易本命》

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剝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卷 13 頁 9a）

《史記·封禪書》

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鳥數至。（卷 28 頁 1361）

《戰國策·趙策四》

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剝胎焚夭，而麒麟不至。」（卷 21 頁 10b）

《孔子家語·困誓》

丘聞之：「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卷 5 頁 19a）

¹⁴ 此文三字為句，《淮南子·本經》（卷 8 頁 2b）作「制服等，異貴賤」，無「色」字。

¹⁵ 「殊」、「肖」二字據《淮南子·本經》（卷 8 頁 2b）刪。王念孫《讀書雜誌》（卷 9 之 8 頁 3a）《淮南子·本經》「賢不肖」條云：「『差賢不』下本無『肖』字。不與否同。貴賤、賢不、誹譽、賞罰皆相對為文。後人不知『不』為『否』之借字，故又加『肖』字耳。」

《說苑·權謀》

故丘聞之：「剖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

（卷13頁3a）

《尸子·明堂》

覆巢破卵，則鳳皇不至焉；剖胎焚夭，則麒麟不往焉。（卷上頁9b）

《呂氏春秋·名類》

夫巢覆毀卵，則鳳凰不至；剖獸食胎，則麒麟不來。（卷13頁5a）

《淮南子·本經》

逮至衰世，鑄山石，鐸金玉，槌蚌蟹，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剖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皇不翔，鑽燧取火，構木為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人械不足，畜藏有餘，而萬物不繁兆萌芽，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為利，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列陰陽繆戾，四時失敘，雷霆毀折，電霰降虐，氣霧雪霜不霽，而萬物焦夭，菑榛穢，聚埒畝，芟野茨，長苗秀，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是以松柏菌露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飛螿滿野，天旱地坼，鳳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驚矣。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凍餓飢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眾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為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夭隕，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卷8頁1a-2b）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令）¹⁶逆四時，春秋縮（於）〔其〕¹⁷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群臣準上意而（壞常）〔懷當〕¹⁸，疏骨肉而自容，褒人（諂）〔諂〕¹⁹而陰謀，遽戴驕主而像其〔意〕²⁰，亂人以成其事。是故群

¹⁶ 「令」字據徐靈府註本（卷12頁9a）刪。

¹⁷ 「於」字據徐靈府註本（卷12頁9a）改作「其」。

¹⁸ 「壞常」二字據《淮南子·覽冥》（卷6頁7b）改作「懷當」。

¹⁹ 「諂」字據徐靈府註本（卷12頁9a）改作「諂」。

²⁰ 「意」字據《淮南子·覽冥》（卷6頁7b）補。

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璧襲無（贏）〔贏〕²¹，殼龜無腹，著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為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大半。舉兵為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姓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有能〕²²，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肢體，黜聰明，大通混溟，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卷 12 頁 10a-11b）

《漢書·司馬遷傳》

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卷 62 頁 2710）

《新書·耳痺》

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客臺握而掩敗，則犬群嗥而入淵，彘衡菹而適輿，燕雀剖而蝮蛇生，食蠶菹而蛭日，浴清水而遇蠶。（卷 7 頁 6a）

《淮南子·傲真》

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卷 2 頁 9b）

《淮南子·覽冥》

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

²¹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 9 之 6 頁 13a-b）《淮南子·覽冥》「莎頰、無理」條云：「《文子·上禮》篇『無理』作『無贏』。引之曰：『「贏」當作「贏」，《淮南》原文當亦是「贏」字，非「理」字。《本經》篇〔卷 8 頁 9b〕「冠無觚贏之理」，高彼注云：「贏讀指端贏文之贏。」指端贏文，今人猶有此語，謂其文之旋轉如贏也。璧形圓，故謂其文曰贏，久而漫滅，故曰無贏。此注「璧文」上當有「贏」字。「贏，璧文」，是釋「贏」字之義。「襲，重」，是釋「襲」字之義。「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是統釋「璧襲無贏」四字之義。《文子》作「無贏」，而此注言無文理，故知其字之本作「贏」也。後人不解「贏」字之義，又見注內有無文理之語，遂改「贏」為「理」，而不知注內「璧文」二字正釋「贏」字也。且「贏」與「禾」、「莎」、「施」為韻，改「贏」為「理」，則失其韻矣。」

²² 「有能」二字據《淮南子·覽冥》（卷 6 頁 9a）補。

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群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禾，路無莎蒨，金積折廉，璧襲無理，磬龜無腹，蓍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從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檻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楊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是故質狀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所謂兼國有墜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菹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為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削刻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脩太常，鑿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脩伏羲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闡於天下，伏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攄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卷 6 頁 7b-9b）

《淮南子·道應》

顏回曰：「鑿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卷 12 頁 14a）

《老子》第十四章

故混而為一。（上篇頁 6b）

《莊子·大宗師》

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卷 3 頁 26b）

老子曰：「鄴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鐵〕²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蔭庇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也，大即大〔矣〕²⁴，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卷12頁11b-12a）

《鹽鐵論·刺復》

《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卷2頁11a）

《新序·雜事一》

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其猶鞞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卷1頁10a-b）

《淮南子·道應》

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於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惛惛，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卷12頁18b）

《老子》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下篇頁11a-b）

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²⁵。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代〕²⁶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即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即有數者禽無

²³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9之12頁27a-b）《淮南子·道應》「金鐵鍼」條云：「《文子·上禮》篇作『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群書治要》〔卷35頁345〕所引如是，今本《文子》『金鐵』作『金石』，乃後人所改）。」

²⁴ 「矣」字據《淮南子·道應》（卷12頁18b）補。

²⁵ 「奇」字今本誤在上文「靜」字上，今據《淮南子·兵略》（卷15頁14b）移正。

²⁶ 「伐」字據《淮南子·兵略》（卷15頁14b）改作「代」。

數。(卷 12 頁 12a-b)

《淮南子·詮言》

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卷 14 頁 4a)

《淮南子·兵略》

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眾者寡，力敵則智者勝愚，者侔則有數者禽無數。……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佚為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卷 15 頁 6b、13a、14a-b)

《老子》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下篇頁 10b)

《文子·上義》

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卷 11 頁 14a)

《莊子·人間世》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卷 2 頁 10a)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962-996-439-9



9 789629 964399